

窠存 （清）胡式钰 撰

胡式钰，字青坳，上海人。诸生。有《寸草堂诗钞》。

泊燕子矶

夕日媚澄波，风止鸥近楫。遥汀乍有无，断岸暝烟接。系缆侵石矶，旅游意已惬。繁星江面飘，历历上眉睫。崖际耿佛镫，寺楼隐层叠。琅然磬一声，四山下木叶。

初秋夜雨

隐几酒初醒，风凉吹户轻。疏镫摇夜色，空雨走秋声。客意花愁损，吟魂水与清。遥闻响飞瀑，萧飒满山城。

秋夜感兴

月暗寥空一雁过，徘徊倚槛奈愁何。天边落木随风早，塞上凉云作雪多。芜馆歌诗惊雀鼠，高楼吹角动星河。年来乡思无聊甚，夜夜澄江梦钓蓑。

晚晴野眺

乍晴客愁豁，饱饭倚双扉。空碧没孤鸟，平沙延夕晖。人烟兼树暝，山寺忽云归。时爱新秋蝶，随风一上衣。

徐州登舟至淮阴行黄河中五日

一解徐州缆，扬帆五日风。河声转天外，龙气入舟中。堤树淮流近，人家吴语通。维扬明日路，丝雨忽蒙蒙。

凤凰冈

高天初雨霁，草乱凤凰冈。远处人烟白，前溪木叶黄。斜阳下凫雁，秋色入牛羊。不厌鸣螭聒，游人向野塘。

夏日卷山勺水处独酌

间居颇无喧，溪清时在目。葭菼日又好，修修如翠竹。炎天饮亦佳，薄酌抒幽独。微风生肘腋，余凉借乔木。我醉还可歌，颓阳渐离屋。

春夜

却月升檐外，林溪相映新。鱼蛮沙渚宿，花魄石栏春。隐几谐诗便，挑镫选梦频。谁能共幽领，还欲问家人。

自序

君子不窠曷窠为？顾窠何常闭人窠不闭天窠。所谓礼义者，顺人情之大宝也。予圭窠，予笑傲吟诵一窠间，于凡事凡理凡物，固亦不能凿其幽如岩之窠乎，决其深如泉之窠乎？抑有生吾之明者豁焉，雪之窠矣；又有重吾之疑者蒙焉，云之宝矣。夫书求间隙，书有窠；义任穿穴，义有窠。予慕此窠也。井中之天，井祇窠管中之豹，管祇窠，予不获辞此窠也。故或触于耳而窠，触于目而窠，或沈思独往、朋友讲习，抚今追昔，感而窠，悔而窠，喜而谄而怖而郁

而恻而激而窳，盖几乎无乎非窳矣！录其窳可以证吾所明，窳学庶从窳进焉；讨吾所疑，窳才庶从窳出焉。渐且塞吾有万之弊窳也。客有曰「子露研雪撰，浅之乎？其窳名矣，而又存，不乃幸永，永存斯窳耶？」予曰「否否，所窳犹小家珍说方家笑也，窳之存不足以存存，第请得以出处之窳言：夫独不见争门侧肩、趑趄啜嚅于形势之路者乎？非所以求进身之窳乎？即通显矣，有同于古之繇窳尚书者矣，畴范光辈连踪邀知音狗窳者，彼何窳？方幸窳有存。吾属思奋笔，不必人犹蛇窳，喷若玉窳，乃层见侧出、连犴错杂，得覩缕一编之窳行。且窳中窳，窳外窳，续遇窳，续书窳，不笔其它，爰以是为匿影而潜神之窳也并可，则窳斯窳者存，窳何不存乎？顾窳斯窳者，非复存窳存特窳也，窳不必存特窳也。假有好谏其说者，谓此实兼渔窳龙窳嘉名，今信存，则又哑哑已。」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四月上海胡式钰

序

凡人读书既多，必有心得随笔录存，或加评论，或别有铨解，或致辨难，或述而不作用备遗忘，或记琐事以寓劝惩，或陈方言土俗籍供研稽。阅此种书，既可以消遣睡魔，又可以增长学识，此文学笔记，所以至为可贵而盛行今古者也。予见窳存一书，合于以上所言，因为大达社加标而公之于世，谅必共所欣赏焉。书中辨明道二字，开官氏作并官氏，驳钱大昕论子游子夏，益为舜堦，翦商驳阎百诗，杨用修作伪多端，失处甚多，以方城为万城真可笑。又以中庸折东坡谓武王非圣人，他若三商之正、竹书之伪，古人已言此，益复畅之耳。唐僖宗善击球，不免石野猪之讥，设生今日，必为球状元无疑。杨广死亦论法，诚堪喟喟，帝王信别有肺腑也。世多不晓盪脱二字之义，往往误作腕脱，校书郎以为校书者，腕必酸疼欲脱。今读是编，既得其解，兼可免误。古谚已不合今时，习用不察，一经拈出，便爽然若失，如槐花黄云云是也。俗语入文，苦于甚俚而又无字可换，独古人偏能之，如龙取水改为龙卷水，文句稍雅，吐属毕竟不凡。西施不必雪诬，文人口孽，当自屈子始，三侯之解，杨柳二物之分，七十二之胪列，钱卜之溯源，不食鲤之故，幽未冥果之用字，盐水抹器滴血能融，柏油能愈癣，声调谱之无谓。此数则，读者幸毋亡也。事窳中有琐事数条，关于上海帙闻，如闵行龙舟等事，又述杜行镇张襄孝子也，而吾邑志乘失载何耶？四窳之中，吾以语窳为最劣，以其多老生常谈耳。作者文字有倔强处而不谓，书中反多引陈熟之典，殊为减色。然惮怵、烂粕、粪恶、兰子等字，皆属沪上方言，未必人人能知能写，常谈有不谈，温故未尝不可知新，或转以此窳为最耐阅，亦未可知。焦牙可对黄额，惟焦牙之风今不复行，黄额之风又将盛行于世？此种复古，当嗤之以鼻。摘句摘字，此锤谭所以称为魔派，作者何故复犯？且多重复，为删一二，复犹未尽。女蛾之解，前后矛盾

；一叫一回，杜牧原未少误，读者辨之勿为所惑，一叫自属一回，再叫何妨又云一回也。澧溪为周浦别名，惟书中所云澧溪口者，则指周浦塘，非指周浦，其事仍属上海，不涉南汇。此非故乡人不能知，地理所以由来多误认欤？是书凡四卷，刻于清道光年间，板稍漫漶，且有脱简，载上海县志杂家类。又有寸草堂诗钞九卷，作者即上海胡式钰，字青坳，事踪详陈行胡氏家谱。诗窠一卷，持论尚平允，于陶韩李杜诗用力亦深云。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中澧南汇朱太忙撰序

书窠陈编益智，老至以烛。间及末议，且忖且恶。

晋书：贾充有儿黎民三岁，乳母抱之当合，充就而拊之。世说云「充就乳母手中鸣之」。拊鸣各通，盖谓拊其儿作呜呜声以悦之也。犹荀子拊循之呢呕之义。然鸣字耐味，杜牧之遣兴诗「浮生长忽忽，儿小且呜呜」。

颂诗读书、知人论世，谓之尚论。古人孟子言之也。尝见锺伯敬评汉高大风歌曰「真帝王真英雄」。考汉高以假仁假义取天下，当日分我杯羹之语已无人理，其后太公拥慧却行，不罪家令之言，而反善之。虽后人谓善其发悟己意，得崇父号，无非曲为之周旋。至于羹颡之封，祇以饮食细故，欲示其嫂之过于天下万世本原之地，率如是，不大有以辱古之帝王耶？伯敬不察，猥据一歌口吻，叹为真帝王，亦失言之甚者已。夫汉高者，聪明卓练，谓之真英雄可也；有帝王之位，无帝王之德，帝王之亦可也。不必真焉。

圣德无涯涘，圣教亦无涯涘。尸子云「舜之行其犹河海乎谓德泽，千仞之溪满焉，蝼蚁之穴亦满焉」，傅子曰「人之学者，犹渴而饮于河也，大饮则大盈，小饮则小盈」。

王长元策秀才文云「将使杏花菖叶，耕获不愆，清甾泠风，述遵无废」。按杏花菖叶，文人都喜用之。清甾泠风，尤为雅韵。四民月令引农谣：杏子开花可耕白沙。吕氏春秋：冬至五旬七日菖叶生于是始耕。又：后稷曰凡耕之道，亩欲广以平，甾欲小以清。又：正其行，通其风，决必中央，师为泠风。高诱曰：决决也，泠风和风也，必于苗中央师师然肃泠风以摇长也

辍耕录载：虞邵庵宴散散学士家，歌儿顺时秀唱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铜细袅香风」，一句而两韵，名短柱。虞爱其新奇，席上偶谈蜀汉事，亦赋一曲云「鸾舆三顾茅庐，汉祚难扶，日暮桑榆，深渡南泸，长驱西蜀，力拒东吴。美乎周瑜妙术，悲夫关羽云殒，天数盈虚，造物乘除。问汝何如，早赋归欤」。盖两字一韵，比之一句两韵者为尤难。今中州之韵，入声似平声，又可作去声，所以蜀术等字，皆与虞鱼相通。式钰按诗：维昔之富叶方味反不如时，维今之疾叶记不如兹。又羣史所载谣谚，如厥德仁明郭乔卿、忠正朝廷上下平之类，伙不胜收。又黄庭经内：养三神叶禅可长生叶臙、魂欲上天魄入渊、还魂

叶弦返魄道自然，凡此一句两韵，并连句也。其它或连句而句自为韵者尤多，不及录。则一句两韵有由来已。易：长子帅师弟子舆尸、干以易知坤以简能叶尼、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损以远害益以兴利、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叶离，诗：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止不死何俟、人而无止何不叶蒲美及遄死，考盘在涧硕人叶然之宽、心之忧矣之子无带、鸡栖于埭、日之夕矣羊牛叶宜下来叶、四骊济济垂辔弥弥、驾我叶五乘马叶满补反、说于株野叶上与反乘我乘驹、庶见素冠兮棘人叶栾栾兮、无衣无褐叶许例反何以卒岁、予手叶黍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叶苦卒瘁、曰予未有叶演女反室家叶古胡反、制彼裳衣勿士行枚、风雨攸除乌鼠攸去君子叶兹五反攸芋、如翬斯飞君子攸跻式夷式已、无小叶细人殆、弁彼鸞斯归飞提提、不知所届心之忧矣君子叶如怒乱庶湍沮、瓶之罄矣维罍之耻、疆场翼翼黍稷彧彧叶于逼反、以其妇子馌彼南亩叶满彼反、攘其左右叶羽已反尝其旨否叶补美反、禾易长亩叶、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叶拭于兹、厘尔女士从以孙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墜、挹彼注兹可以饘饠、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叶满彼反挹彼注兹可以濯罍岂弟君子民之攸归挹彼注兹可以濯漑叶古气反岂弟君子民之攸墜、天之方憺无为夸毗、威仪卒迷路车乘马叶我图尔居莫如南土、经营叶王四方告成叶常于王、敬止敬止天维显思、命不叶易哉龙旗承祀、六轡耳耳鲁侯叶伊燕喜令妻寿母叶，管子：六畜遮育五谷遮熟，太玄：今狱后谷终说同脱叶托桎梏叶觉、决其聋<鼻至>利以治秽割其疣赘利以无秽，易纬引古语：蹶马叶破车恶妇叶附破家叶姑，夏禹襄陵操：下民叶离愁悲上帝愈咨。凡此两字一韵，并连句也。他或连句而句自为韵者尤多，不及录。则两字一韵，又有由来已。

慝齿可对颠毛，事文类聚：迂叟病慝齿，呻吟之声达于四邻，通夕不寐。文苑英华贺兰进明诗云「髀里未堪还宿肉，鬓边何事遽颠毛」。

乐三终可对诗四始，然诗四始迭韵，不如诗五际。汉书翼奉传：诗有五际是也。亦可对咏七始，历律志：七始咏是也。又春秋纬称：黄帝受图有五始，王褒传：春秋法五始之要。胡广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即位」，则可以受图五始对奏乐三终。又玉烛宝典：元旦乃岁之始，时之始，月之始，日之始，春秋谨四始者是也。是亦一四始。

唐僖宗善击球，谓石野猪优人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状元。」对曰「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驳放之。」锺嵘诗评：若孔门取诗赋，则公干升堂，陈思入室。然则文章亦技也，犹近圣门事。至般戏虽工，并难文艺，况矣野猪善讽。

庄子秋水篇云「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又外物篇云「春雨日时，草木怒生，铍鏹于是乎始修」，又渔父篇云「弟

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曲终」，又云「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颜渊还车，子路授绥，孔子不顾，待水波定，不闻拏音，而后敢乘」。凡此开唐宋人小品风流。

毛诗训音但曰某某字反，不曰切。而字典但曰切。所谓语为吉祥，滋厚福也。

罗长源曰「考之于文，发之于均。盖古无韵字，均读韵即韵也。见说文」先训韵字，始文赋，罗氏仍古耳。

冯夷，冯有两读，酉阳杂俎：河伯人面乘两龙，又曰：人面鱼身，一曰冰夷，一曰冯夷。穆天子传言无夷。则据段氏所载，由冰音绎之，读若凭。由无音绎之，读冯本音。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考竹书纪年一书，晋书束皙传称竹书之异云「益于天位，启杀之」。史通引竹书云「益为后启所诛」。今本竹书云「夏启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六年薨」。与束皙刘知几所引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今竹书无囚尧偃朱事，今本非晋本，其伪根证，凿凿皆可辨之矣。然囚尧偃朱杀益等事，尚可信耶？此必昔时有怀不轨之心者妄造此语，诬圣贤以待自文耳。则安见晋本之为实录？窃谓同一伪也，犹不若今本近情可取也。昔平原君以孔子于卫亲见南子、于阿谷交辞漂女，问于子高，子高答云「古者大飧，夫人与焉。意卫君夫人飧夫子，夫子亦弗获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于后世，殆假其说以行其心者之为也。是南子漂女稍涉嫌疑，后人犹不肯为圣人受其罔，况如竹书载尧舜启益等骇人事，岂非小人无忌惮之甚哉？故考古者辨其书之前后真伪，辞人操觚援引，择言尤宜雅焉。

杨氏丹铅录云「汲冢琐语如舜囚尧、太甲杀伊尹、伊尹与桀妃妹喜交，多诞而不信。其文极古，不起自战国，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僂者为之也」。式钰按：论语举伊尹不仁者远，注不仁者皆化为仁，若远去耳，则其时犹有小人造言若此哉？

鲁论：子路无宿诺，孟子：不宿怨焉，荀子：文王无宿问，管子：有过者不宿其罚，淮南子：文王宿不善如不祥，墨子又说苑：宿善不祥，大戴记：羊舌大夫不使其过宿、宰我无有宿问、知君子贵勇决焉。

庄子天道篇：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徐无鬼篇：枯槁之士宿名。宿字并佳。

式钰年十二时，塾师讲君子不重章，次日回讲，师以无友不如己诘之曰「人不如己，己既不友矣。或己不如人，人亦将不与己友。柰何？则圣人之言岂不碍理？」式钰曰「无友者谓己不必往友他，若他来友己，不可拒也。」师快之。明年回讲嫂溺援之以手句，师曰「男女授受不亲，何以古人但言嫂叔不亲授，不及伯与弟妻乎？」式钰曰「叔亦有童子之年，且不亲授，则弟妻父兄，不言可知，举其轻以见其重也。」师亦快之。又讲堂高数仞一节曰「言弗为则去数端乎？」式钰曰「非必数端可废，谓不若是侈耳。」师曰「待妾可废，齐桓公如夫人者止六人，君子病之。」式钰曰「亦病如夫人耳。」师乃击节曰「有是哉！司马史有清娱之侍，韩昌黎为柳巷之诗，而范文正之倦倦于自栽花，或信然已。」

予为诸徒讲天下之士悦之节，旁有人云「孟子何轻谈帝女之色，且何由而知其色之好乎？」予曰「孟子固非谈闺阃者，顾妇有四德，古人亦讲妇容。二女色好，未尝载之于书，若必欲征实，可即娥皇女英之名按之。娥，好也，方言：秦谓好曰娥。又凡夸美女者，必举嫦娥。英，华也，诗故云美如英，又尚之以琼英乎而。韵会钱氏曰『琼英玉色之美』，然则二女纵不必先施毛踏之美，断不同嫫母无盐。而尧以至美之名锡其女可知也。不然，象亦岂未尝见二嫂，而漫曰使治朕栖耶？故张衡西京赋：女娥坐而长歌，李善注，亦引女英娥皇云。况此固孟子准常人之情言，则人情必意富贵家之女为好，必不以贫贱家之女为好，大抵然也。总之，为舜之忧之难解，极言之耳，何得轻议大贤人耶？」

西京赋：芳草如积。积字甚微妙。第竟言积草，转逊。

或有戏问于予曰「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女称兄弟，而不闻男称姊妹，何耶？」予曰「所谓地法天也，盖阴法阳则可，阳法阴，无是理也。故十月纯阴用事，因谓之阳月，不闻四月为阴月。」

释亲：夫之女弟为女妹，礼昏义：和于室人。注室人谓女公女叔诸妇也。威在东曰「夫之兄为公，故其姊为女公。夫之弟为叔，故其妹为女叔。」

今一字或圈读数音，颇便童蒙，一览了然，未识例始何时何人。阅张守节史记正义发字例云「古书字少，假借盖多，字或数音，观义点发，皆依平上去入。若发平声，每从寅起当四维之位，平起寅，上在巳，去在申，入在亥也。又一字三四音者，同声异唤，一处共发。如字初音者，皆为正字，不须点发。盖自齐梁人分别四声，而读经者因有点发之例」。是据张说，则唐初已然矣。然亦未言创自何人也。其点易为圈，则近诗钱莘楣养新录云「宋以来改点为圈，如相台岳氏刊五经，于字异音，皆加圈识之。」养新录亦载张氏发字例一条。

太玄装卦云「阳气虽大用事，微阴据下装而欲去。」次二太阳用事，微阴当升，阳气装束欲迟之象后之

辞人有春归、春去、迎春、别春、送春、饯春等事，当本此装字。

古人引典多剪截，友于色斯，貽厥砺乃，干木马卿，马骏方朔等，不一而足。其尤不易解者，夫人娘子曰夫娘，士大夫曰士夫之类。然昔人之割裂亦病也，今人用之典雅矣。

今人皆知砥砺其剑，而弗知砥砺其身尸子。人皆知以食愈饥，莫知以学愈愚说苑。即孔子云「谁能

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意。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显而微，逆而溯焉。越绝外传：范子曰「道生气，气生阴，阴生阳」。由微而显，顺而推焉。

钱莘楣云「程伯淳之没也，文潞公题其墓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之墓』。按明道，仁宗年号也，不当为人臣之私称，而潞公以题墓，伊川受而不辞，皆所未喻，后人亦无议及此者。」式钰窃谓明道者，言其能明达大道，兼能发明大道也。潞公以伯淳当之为无愧，故称之，非取朝廷年号也。且王者制为年号，原以示便于天下，后世共称。虽记载一切，不以为褻，无所避也。即如年号地，年号钱，宋明称年号随意割取一字。钱氏亦尝历举之，而不言其非，乃独不满于程子之为明道，何耶？夫一县一州一府，国家所驭之地耳，年号之钱，为民间交易之需耳，年号之甚至磁铜玉石，凡在琐细玩好，辄各有年号款识。故称其物者，即有以年号呼之曰某某磁某某炉之类，曾不闻有列禁。况人为万物之灵，士为四民之首，朝廷得一巨儒，格物穷理传述着撰，即朝廷之幸，并天下后世之福，是即冠以某王年号，亦所以明某王之得有其人，而天下后世之赖有其人也。是正以公称称之者，公之朝廷天下后世也，私云乎哉？钱氏博洽宏通，时有卓识，而于明道之议，得毋邻于曲谨？夫为臣子者，恭慎为尚；而自古圣王，又无贵曲谨之士焉。程颢字伯淳，弟颐字正叔

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窥测？如曰颜何为而夭，跖何为而寿，皆指一人计较天理，非知天也。」考管子宙合篇：鸟飞准绳，大人之义，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故圣人美而着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程子之言即此义。

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管仲之达也。故有鸟飞准绳之论

阎百诗四书释地载：陶元淳紫司，交游中亦称有才者，亦好诋宋儒。来告予曰「尔雅释诂：翦勤也，太王翦商，即王季之其勤王家耳，奈何作断商害理解？」予曰「翦勤也，亦云断也。子治毛诗，读至于牧之野，敦商之旅，犹得解作太王勤劳于商乎？」紫司犹强辩，予笑曰「沈秋士尝赠子诗：十年以长惭

兄事，万卷初开羨后生，子不记忆乎？方当开卷之时，尚未到开口地。」于是面赤屈服而去。式钰按：论语泰伯章集注：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本一时误笔。紫司当日遂以断商作太王心迹讲，不就国势言，而百诗亦不及沈思，故辄举于牧之野、敦商之旅答之，殊不知此二语，亦祇咏武王事迹也。不然，太王果心乎断商，武王纘之，亦心乎断商，犹谓之奉天伐暴乎？顾自宣尼迄今，通儒鲜或议之，诚谅其心也。惟紫司错认断商从心迹说，故卒与百诗辩，而百诗亦复错认，而强为援证之，自负宿学未免理屈词穷，于是为此刻毒语以抑之。讲学家悻悻如是，可笑已，乃复笔之于书，意将辱紫司于天下后世耶？何以知之？观其自序释地云「予著书冀以垂后」，故知之。虽然，紫司究无甚他谬，而阎氏妄议前王，不容后学，自是斯首之玷已。诗传：翦商之渐，朱子曰非谓翦商之心

杨用修曰「汉儒谓汤武逆取顺守，此言非也。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顺天应人乎？」

学不在多，要在精之也。阎氏之识，固陈人之不如

阎氏议子游子夏一条云「按孔子厄于陈蔡，年六十有三。时子游年纔十八，子夏年纔十九耳，而概以文学名数语，截然而止，奇之乎？疑之也。」其意盖以游夏年少，岂竟足以当文学之目，又不敢质言之，故作此闪倏不可捕捉语气，邻于皮里阳秋。嗟乎，阎氏自矜淹博，观其着撰，既数与朱子为讎矣，乃又欲凌厉圣门游夏哉？须知圣门文学，虽亦在乎稽古功深，尤在储其德诣，宏其器识，积之厚以流光，斯尔雅可贵。汉魏而下，载籍日滋，读书者乃第尚博闻强识，至头童齿豁，诩诩然谓之无愧于文学，浅矣。且即以博洽论，又安知游夏聪慧，不早于少小时徧览古籍，六通四辟，乃得居文学之科耶？而仅以习于诗书礼乐史志局游夏哉？如阎氏私意，则子思之十六岁作中庸，尤不能信。古来多有以圣童神童奇童称于书者，谓皆乌有先生可矣。阎氏之妄测古贤如此，甚矣其不知量也。

予光州官舍紫薇花下，集饮七古，后有云「三商夕定花湿露，高烛尚可烧钢荷。杯盘重整各一噓，且话风月毋谈他。」时一友云「商当是商」，并以使用韵本示予。予语之曰「仪礼士昏礼注：日入三商为昏。疏云『商谓商量，是漏刻之名』。夏子乔莲花漏铭云『五夜持宵，三商定夕』，予即本此，恐便本诗韵不足凭耳。」后见邵长蘅韵略铉部商字下载：日入三商为昏，盖早误商为商矣。又见钱氏养新录，并载高士奇天禄识余：周礼漏下三刻为商，且以仪礼郑注为周礼，其改日入三商为漏下三刻，并成臆说。则钱氏亦尝讥高氏矣。迩来韵本迭出，为便于习试帖用者悉宗之，且谓漏下三刻为商，与商字异，俗多误用云，真梦呓也。又华臚之臚读上声，归麌韵，今使用韵本虞韵兼载华臚

；葑菲菲上声，今入平声，俱误。予非敢驳前人，若此类者，不得不为拈出，恐贻误无底也。

街，风俗通：携也，离也，四出之路，携离而别也。考尸子：子产相郑五年，国无盗贼，道不拾遗，桃李荫于街，莫有援者。街是指野路。如潘安仁西征赋：过街邮，注云「梓泽西有一原之类也」。不然，城市湫隘，人众辐辏，岂容桃李？即有桃李，固莫敢援，无足异耳。汉梁冀传：冀乃大起第舍，寿亦对街为宅。此指城中路，故正字通云「京师街道曰胡衕也」。至今人，则专以城市通道为街矣。寿，孙寿，冀妻也。桃李，韩子作桃枣。事并见吕氏春秋

阎百诗谓：集注：储子，齐人也，与后齐相也，几二人。儿迪彝曰「齐人者，因本文耳。孟子尧舜俱例以人，瞞非无位者，可使亦人，则储子可人，后云为相，故从齐相」。

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曾子大孝。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荀子正论。下臣事君以货，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荀子大略。君以德尊上也，君以义尊次也，君以强尊下也淮南缪称训。上士闭心，中士闭口，下士闭门袭氏注中说引古谚。

杨广为太子，父死不问，同心金盒，忍为兽行。及登宝位，尤残刻淫侈，惟恐不至。诚所云「南山之竹，书罪无穷；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已」。乃以彼聪明才调，风流自诩，观其于东都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飞仙锦幔，宫女香炉，随时临幸。尤喜广为著作，犹深冀以才藻垂名后世也。当世有才，方将崇礼之，非特以光朝廷，抑所以彰人主爱才之雅也，柰何悻悻焉惟恐人之出其右。薛道衡以美才杀之，曰「更能为空梁落燕泥否？」王胄以美才杀之，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亦甚于乡里鄙儒相轧名己。更可笑者，及被刃时，曰「天子死自有法，取酖酒来。」夫为天子，一切无法，顾独于一死论法，以斯法处大无道之君乎？立法犹轻。

唐太宗英明仁德之君也，贞观丁酉，以武曩女美，年十四，召为才人。迨戊申，太白屡昼见，太史占女主昌，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帝乃以李君羨为武卫将军，小名五娘，官称封邑，皆有武字，诛之。求之于外，不索之内。太史令又云「其人已在宫中，三十年，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帝乃欲尽杀宫中疑似者，而仍止之。夫九年之间，美女武氏在帝意中也，宫中武氏岂有多人乎？帝知之，臣下宜均知之，颇为臣者或拘于杀之无益，知而不言。乃人君国祚攸关，不锄而去之，何哉？试推其隐，盖太宗实见武氏之美，不忍加诛也。亦援太史徒杀无辜之说以自宽，姑含忍之，不欲显白其人也。此太宗当日之情事也。然则武之为祸唐室烈矣，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武后年十四为太宗才人，太宗崩时，年二十六，出为尼。三十一岁，高宗大幸，拜为昭仪，旋立为后。高宗崩，后六十一岁临朝。明年所幸冯小宝，使为白马寺僧，名曰怀义，出入禁中。七十一岁命怀义作天堂，时御医沈南璆亦得幸于后，怀义心愠，烧天堂及明堂。仍使怀义更造，怀义内不自安，言多不顺，后阴使人毆杀之。七十三岁，又以张昌宗为散骑常侍，张易之为司尉少卿，盖易之昌宗兄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皆得幸于后，谓之五郎六郎。七十七岁，又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府供奉。朱敬则谏曰「陛下内宠有易之昌宗，足矣。闻侯祥等求为供奉，无礼无仪」云云。后乃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端。考武后自少至老，肆淫无状，牝牡虽区，雌雄已忘。其意方以天子有弄臣，妇人为天子，固宜有弄臣也。可笑纂记之人，于明堂一火，谓后耻而讳之，但云工徒误烧。夫后岂以怀义与南璆之争淫争宠为耻哉？特不忍遽诛怀义耳。不然，敬则岂不知陈辞女主，当讳则讳，而以内宠为言，且后又以直言嘉之不较然欤？春秋斧袞，系之一字，武后之耻，诚不敢知之。

素读庄子，契其理趣幽渺，文境恢奇，至或有措语之清丽，用字之隽妙者，诚不暇察也。兹为采录于左，与诸学徒共赏之：

摘句：

解兽之羣，鸟皆夜鸣治之则逆物性而离其所以静 其心之出，有物采之物采之而后出耳，非先物而倡也 折杨皇荂，嗑然而笑荂音花。折杨、皇荂，皆俚歌，俗人闻之则喜 澹然无极，众美从之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 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春雨日时草木怒生

裙襦二语，儒以诗礼发冢也。固是好诗，不愧诗人作贼。太玄迎卦：裳有穿襦，男子目珠，似本此

摘字句中取一字：

作则万窍「怒」号谓风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 「齧」万物而不为义齧碎也，言虽能理离物而不自以为义，无容心也 「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 云气不待「族」而雨族聚也 耒耨之所「刺」 塞旷之耳，而天下人「含」其聪；胶离朱之目，而天下人「含」其明；「擗」音列工倕之指，而天下人有其巧；「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而天下之德皆玄同 其心之出，有物「采」之 夫子盍行耶？无「落」吾事 子往矣，无「乏」吾事乏落也 古之王天下，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 「宾」礼乐以性情为主 <彳 泉>淳「散」朴<彳 泉>同浇薄之浇，漓其淳也 「洒」心去欲而游于无人之乡 颜不疑归而师董梧，以「锄」其色锄去其骄色 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并傍也，此夷齐之言 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荡动也 汤以胞同庖人「笼」伊尹，秦穆以五羊皮「笼」百里奚 以聊合欢，以「调」海

内聊音饵，和也

又淮南子摘句

秋风下霜，倒生挫伤草木首地而生。挫伤雕落也 西老折胜，黄神啸吟西王母折其戴胜，黄帝之神悲啸，言道之衰也 男子树兰，美而不芳 蓼菜成行，瓶瓿有堤堤，瓶下安也。言虽有行列堤安，不过于小者措置得宜而已 兰芝以芳，未尝见霜芳则不久 兰芝欲修，秋风败之 鼓琴读书，追观上古 离先稻熟，农夫耨之离随稻而生者，与稻相似而少实

倒生二字，本庄子外物篇：草木之倒植者过半

摘字

草木「注」根，鱼鳖「凑」渊 天下为之「圈」则名实同居圈隩也，名爵号实币属 「侧」溪谷之间侧伏也 过人之智「植」于高世植立也 万物一「圈」也 鸿鹄鸬鹚莫不惮惊伏窜，「注」喙江裔喙注江边而不敢动 春秋「缩」其和缩藏也 走兽「废」脚，田无「立」禾 衰世「凑」学，不知原心返本凑趋也 精与鬼神「总」总合也 然而不能终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 竹之性浮，「残」以为牒 水之下流，烟之上「寻」 「浇」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朴 静为动「奇」，治为乱「奇」，饱为饥「奇」，佚为劳「奇」 诸侯必「植」耳竦耳而聪 三代「种」德而王

庄子：汉阴丈人谓子贡：子非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乎？淮南子：公孙龙粲于辞而贸名以见。世间噉名辈无如风雅中人。

荀子宥坐篇：去其故乡，事君而达，卒遇故人，曾无旧言卒音猝，此孔子之言。窃谓六朝工竿牍者，鲜有此质雅冲致。悟此并可与读陶诗。

齧读宅责二音。汉书灌夫传：魏其必媿，杜门齧舌。徐陵与杨仆射书：规规默默，齧舌低头齧啮也。

今本家语：开官氏，钱氏养新录力辨其讹云「按汉韩敕造礼器碑云：并官圣妃，在安乐里。宋祥符中封郛国夫人制词，亦作并官氏。此二碑皆在曲阜孔庙。又宋板东家杂记、元板孔庭广记书并官氏未有作开者。自明人误刊，后来依之。式钰近得颜氏家训注本风操篇：孔子名儿曰鲤。补注云「家语本姓解：十九娶宋之开官氏，一岁而生伯鱼，名曰鲤。案开音坚，汉韩勅碑作并官氏，盖隶书之变。宋大中祥符封郛国夫人诏，邓名世姓氏书辨证、王伯厚急就章、元至正三年庙制词，并以开官为并官，误也。今从左传桓六年正义作开官。考此本国朝赵敬夫注，而卢文弨补注之，其例言云「是书经请正于贤士大夫，始成定本，友朋间复互相订证，厥有劳焉」。其简端鉴定姓名，即首列钱莘楣，然则钱氏于此条注，曷不据其所见正之也？岂此书刻于乾隆间，而养新录刻于道光时，或钱氏考据之学，其始犹未甚致力欤？」

江慎修论乡党执圭曰「集注承包氏之误，以命圭释之。命圭是天子命而诸侯守之者，大夫聘执瑑圭，周礼有

明文君之圭，非臣所执。朱子晚年修仪礼经传通解，引典瑞玉人文，入聘礼篇，则圭因有辨矣。集注未及追改耳。」式钰以为江氏读集注，此处未免错会，明明曰圭，诸侯命圭，不曰天子命圭，盖诸侯命大夫所执之圭，即瑑圭也。若命字贴天子说，则注语似太简。独不思大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乎？则此命圭，谓命于其君可知也。况包氏云「执持君之圭」，此语本未尝误。瑑圭仍系君之圭，不得谓为臣之圭也。自江氏以朱子为失检，至今随声附和，举世一辞矣。

柳氏万姓录，采真子千姓编，不见其书。今百家姓，则村塾童子皆诵之，无编辑名氏，当是宋人所为，故冠以赵，犹唐之姓苑，李为卷首以尊国姓也。陆务观诗云「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无着面看人」，自注：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

杨用修云「左传：方城以为城，古本方本万字，古字万亦作万，故讹尔」。唐勒奏土论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叶垂，宏境万里，故曰万城也」。式钰窃以为万里地万城，楚地皆诚矣，且下句何不云万水以为池乎？则安知古本之万非讹？

水经注郡国志曰「叶县有方城」，郭仲产曰「因山以表名」。尸子曰「楚狂接舆耕于方城」，淮南子坠

形训：方城在九塞之中，高诱注：在楚

又云「道书以一卷为一弓，音周，与轴通。陶九成说郭用之。佛书以一条为一则，洪景庐容斋随笔：史绳祖学斋占毕用之」。式钰谓此通儒之好异也，今以为常。

陶九成辍耕录又云「弓即卷字」，按弓<弓二>通

路史：元杲娶洪氏曰婴敷，感飞星而震，副左而生儋罗莘云周宣王时，曰玄禄罗莘云母名之曰玄禄，是为伯阳。黄面皓首，故谓老子，耳三漏，故名耳而字儋罗莘云即太史儋，儋与聃同。邑于苦之赖，赖乃莱也，故又曰老莱子，寿四百有四十罗莘云世以老莱子别一人，非。按高士传：孔子至楚见老莱子，时已二百余岁，斑衣戏母侧，所问答皆礼事，知非二人。孔时年十七，老时盖弃仕矣。王氏困学纪闻：陈思王灵芝篇曰「伯瑜年七十，彩衣以娱亲」，今人但知老莱子之事，而不知伯瑜，盖言事有两，顾老莱子何人也？按元杲伯翳之裔，自恩成后世为理，以命族。理即李也，故老子姓李。一曰生赖乡涡水之阳，九井西李下，故姓李说苑：韩伯瑜母笞而泣曰：今母力不能使痛。

西湖志：天竺寺每岁秋月夜，尝有桂子飘落，寺僧拾得之，故宋之问灵隐

寺诗云「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予恒疑神其说也。偶阅段柯古天咫篇载释氏书：须弥山南面有阎扶树，月过树影，八月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处，水彩也。此语差近，然则月中之桂，昔人有不欲信者。彼桂子之落，又可诬欤？朱子注天问顾菟在腹句，亦取水影地影之说

唐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时号赵公浑脱。予偶与友人谈及之，呼脱本音，座中有云「脱当读驼，浑脱帽浑脱舞皆然」。予方自病沿讹也，广查诸书，无平声读。一日于村塾童子所习唐诗三百首，见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注云「李中麓开先太仆塞上曲云『黄河万里障边隅，黠鹵年来谋计殊，不用轻帆并短棹，浑脱飞渡只须臾』，自注脱音驼」。因忆唐人诗十字，往往读平声，若谏。丹铅录云「谓之长安语音，律诗不如是则不叶。」然则脱之自注音驼，亦只长安语音耳，非谓必读平声也。

太玄奇奥，矫大易而过之，然时有本分语，雅丽可诵。如：物登明堂、裔裔皇皇，交于鸟鼠、费其资黍，旌旗絺罗，干戈蛾蛾，翡翠于飞离其翼、狐貂音貂之毛躬之贼，小子在渊、丈人播船，鬼神耗荒、想之无方，时天时力地力，维酒维食、爰作稼穡。此等语，试取为诗，皆佳句也。

四书释地云「舜谓伯翳曰『咨尔费，赞禹功，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姚舜所受姓，玉女见祭统，盖美言之，君子比德于玉，岂他庶姓所可称？是益为舜壻，亦古今所未经拈出者」。式钰按，路史：伯翳大费服事虞夏，始食于嬴，为嬴氏，帝锡之阜旂玄玉姚女，而封之费。是玉与女本二事，罗氏博洽，必确据古书。子长简易其句，玉字带及之，亦古人文法也。且既是帝女，称女可也，而系之姚，旁支显然矣。路史并载舜次妃癸比氏，生二女曰宵明曰烛光，处河大泽，为湘之神，亦无益妻之说。则阎氏犹未深求之按咨尔费上文：帝锡玄圭，禹受曰：大费为辅。则圭锡禹而玉锡翳也

东坡书柳子厚牛赋后：岭外俗皆恬杀牛。评者曰「恬字大佳」。式钰谓当本孙卿性恶篇恬祸而广解

东坡曰「武王非圣人也，昔孔子盖罪汤武，顾自以为殷之子孙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数致意焉。谓：大哉巍巍乎尧舜禹无间然，其不足于汤武，明矣。谓武尽美未尽善，又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谓至德』，夷齐谓武弑君，耻不食其粟，孔子予之，其罪武甚矣。而孟轲始乱之曰『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自是学者以汤武为圣人之证，皆孔氏之罪人。」式钰窃谓苏既以武王非圣人，岂非弑君逆臣欤？论伐纣是非公私之间，毫厘千里，如苏氏言，独不忆中庸一书乎？孔子以文得子武而无忧，武果弑君者，则文之至德圣人也，知子莫若父谓何？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弑君而谓之纘，则太王王季文王之绪何绪乎？周公成文武之德，文与武并提，何弑君者犹以德称乎

？武王周公达孝，夫孝可作忠，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矧弑君乎？周公圣人也，武王伐纣，何不闻出其一言以谏之？且论语：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孔子必非以弑君之党为才，而与唐虞并论，可知已。谓韶谓武，必非以弑君之贼，与舜并论，又可知已。子贡曰「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学」。观尧曰咨章：尧舜禹汤武之道，昭若日星。则汤武之为圣人益不辩自明焉。要以苏氏之言，第欲为天下万世为人臣者警，而孟子往往归之于天，目为天吏。注云「若汤武」，是盖持论最允，既可以戢天下万世为人臣者觊觎神器之心，而又所以明为人君者之神器不尽足恃，恃修德也。然则苏氏以孟子为孔子罪人，式钰以为苏氏尤孔孟之罪人矣。因思国朝如阎百诗者，好为异论，又无怪其尝不黷武王耳。噫，世有聪明才辩，幸无辄相谏前人哉！

武王问太公曰「寡人伐纣天下，是臣杀其主。吾恐后世之用兵不休，柰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问也。夫未得兽者唯恐其创之小也，已得之唯恐伤肉之多也。」齐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义，则必以三王为法度，其故何也？」管仲对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乱之，汤放桀以定禹功也。汤平治天下，及纣乱之，武王伐纣以定汤功也。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淮南王曰「汤放桀，武王伐纣，以为天下去残除贼，可谓惠君，而未可谓忠臣。」苏氏殆本武王之问及齐桓、淮南语，又穿凿而附会之。按管仲定汤禹功云，义亦圆通，特以善伐不善，未可以概君臣，不如孟子归之于天。

孙卿云「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又云「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君，而以汤武为弑，是诛民之父母，而师民之怨贼也，不祥莫大焉。」然则以汤武为弑，天下未尝有说也，直堕之耳，是兰陵亦不非杨武

阅孔丛子：子思对鲁穆公曰「且臣不佞，又不任为君操竿下钓，以荡守节之士也。」钓字追神，荡字根钓字，恰好。鬼谷子亦云「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又云「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钓人之网也」，又云「却论者，钓机也。」淮南王亦云「虞君好宝，而晋献以璧马钓之」。子思又谓卫君曰「是故竞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射字辣悚人，含沙射影，侧媚射心也，殆本管子「大臣赘下而射人心」一语。鬼谷子亦云「最其能，射其意。」赵王谓子顺曰「从古及今，载德流声，未有若先生之嗣。」可云吐属雅令。

管子君臣篇：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食字尤深惊。又五辅篇：淫声谄耳，淫观谄目，耳目之所好谄心。谄字亦善描写

达，小羊也，颂先生之稷。睢鸠，水鸟也，兴好迷之文。螽斯至微，比王者子孙。鹊巢何物，拟诸侯嫁女。皆可以见昔人之朴而直也。而丧家狗、三窟

兔，尤资后世笑谈已。

论语：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人多以犬马喻父母不伦，而以喻人子。故陈思王武帝诔：遂深永蛰之思。颜之推讥其方父于虫。

儿迪彝曰「家语孔子云『若以鸟兽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予久不阅家语，不省存，顾即孔子二语，遂可以折犬马喻亲不伦之议。朱子或问及王氏题镜，无庸烦言辩之矣」

庸成氏之世，栖粮陇首积聚之粮。晋刘裕曰「余粮栖亩」未刈之粮。栖字隹。汉刘章歌：立苗欲疎。刘安览冥训：田无立禾。立字隹。栖粮句，路史采淮南子语。余粮句，刘裕取蔡邕胡广碑语

唐武后时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擢推侍御史，盃脱校书郎」。按车载斗量，已成陈言，而擢推盃脱，却罕引之。擢，四齿杷。擢推，言其多。盃脱即依样画葫芦之意

吕览：智伯欲灭公繇狄名而无道，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公繇之君，斩岸堙溪以迎钟，因灭公繇。岸不曰划而曰斩，捷甚，利令智昏惟肖也。秦二世纪：斩华为城。并佳。斩岸或作塹岸，非

何平叔景福殿赋：飞柳音昂鸟踊，双辕是荷，赴险凌虚，猎捷相加。注云「飞柳形类鸟飞，又有双辕承檐，以荷众材。」刘梁七举曰「双辕覆井，芰荷垂美。」式钰按：以荷众材，作担荷解，极是。至引七举云云，以注双辕则可，注荷则非。作者之意，盖担荷之荷本有平声一读，故嵇叔夜诗：夕得离负荷，叶下阿。潘安仁诗：但恐黍所荷，叶上歌。刘越石诗：弗克负荷，叶下加也。又今之寺观亭榭檐下，亦列柳以饰观瞻，人知名柳，鲜知此字。

张平子西京赋：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蛟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纤襪。薛综旧注云「洪涯，三皇时伎人。」李善注云「女娥，娥皇、女英」。按赋所云云，不过形容假头搬演。女娥，女之娇好者耳。古赋偶联，多似对非对，李因洪涯而以英皇实之，何褻嫚舜妃也？

汉明帝尝以事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入床下，帝怒甚。崧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未闻人君，自起撞郎」，乃赦之。回霜收电，其辞可发笑也。魏文帝令东阿王植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植应声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大急？」乃释之。消灾弭祸，其辞能使愧也，抑皆由才捷。

班孟坚典引：唐哉皇哉、皇哉唐哉，盖言唐尧皇汉，承上文咏叹收之。向见某时文：巍巍乎其有成功一节，题结云「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岂不大哉」，用班语，即收合上文。大哉极好。唐即陶唐，皇为统称，亦指尧也。世俗效之，为王道题文，辄阑入二语，都作规模宏远套话，是非惟不审所谓，并昧所

由来矣。

世言龙取水，余以为笔之于书，则取字犹宜文，顾无可易者。偶阅宋袁质甫瓮牖闲评载：夏间久旱，祈求而雨随至者，都是龙卷江河之水而上。观徽宗政和七年夏大雨，有二鱼落殿中省厅屋上，此雨是江河之水，为龙所卷而上无疑矣。卷字殊得之。

袁质甫曰「史记黎明二字，汉书作迟明，迟训侍，待阴也。黎训杂，黑白未分、欲明未明之间也。犹之黎民，头半白黑，故曰黎。解汉书迟明而引史记黎明者，非。式钰按：黎同遽，苍颉篇曰『遽徐也』，又黎通犁，又迟古文作遽，是黎犁遽迟一也。黎明、迟明可俱作徐明解，袁说转曲。

天成中进士侯宁极造药谱一卷，改立异名，陶南村取焉。予喜为偶之，其不可属对者，并书于后以备采览：

汤主山茱萸禹孙泽泻寿祖威灵仙德儿杏仁贼参芥苕孝梗知母仁枣川练子涩翁阿梨勒焰叟硫黄淡伯厚朴野丈白头翁椹圣葶芟蕨臣卷柏木叔胡椒麝男甘松草兵巴豆天豆破故纸郅芝天麻山屠黄蘗海腊麒麟竭丑宝牛黄夜金雄黄知微老白薇既济公升麻导河掾木猪苓赦肺侯款冬花远秀卿沈香曲方氏防风九女春鹿茸二尸策枸杞假君子牵牛苦督邮黄芩鬼木串槐角圣茺松瞿麦五福齑白敛万金茸紫蔻锦绣根芍药吉祥杵桔梗英华库益智绶带米麦蘗玉丝皮杜仲九畹菜泽兰百文须石斛笑靥金菊花飞天蕊旋覆花拔萃团麝香滴金卵延胡索百辣云生姜两平草羌活中央粉蒲黄半夏精天南星清凉种香薷支解香丁香琥珀孙松脂陆续丸蔓荆子不死面茯苓保生藜藿本修身弩芫花续命筒干漆度厄钱连翘醒心杖远志剔骨香青皮翻胃木常山销眉根苦参破关符蓬莪朮风棱御史史君子骨鲛元君葶藶斜枝大士龙胆草脱核婴儿桃仁含丸使者椒化米先生神曲削坚中尉三棱调睡参军酸枣仁黄香影子桅子绿剑真人菖蒲太青尊者朴硝冷翠金刚石楠叶昌明童子川乌头混沌螟蛉寄生洞庭奴隶枳壳橐钥尊师仙灵脾雪眉同气白扁豆风味团头缩砂通天柱杖牛膝偷蜜珊瑚甘草出样珊瑚木通炼形松子柏子仁比目沈香乌药延年卷雪桑白皮

◆右属对谐平仄

帝膏苏香鬼丹芦荟金母蛻郁王线子檀茅香毕和尚葦从茄隐上座郁李仁雪如来白芨水状元紫苏馘毒仙预知子羽化魁五加皮黄英古檀香白大寿吴朮沙田髓横精草鱼目薏苡蒜脑藟百合绶带米 走根梅干葛滴胆芝黄连瘦香娇丁香破军杀大戟红心石亦石脂绿须姜细辛飞风道者牙硝抱雪居士香附乎中黄节士麻黄太青尊者银条德星山药金山力士自然铜丹田霖雨巴戟安神队杖麦门冬良医匕首亭历命门录事安息香肾曹都护葫芦巴藜生药王覆盆子骨鲛元君

◆右属对不谐平仄

嗽神五味子火泉竹沥地白瓜萎根疮帚何首乌死冰白僵蚕血柜牡丹皮秦尖蒺

藜贵老陈皮时美中蒟萝魏去疾阿魏黑司命苻蓉石仲宁滑石冰喉尉薄荷草东床大腹皮六停剂五子显明犯阿胶黑杀星夜明沙无名印地榆无忧扇枇杷叶王黄瓜马兜铃静风尾荆芥迎汤子兔丝子玉虚饭龙脑黑龙衣鳖甲小帝青青盐无声虎大黄小昌明草乌头百子堂草果子川元蠹川芎百药绵黄蓍赤天佩姜黄尉伦圭桂女二天当归大通绿木香旱水晶硼砂无情手瑙砂瓦垆斑贝母西天蔓前胡蒜脑藜百合玉灵片石膏三闾小玉白芷建阳八座蛇床子水磨橄榄金铃子蛮龙舌血没药永嘉圣脯干姜正坐丹砂附子脾家瑞气肉豆蔻甜面淳于蜜佗僧痰宫劈历半夏巢烟九肋乌梅锥面还丹人参新罗白肉白附子茅君宝篋苍朮芦头豹子柴胡肚里屏风艾沓元大品地黄理光乌药良姜随汤给事中甘遂玲珑霍去病藿香

离骚云「吾令丰隆乘云兮，求虞妃之所在」。虞妃，伏羲之妃也殒洛而死，为洛神。一云伏羲之女。又云「见有娥之佚女，恐高辛之先我」。有娥氏，帝侖之次妃，简狄也。又湘君湘夫人二篇，湘君湘夫人，帝舜之三妃，帝尧女也。韩昌黎以娥皇长为君，女英、癸比次为夫人屈子借以寄意，颇形褻语。曹子建因之作洛神赋，尤甚。往古圣妃，不幸至此，文人之口孽也。李善注西京赋女娥长歌句，盖同是病，后人识之者否？

杨用修云「世传西施随范蠡去，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之句，而附会也。予窃疑之，一日读墨子曰『西施之沈其美也』，喜曰『此吴亡之后，西施亦死于水，不从范蠡去之一证！』后见吴越春秋逸篇云『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乃嗟此事正与墨子合。浮，沈也，反言耳。随鸱夷者，子胥之潜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鸱夷，今沈西施，所以报子胥之忠。范蠡去越，亦号鸱夷，杜牧以子胥鸱夷，为范蠡之鸱夷，乃影撰此事也。范蠡不幸受诬千载，遇予雪之，快哉！」式钰按：杨氏斯论，边见犹未免也。越王长颈鸟喙，方自歼其忠臣矣，尚念仇国之臣，而曰洗西施以报子胥乎？特鉴彼尤物足以亡国，不欲有之也。且使西施果不杀，用给范蠡以终，说者又未必不谓然。惟范蠡高士，乃得享西施之美人，亦惟西施美人，宜终托范蠡之高士。是令西施随范蠡，亦以全西施报范蠡也。西施非私奔，范蠡并非偷掣之逃，何损其亮节哉？雪诬之说，恐范蠡不任受德耳。

陆龟蒙蟹志：稻之登也，率执一穗，以朝北魁，然后任其所之，蚤夜曹沸，指江而奔。渔者纬萧，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断。陶九成云「纬萧二字尤奇」。式钰按：指江而奔以上数语，声情活现。曰执曰朝曰任曰指曰奔，摹绘入神也。而曹沸二字，较纬萧尤生新。纬萧以为食，见庄子。

冯元成雨航杂录云「子华子『五源之溪，天下之穷处也，鼯吟而鼯啼，旦晓昏而日映也。苍苍踟蹰，四顾而无有人声。虽然，其土膏脉以发，其清流四注，无乏于灌溉。其苹藻之芼，足以供祭；其石皱栗，烂如赭霞。藨草之芳

，从风以扬。垄耕溪饮，为力也佚；而坐啸行歌，可以卒岁。」此数语，词葩而乏混茫，东京以后笔也。」式钰以为，读此如覩有道子养和荒陋，随在得造化佳胜。其文笔尤澹以藻、清而腴，其韵如竹里琴鸣，甚泠泠有致者已。顾必辨作者真膺，似亦多事。

前为黎明之辨，儿迪彝见之曰「黎黑、明白，黎明二字亦可平看，言黑白参半，犹书称昧爽、诗称昧旦也。袁氏云『黎训杂，黑白未分。其以黎通犁耶？却恐明字已赘，不得云黑白未分之明』，乃强为之说曰：欲明未明之闲。又云：犹之黎民头半白黑故曰黎。顾案孟子注：黎民，黑发之人；颁：老人头半白黑者。则袁氏此条，纒繆种种矣。汉书之迟，即遯即黎，倘读迟明为黎明，亦可也。」附存儿说于此。

肉食者鄙，曹刿有激之言。居官食肉，不必尽鄙，谓鄙者多可耳。然居官而恬于食菜，必不鄙也。居官食菜，莫多于前明：刘玺分阃江右，计廩而食，妻子布衣不完，人呼为青菜刘；刘羽同知江西瑞州府，终年食蔬素，人呼为青菜刘；王质为四川参政，行部所至，自奉惟蔬果，人呼为青菜王；符验守常州，不携家至任，日供惟菜，人目为符青菜；胡寿安知新繁县，尝自种蔬一圃以供日用，人呼为菜知县。考诸君皆品学兼裕，其清德美政，足为有位风者也。徐九经为句容令，以廉俭着，尝图一菜于堂，题曰「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无此味」，固深有味乎其言之也！夫士既出其身以任当世，诚能心劳抚字，即食不重馘，儉矣何太自苦？第当风竞侈靡，正赖如诸君之峻操，愧之惕之，为返朴还醇之一道，则彼诸君者，夫岂好为其矫、是用采誉耶？

博古无取泥古，古之谚语，固无伪撰。然遯斋闲览：长安语曰「槐花黄，举子忙」，而今之应乡举，槐花早过矣。续世说：枇杷黄，医者忙；橘子黄，医者藏。今吴越间枇杷时，则农者忙，小有疾，不及延医，故医者不忙。至立秋后，耒耜既停，积暑之病渐发，医者因于下半岁皆东西南北之不遑，是橘黄时正忙，而非藏矣。可知凡引用古谚，亦须审时辨地。

今吴中有谚云「菊花黄，寻馆忙」，言村师也。亦黄、忙为韵
诗窈尚想风雅，不齿蛙靡。天籁人籁，参之硕士

人或嗤昌黎以文为诗，谓其近腐也，殊堪胡卢。泉明诗喜用鲁论，康乐诗爱用经语，亦各好谈理，而陶谢并卓峙千古。且三百篇中，谢公以“昔我往矣”四语，为不如吁谟、定命二语，偏有雅人深致，则诗第猎浮藻耶？亦在气骨神味耳。若沈归愚谓韩诗不避粗险，则信有之。如食虾蟆诗「虽然两股长，其奈脊皴疱」，其尤者也。然即疱字之俚，而淮南子云「溃小疱而发痤疮」，则亦非无本矣。夫论昌黎之诗，本其经术，以摅怀抱，其实大声宏，峥嵘傲兀，犹之善书家剑快戟森，鸾惊鹰峙，有山川流峙之势、星辰经纬之观者也。而

彼顾欲以腐字揶揄之，是亦可以知其人技俩矣。殆玉壶清话所云「不过兰蕙春悲，牡丹宿醉，霞宫日城，翦红刻翠者已」。噫，寸指可以测渊哉？沈存中论韩诗押韵之文终不近古云，故今人从而甚之。

容斋随笔曰「摭言载：高锴知贡举，以仇士良关节取裴思谦状头，思谦及第后，宿平康里，赋诗云『银缸斜背解明珰，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然则思谦亦疎俊不羁之士耳。史谓颇得才实，恐未尽然。」式钰按：考校以艺，乌可知其德也？即平康里一诗，珠玑脱口，性情流为神韵矣。揆其天才，处以举首，亦自相当，特关节难免清议耳。洪所云，转似过求之。

或曰「古诗十九首，诗品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沈归愚谓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是为国风之遗。两说何乖刺如此？」予曰「奇辟之思、惊险之句，可以骇耳怵目，不足以动魄惊心；动魄惊心，性情真挚之激，即诗可以兴之谓。彼两说，固一致也。且盍观之剧乎？当其金鼓喧腾，或披发假面之离奇，或白刃红旂之转战，莫不跣足恐后，烁耳目也。至于丝管泠然，或摹以贞义，绘以忠孝，极其致，令人当场泣下，则勾心魄矣。故言情之作，本于自然，非必求工字句，正复无可改窜，所以为国风之遗，一字千金云。」或又曰「然则诗质而已矣，无以文为乎？」予曰「性道发为文章，知廉勇艺，文以礼乐，即斯理参之可已。」

文献通考载欧文忠公诗「焚香礼进士，彻幕待经生」。明经者，不过帖书墨义，如儿童挑诵之状，故自唐以来贱其科。式钰窃观今之哆然自矜考据学者，往往轻文艺为小技，何哉？盖世竞趋于文艺，斯博览功疎。又以唐时科目，本贵进士，进士工声韵，明经记帖括，则未免鄙考据而空腹自贤，于是考据家不啻起而争之矣。虽然，文章亦尚典贍，而点鬼堆尸，昔人所忌。至若专考据而不工文词，尤等之富人慳鄙，盈千累万，一守钱虏焉已。

字可今则今之，但忌俗体耳。可今而古，即荣古陋今。尝有客谓予曰「向闻五侯九伯，五侯五等侯也。乃见某诗以三侯歌对五噫咏，何解？」予曰「此侯即兮，兮与侯通。史记乐书：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注索隐曰『沛诗有三兮，故曰三侯』。然则兮侯皆古，而今书皆兮而不侯，引用者侯非谬也。兮尤可，兮不诒人耳。」

杨柳一物而二种，说文：柳小杨也。本草：杨枝硬而易起，故谓之杨；柳枝弱而垂流，故谓之柳。予曩咏杨花七律四首，首句垂杨垂柳云云。客有见之曰「咏杨花何并及柳？」予曰「词章写性情，非同考据也。」因偶忆梁书魏太后逼通杨华，华惧祸降梁，太后作杨白花歌曰「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春去秋

来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又抒情集：韦蟾罢任鄂州，于祖席书文选句云「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请宾从续其句，皆不能。有一妓泫然起曰「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辄举二诗，为客诵之。

梵言阁维即茶毗，僧死而赞之也。东坡夜阅传灯录，灯花烧一僧字，作诗云「曹溪夜岑寂，灯下读传灯。不觉灯花落，阁维一个僧。」儿戏如此，才人之流弊也。又咏婢谑调，有「揭起裙儿，一阵油盐酱醋香」之句，后之恶滥词人，以浮俚为趣者，正堪借口。

凡诗歌七言，每句韵者，咸谓柏梁联句体，第皇娥、白帝子二歌，锺伯敬云「不论真伪，非汉以下所能办。」又灵宝要略童谣皆七言，每句用韵似柏梁联句，其事创体则犹袭古人也。

春夜宴桃李园诗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按禹济江南，黄龙负舟，哑然曰「我受命于天，竭力以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尔何为者？」越王尝告吴王曰「民生于地上，寓也。」老子亦尝曰「人生天地间，寄也。寄者固归。」则太白语非无本。窃谓寄者固归四字，理语殊简。至渊明诗「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可为四字注脚。固归一作同归。

陶公荣木诗：慨暮不存。谭友夏谓：老陶善构此等语意。盖指集中：慨独在予、呱闻尔泣，卓为霜下杰、遇以濯我足，泛随清壑回、飘如陌上尘之类。然三百篇：忼我寤叹、凉曰不可、爰莫助之、庆既令居，汉武李夫人歌：翩何姗姗其来迟，古人句法，固自多戛戛生新者，陶公非故事标异也。

陶诗「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翼字，坛友夏谓奇古之极，锺伯敬谓看得细极静极。友人问予曰「究何如佳？」予曰「此传神字，得化生诀也。沈归愚谓：翼字写出性情，斯言正有理会。大凡用字之法，字或板，未能追取句中神理，以字之有生趣者易之，则机理声色并畅。一字之摹绘入神，一句赖之，全章亦恒赖之也。所云化生如何？有如春浓曰闹、花动曰笑、柳摇曰舞、楼曰飞、桥曰跨、栌拱檐榭椽之曰骧曰腾曰翔，皆是。故雨无手可以打，水无齿可以啮，则风非有羽亦可翼也。尚书曰「四方风动」，易林曰「万物风兴」，兴、动皆朴实说理，翼则栩栩欲活，奕奕有神矣。而要乌覆翼之，辅之翼之来，至谓风翼象风，则转牵合翼，固取生物而有生趣耳。故类此用字，予私谓之化生诀也。自来善诗能传神者，往往用此诀，未曾道破耳。」友曰「善，子固为之发其覆。」

太玄云「駟鹅惨于冰，翼彼南风」，陶公或有触于是？顾彼以乌言，此就风言，理新而趣别也。

曹子建应诏诗「流风翼衡」，当逊此翼苗。

刘梦得诗云「登台吸瑞景，飞步翼神飏」，亦自奇俊，似本张平子思元赋

：翼迅风以扬声

自来评陶诗者有褒无贬，亦各出己见。要以陶公质迈学醇，至性之流，有神无迹，化工也。人之读陶诗者，譬犹羣饮江海，各充其量而止。学识不同，则所获亦异，勿执一说耳。故予读陶诗，曾未敢出一辞以评之，谓莫能罄也。第必欲效诸公之管窥，陶公诗爱用论语，子请得以中庸语，敛衽敬赞之曰「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如是则陶公地下庶乎一为轩渠否？然未究足以尽陶诗焉。敢不敛衽、敬赞德美，即陶劝农句

李太白山中问答诗，其境得陶之桃花源，其意得饮酒结庐在人境一章，而约言之。李将进酒一诗，从陶杂诗「得欢常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而畅言之。杜老北征诗「平生所骄儿」至「谁能即嗔喝」一段，从陶之和郭主簿诗「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四语而琐言之。若羌村云「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乃又翻用之。又羌村云「羣鸡正乱叫，客至鸡鬪争，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四语，从陶「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变化言之。杜「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从陶「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又「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又「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筵，未知明日事，予襟良已殫」诸诗而复约言之。至杜喜晴及晦日寻崔戢李封等诗，置之陶集，几不别矣。略举数条，知李得陶超逸，杜得陶真挚如是。自余如右丞得其冲澹，苏州得其清瞻，香山得其明畅。至于东坡之诙谐趣妙，又从陶之责子诗似嗔似戏而甚之者也。

杜醉把茱萸句注，有云「此诗经诚斋说尽，旧曾手写，误作好把，便觉情性甚远。因赞其妙」。式钰谓醉犹把看，乃沈挚一句，全章俱振。好字浅滑，唐宋之别也。

赵松雪曰「作诗用虚字殊不佳，中两联填满方好」。夫诗以写性真，机之所到，笔之所运，不能勉强。有如句中正赖有虚字醒其意旨，或峻其风骨、或足其情韵者，反以为不佳而易之，必难免堆垛雕绘之病，少自然趣味，是诚削足以适其履也。况讲法律，亦取疎密相间，而曰中两联填满方好耶？元称虞赵杨范揭，松雪一代诗人也，拂哉言矣。

虞邵庵尝以送人扈驾上都诗，诣赵松雪。中有「山迎合道晨留辇，野散周庐夜属囊」之句，赵改山为天，野为星，虞深服之。人皆谓其较原本特高亮，故美。不知其美，固由于双声。

松雪云「诗之出处，纔使唐以下事便不古。」盖松雪去唐未远，宜如是云唐穆宗时有征妇寄衣与夫诗云「夫戍萧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数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载在语林。此诗笔隽气清，韵流简外，写性

情而不轻剽者。后人和云「西风吹雁落东吴，自整寒衣欲寄夫。一翦一针肠一断，不知夫亦断肠无。」第二语稚，三语本杜牧之子规绝句「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未免滑。四语意数见不鲜矣。邓百拙以为此作亦清丽，何哉？又按牧之「一叫一回」亦欠通，叫曰一，便是一回矣，岂尚可云一叫几回乎？此病后人无议之者。

丽情集：杜牧游湖州，崔刺史悉致诸妓，牧不惬意，因嘱张水嬉，观者如堵。有老姥引鬢髻女十余岁，牧曰「真国色也」，接至舟中，曰「吾十年不来，从尔所适。」以重币结之。牧归朝，比守湖州，至则十四年矣，所约者已从人，生三子。牧赋诗自伤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此等诗不假取巧求新，随手拈来，醴醴有味，文生于情，情生于文，予乐诵之。

陶南村云「玉台诗：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孟东野诗：仙机轧轧飞凤凰，花开七十有二行。凡诗用七十二，不知何所祖？」式钰按：霍光园中凿大池，植五色睡莲，养鸳鸯三十六对，羣芳谱及之。故李义山诗：尽知三十六鸳鸯。或注云「纯举雌言。花开七十二俟考」。窃以为七十二之数极好，称美物数之多，率皆可用之，犹举成数言之也。试即七十二略举之，不嫌古今错杂云：叙命七十二代、摄提七十二姓、女皇七十二化、古之封禅七十二家、陶唐氏时里七十二家路史陶唐氏篇以居州里注、黄帝仙去小臣攀龙髯七十二人、周公夕见七十二士墨子或作七十二、司马法一车步卒七十二人、春秋时七十二君、孔门身通六艺者七十二子、齐威王朝县令长七十二人、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列仙传七十二人、高士传七十二人、耆旧传七十二人、入山制百邪其次即立七十二精镇符抱朴子内篇登涉、伏羲之策坤七十二路史四象说、八卦之数倍之七十二、小成之爻并其偶画七十二俱路史大衍说注、七十二策为一日太玄元图、老子方术七十二篇、贾子书七十二篇、魏刘邵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周易新论传疏七十二篇唐阴洪道撰、周公作大邑成周土中郛方七十二里、明堂七十二牖、殿门去殿七十二步即明堂、九轨积七十二尺、罗浮璇房琼室七十二所日南志、浮山七十二峯江南安庆府、太湖七十二峯、灵山七十二峯江西广信府、秋山七十二峯吉安府、衡山七十二峯又洞、太和山七十二峯湖广襄阳府、云山七十二峯宝庆府、鹤鸣山七十二穴四川邛州、直隶七十二清河、济南府七十二泉、丹阳练湖纳长山诸水七十二流江南、湖州七十二楼、汉中府七十二渡河、地纪七十二龙罗经解、福地七十二所、候星去北辰七十二度、南极周围七十二度常隐、北极周围七十二度常现、五行各七十二日、一蓂七十二岁三统历、二象十八变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汉律历志、岁候七十二、风七十二、谥品七十二、商数七十二、白龟钻七十二、马生阴八合阳九七十二春秋考异邮、石

乞迷叩七十二弦琵琶元史、府俞音怨七十二穴内经、伯阳母脈七十二岁具七十二名其后则有七十二玄武、汉高左股七十二黑子、曹瞞七十二冢吴江长桥七十二间、蒙右七十二种，并即见辍耕录

神仙诗佳者，吕洞宾题岳阳楼云「朝游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剑名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何其沉着浏亮！揭曼硕未达时，游湖湘间，月夜泊舟江渚，中流一棹近舟，有素妆女子起曰「妾与君有夙缘，幸勿见却。」与谈皆世外恍惚事。迨晓恋恋，临别留诗曰「盘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庭前一树紫荆花。」明日舟阻风，上岸问其地，即盘塘镇。行数步，见一水仙祠，墙垣皆黄土，中庭紫荆芬然。登殿，所设像与夜中女子无异焉。此诗亦复洒然，无些子油氛。

按：奴本贱称，古人往往小字以奴物名，以奴至贱。

自呼为奴，谦也，亦媚也。自宋始，杨太后垂帘，向臣下称之也。又见之猗觉寮杂记。男曰奴女曰婢，故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今则奴为妇之美称云。然则水仙女仙也，女仙之于揭，奴矣，又郎，令人魂也销矣。

宋书沈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东坡书戴嵩画牛：古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

昔观王阮亭诗「闺中若买金钱卜，秋雨秋风过灞桥」，本唐人诗「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未

识钱卜起于何时，后见士冠礼疏：筮法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窃以为据贾公彦言，当即起于唐代。及阅钱氏养新录载筮用钱一条，亦引士冠礼疏证之，并云「考贾公彦疏本于北齐王庆、隋李孟愨同哲二家，则齐隋与唐初皆已用钱重交单拆之名，与今不异。」是据钱说，又不于唐始。今日耳目记谓始京房，从其简易。又唐诗并有「君平掷卦钱」，乃知实起于两汉时也。

元遗山论诗绝句云「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许受纤尘。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颇合鄙意。又「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岂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陶昆谷评云「文章人品分为两途，不相照应。安仁偶拈及耳。」式钰尝观魏文帝短歌行，居然孝子仁人，乃于子建大乖友爱。载在简策，千载拊膺，人与文歧，其尤者也！赵饴山着谭龙录有云「诗以言志，今则诗特传舍，而字句过客也。」赵为是说，洵非爱古薄今，以世儒大抵皆然，尤慨乎言之耳。陈元孝诗云「其毒愈甚文愈高，请君记取孔雀毛。」真阅历之言法言问神篇：言心声也，书心画也

遗山论诗绝句又云「切响浮声发巧深，研磨虽苦亦何心。浪翁水乐无宫征，自是云山韶濩音。」按沈约宋书：前有浮声，后须切响。谓前有双声或叠韵，下句必再用以配之也。六朝以前未有双声叠韵名目，然丛脞、股肱、崔嵬、

虺隤、高冈、玄黄之类，古人往往于两句中互相节拍，不可枚举。亦孰非本于天籁，流为宫征者？于是后之五七言律体尤严格调焉。除是聪慧之士，乃随意抒写，牙齿唇舌间自能暗合斯旨。否则一不检点，便无以谐其音节。即如遗山东园晚眺五六语云「杨柳搀春出新意，小梅留雪弄余寒」，核之浮切之义，犹赖参错以调之，故铿锵流美，仍一片宫商耳。然则研磨虽苦云云，在遗山则可不足，为凡为诗者训焉杨柳一联多双声出句，杨、意、喻、影母可通，搀、春、出穿母，新心母，与出音逼近。对句小、雪心母，留、弄来母，余、寒、喻匣母可通

唐叶适诗云「应嫌屐齿印苍苔」，按汉杜林：高节不仕，居一室，阶有绿苔，甚爱之，辄谓人曰「此可以当铺翠耳」，人有蹶屐者曰「勿印破之」。盖叶诗印字本此。

遗山学东坡移居诗云「静言寻祸本，正坐一出妄。」一出妄三字，殊刊削。着一坐字，又甚涩厚。按律有罪坐，卫鞅为连坐法，汉文除收孥相坐令。则此处用坐字最合。幽兰云「霰雪惨惨清人肌，寸根如山不可移」，兰之寸根山以拟之，何等定力！孤剑云「君不见一饥缚壮士，僵卧时自惜」，等饥也。渊明曰驱，此言缚，并臻于妙也。荆棘中杏花云「京师惜花如惜玉，晓檐卖彻东西家。杏花看红不看白，十日忙煞游春车。」极熟神来，不觉其调之重矣，转成扇对。

词本诗余，最喜崔元豹因薛妓鼓箏有句云「平生无所愿，愿作乐中箏下缺」
谑诗妙者，直方杂记：宋杨德逢，浙西佳士也，每岁过金陵上冢，事毕过湖阴先生清谈终日，岁率以为常。后频岁访之不遇，题一绝于门云「北山松粉末飘花，白下风轻麦浪斜。身似旧时王谢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阴归见诗，吟赏久之，称于荆公。荆公笑曰「此戏君寻常百姓耳。」湖阴亦大笑湖阴，陈辅也

轿，诸韵书平声者，竹舆也，肩舆也，见前汉严助传：舆轿而逾岭，注：史记河渠书山行即桥注，去声者，〈车卯〉车也，载枢之车。杨诚斋诗，都读肩舆之轿为仄声，殆可假借耶？抑别有本也？不敢轻下雌黄。然「人物只今何水部，风流不减韦苏州」，韦字固无仄声读，后人犹效之，却不知有甚意趣？

邵氏韵略平声桥字注：一作轿，竹舆车也，去声。轿字注：篮舆也，皆肩舆义，犹之诚斋诗

古诗音节谓无定而有定，谓有定而仍无定。苟性分中稍能为诗者，取历代名作各种体裁略读之，便可神会，吮毫洒墨，固无患矢口之不成声也。近见赵饴山所著声调谱，其传谓得之王渔洋，顾其中举昔人五古七古各如干

篇，以为标准者，论其平仄曰「若句为古体，若句为半律，若句为拗律

，若句为律体。」其为合拍与否，亦未明言。甚至取平仄之不谐近体者，字字圈点标出之，几欲以语语生涩，方为合式，等之填词谱曲，遂为古诗桎梏矣。岂知诗之古在神味，在态度，兼在采用字语，固不专主调之棘口乎？故工于古体，有平仄谐如律句，不但一语且迭作二三语，参入篇中，而上下合诵之、仍是古意盎然者，不工古体、有句本非律体而仍带律诗气象者，此固不待细审，到眼可立辨也。况七古篇末往往用一二语律调以收之，机趣所流，转多姿态神韵，动咀玩也。其谱中尤无谓者，检取昔贤五古，加以半格诗名目，所云古体齐梁。齐梁非古乎？何不曰汉魏齐梁？是可笑也。夫渔洋正坐声调之板，故其所为古诗，千篇一律，略无可以换目处。饴山谭龙录云「或问于予曰『阮翁竹垞两先生，殆可无议乎？』予曰『朱贪多，王爱好』。」则是饴山此论，亦切中渔洋之病矣，奈何犹争谱之以声调，误后学哉？虽然，钝汉学诗，固不妨奉其谱作司南车，又未可尽厚非焉。

杨升庵云「五古，六朝至初唐，祇可谓之半格，又曰近体」，赵说本此欤？

才之敏妙，妙在即事。南史沈约传：梁武帝问周舍曰「何调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已。」谢庄传：王玄谟问何者为双声，何者为叠韵，答曰「悬瓠为双声，璆牛交切碯苦交切为迭韵」。盖悬瓠璆碯，当时北魏争战之所，玄谟边将，正当其地，故以此答之。洛阳伽蓝记：冠军将军郭文远，堂宇园林匹于邦君，时陇西李元谦乐双声，尝过文远宅前，见其门阙华美，乃曰「是谁第宅？」遇佳婢春风出曰「郭冠军家。」元谦曰「凡婢双声。」春风曰「犢奴慢骂。」元谦服婢之能。于是京邑翕然传之。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钱莘楣谓唐人精于声律，肺腑、友于，虽虚实不同，而皆为双声，故可属对，犹王子安滕王阁诗序，邱墟对已矣也。式钰窃谓，虚实作对，古人本有此法。若双声讲音节耳，一重一掩，虚也；山鸟山花，实也；肺腑实也，友于虚也，则可谓之虚实对而兼双声对，不得云双声故可对也。惟按肺腑二字，字义本不平列，而字面却平，腑写作府，便与友于二字各见参差为配耳。考玉篇腑作府，金匱论肝心脾肺肾五藏皆为阴，胆胃大小肠膀胱三焦六府皆为阳，则正应写府字。又可写附字，史记汉书有作肺附者。至已矣邱墟，不但双声，邱古读区，并以双叠对双叠也。

聂碧窗哀被虏妇诗「当年结发在深闺，岂料人生有别离，到底不知因色误，马前犹自买胭脂。」呜呼，自来词人罗文字祸者，殆犹是已！倘阅是诗，能无矍然？

屈翁山夷齐庙有云「求仁在薇蕨，书弑即春秋。白首辞东海，鹰扬奈尔何。弟兄方让国，臣子乃称兵。」数语议论肃然。诗佳矣，但揆之为天吏之说

，不取焉。至如「佯狂吾不忍，一死动诸侯，国恨三仁少，人嫌十乱多。」便无妨。盖从夷齐心中说来，非作者口吻耳。

予题汤都督琴隐园云「碑括前皇篆」，一徒请括字来历。予曰「史皇造字即来历。前人经史等载籍，岂别有来历耶？然括多见各载籍，即包括俭括义言，如易括囊、太玄五纵括矩、汉书囊括四海、十六国春秋后赵录包括二都括取民马、后燕录总括英雄、唐：括田使/帖括/括富商钱、五代后唐：有司百方敛括民财、宋：洛州用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立手实法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括茶租甚严/括借都城及倡优金银，元止括田可证已。稽古神圣手握括命，象受括地，而著书者往往括以名编，括略、括异记、帝王纂要谱括之类是也。括非不雅驯，并可知。又考之唐苗发等为江淮括图书使，则予诗之括义更近之。第初亦非撝此典也。」

杜诗「江年不肯流」，杨升庵谓其意求工而语反拙，不若李羣玉乐府「人老自多愁，水深难急流」也。予按江无情者也，不肯则转似有情，为平字，摹神也。杜诗蕴藉深厚处类如是，若羣玉乐府体，则稍直矣。升庵诗气虽伉爽亦近杜，至论神味婉笃，去杜盖远，无怪有是议耳。

朱庆余诗云「洞房昨夜停红烛」，杜牧诗云「空堂停曙灯」，停字，当本陆机演连珠：兰膏停室，不思衔烛之龙。

诗之叶音，往往音与义违，谓之趁韵。如诗经：鹊巢之御，迎迓也，乃叶如馭；叔于田之御，驾馭也，乃叶如迓；何平叔景福殿赋：厥庸孔多，多少之多也，乃读为祗，叶上螭崖等字；潘安仁西征赋：翻助逆以诛错，晁错仓故切也，乃作入声，叶上博谗等字。此类古人颇多，亦谓之借韵。

乾隆间，海宁周松霭、云间刘让宗颇讲韵学，刘谓杜诗「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又「河汉不改色，关山空暮云」，忌刻、河汉，非双声非迭韵，对属不工。周谓是广通双声。盖其说一严一宽，皆是也。按沾润、沾恩之沾，用在忌刻，非杜则不敢。正不落庸钝处。

张元凯：涧藤栖暝翠，栖字与杜少陵「秔稻卧不翻」卧字同一用字之妙，当本三辅故事：人柳三眠三起之眠字。

张瓌位光禄，妓妾盈房，或讥其衰老，瓌曰「平生嗜好无一复存，唯未能遣此耳。」齐书张子野年八十五，尚买妾。东坡作诗有「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鬓毛苍」句。古今诗话钟情如二张，无乃甚矣。然当樽俎言欢、铅华佑饮，正吾辈嘲风弄花，可藉以鼓荡神襟也，乃或以老大自伤，或故示以高年硕德、岸然操一副尊宿面目，能免方头诮耶？辍耕录载：龙鳞州先生过福建，宪府设宴，命官妓小玉带佐觞。酒半，宪使举杯请曰「今日之欢，皆玉带为也，愿先生酬之以诗。」时先生负海内重名，雅畏清议，又不能违宪使之请，遂

书一绝云「菡萏池边风满衣，木樨亭下雨霏霏。老夫记得坡仙语，病体难禁玉带围。」于是举席称叹，尽欢而散。观此，可以想见昔贤风致矣。

南华列御寇篇：齐人之井饮者相掙也，郭象注云「夫穿井所以通泉，吟咏所以通性也。无泉亦无所穿，无性则无所咏，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识穿咏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郭氏斯言亲切有味者已。

罗长源论乐云「三五以降，醇浇而伪，璞散而器，不过纪铿锵、着节奏，俶诡殊瑰，为弥文烦饰。」予谓今之自诩能诗者亦如之。又曰「不神解嘿理，而持器数以为正，祇以惑也。」予谓今之读古人诗而斤斤索之字句格调间者亦如之。又曰「莫不鲜然寤、犁然契，舍其故而趣于新。」予谓即诗之极则也。是谓之可以兴。

偶阅董玄宰书法雅言功序云「始也专宗一家，次则博研众体，融天机于自得，会羣妙于一心，斯于书也，集大成矣。」即予常时论学诗之旨。是故诗既大成，则渊深浑穆，不可名以一家。至于因境随时，触乎兴，流于笔，时而雄胜，时而冲远，时而丰融朴茂，时或峭约新奇，或珊珊娟朗，譬犹尘外神仙，统其所作观之，亦若迥非由于一手者，则又无可无不可之说也。此在作者不自知，而观者忻忻各得其性之所近，仍莫窥其诣之所极。盖其诗不患无传矣。世有其人，为之执鞭忻慕焉。

予尝共友人论诗云「诗太工则不工。」友愕然。予又曰「有目共赏之诗，非可赏之诗。」友曰「不解子之谓，岂不工则工耶？不见赏则可赏耶？」予曰「又不然。太工则修饰功多，恒至失其初意，不工也。共赏则见之浅者固谓之佳，其见之深者亦不得不姑谓之佳，非可赏也。今试取风骚及十九首以为言，或且疑为欺人语。但即陶谢两家观之，并峙千古矣，而读谢者多，读陶者少，究之谢逊陶也，尤千古明眼人翕然一词也。而予更谓非止逊陶一筹也。虽然，未可为初习诗者言，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友人默然。此二十年前事也。乃陆放翁云「诗欲工而工，亦非诗之极也。锻炼之久失本指，斫削之甚伤正义。」是昔人有先我而言之者矣。兹偶于何君墓表见之。

放翁晚年有句云「客从谢事归时散，诗到无人爱处工。」又「外物不移方是学，俗人犹爱未为诗。」可谓名言。但世俗学者鲜有不读放翁诗。即此两联，国朝才子袁氏学得烂熟矣，惟袁生平学陆，遂至才名噪于一时。况有不爱放翁者哉？而推袁者谓袁渊源香山，即袁亦尝自谓与白不谋而似，然乎，岂其然乎？

杨诚斋序王正夫三近斋余录云「其诗如：身闲更得凭陵酒，花早殊非爱惜春。秋生列岫云尤薄，泉漱悬崖路更悭。置之江西社中，何辨？」予按秋生一联，上句犹未近江西也。最可怪者，宋人往往不讲浮切，即凭陵、爱惜，殊未

谐声，春字略救之耳。然不特宋人，迄今尤甚焉。夫是以声律之难。

张佑淮南诗云「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禅智句殊新雅，盖扬州烟花之地也。此人所不能道。

刘后村曰「临川汪信民从吕荥阳学，故紫微公尤推尊信民。其诗云『富贵空中花，文章木上癭。要知真实地，惟有华严境。』盖吕氏家世本喜谈禅，而紫微与信民皆上禅学。」式钰按，文章木上癭五字，亦未经人道东坡云：木有癭，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

李长吉雁门太守诗「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韩昌黎取之。王安石曰「是儿言不相副也，方黑

云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也？」殊不知地高气迥，雁塞连山，岩云断续，俄顷间阴晴率无定态，而秋为甚，岂泽国光景比乎！顾坳如安石，且见之论诗哉？至如杨升庵，谓凡兵围城必有怪云变气，或本颓云之说，从而傅会。近又见钱塘王琦注长吉诗，谓秋天风景倏阴倏晴，何岁何地无之。亦就仿佛而言，俱非阅历确谈。

按李义山长吉小传云「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暮归，太夫人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故安石有是儿之呼。然亦太嫚昔人已

长吉春怀引：蟾蜍碾玉挂明弓，捍拨装金打仙凤。打仙凤，注家未详所出。钱塘王氏本李义山诗：拨弦惊火凤，火凤者琵琶曲名，贞观中裴神符所作。打仙凤或即惊火凤之意？式钰按：义山用事深僻，语工而意不及，昔人病之。故曰「诗到义山，文章一厄」。而议长吉者，但谓之牛鬼蛇神，不知义山之病，固长吉先之也。利瓦伊楨曰「胸有万卷书，笔无半点尘。」王思任曰「冥心千古，涉目万书。」方拱干曰「直欲穷人以所不能言，并欲穷人以所不能解。」统观诸家之论长吉，知它蓄富而不涉奇奥，大抵难焉。天地间不可无此才，无此体，顾篇章以平夷恬澹为上，怪险趋蹶为下，如珊瑚钩诗话云。则尤印予心矣。

史言薛道衡每至构思，必隐空斋，蹋壁而卧。杜少陵诗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踢里裂。」两踢字皆趣。

诗用强半，言大半也。软半，言小半也。

段柯古诺皋记载孟不疑诗云「白日故乡远，青山佳句中。」此正超超不食人间烟火语

渔洋诗话载：朝鲜使臣金尚宪蚤春绝句云「王滩流水绕江涯，江上松林是我家。昨夜梦寻乌石路，山前山后蚤梅花。」又尝有句云「三秋海岸初宾雁，五夜天文一客星。」观此，知海国人文未可易视。五夜句逊上句。

杨升庵谓：杜子美滕王亭诗「春曰莺啼修竹里，仙家犬吠白云间」，予尝怪修竹本无莺啼，后见孙绰兰亭诗

「啼莺吟修竹」，乃知杜老用此也。读书不多，未可轻议古人。此升庵薄子美、厚孙绰也！子美言之不足信，孙绰言之始足信？孙绰又本何书欤？且诗境贵真，使其时莺非啼竹而强言之，谓前人曾有此说，特因袭而已；前人有此说非有此说，而我自目击其境，斯言之正亲切耳。吾且谓子美当日，有目中之莺啼修竹，而不必有孙绰之莺啼修竹，可也。固哉，升庵之言诗也。

升庵曰「文道也，诗言也，语录出，而文与道判。诗话出，而诗与言离。」而予更谓：律体兴，而诗之道废。夫三百篇与楚骚与十九首，未尝排对求工，抒写性灵，何等蕴藉！后世律体盛行，争以精巧见长，往往有出无偶，意为辞窘。乃不免易其意，另搜字面话头。其或欲为一诗，先求队仗工丽，再装起结；其或平居观书，时遇有某典可对某典，爱其工妙，拉缀成篇，是又因辞为意，本不有诗而强之有诗。于是短钉涂饰之风炽矣。凡此作者，不自惭其丑，观者相与标榜，亦不以为陋。盖所以道性情者，蔑有焉。故为诗取真，古体易真，近体难真，即古体中散行者易真，排比者保无失真处。予尝谓陶谢并称，而谢究不及陶，职是故耳。昔马援往蜀观公孙述，援与述旧同里閤相善，而述盛陈陛卫延援，援以为子阳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井底蛙耳。乃到洛阳见光武，在宣德殿南庑下，袒帻笑谓援曰「卿遨游二帝间，今见卿，使人大惭。」援顿首曰「前见述，陛戟而进臣。今陛下恢廓大度，知帝王自有真也。」窃以论诗者有文渊衡人之识，是诚可与论诗矣。大抵古体中有对句，得之适然，仍自活泼泼地，原不碍为佳，故后之律体有偷春格，转谓高致，亦取真也。世谓古体难律体易，须知作律诗一气挥洒，声情兼至，运典属对，意到笔随，而真自在。斯诣也，必聪慧绝人、胸储万卷而后可。古来能几人欤？然则予谓诗之废于律者，非律之不足为诗也，大都废其真，故废诗耳。

杜子美咏怀古迹明妃冢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予以为黄昏二字着边际，缘此老太讲声律。黄昏、朔漠，欲不差浮切也。或曰「惟黄昏，则下联月夜魂有根。」予曰「不然，非黄昏下句亦好。盖魂归宜于月夜，月夜二字为魂归起见，非突也。杜老读书万卷下笔有神，乃拘于声律，致不免凑搭处可议。何律体之难欤！」

律诗不参以古诗之朴茂真挚，古诗不带三百篇之温如穆如，纵极切劘功到，非雅人深致。然未易求之宋以下也。

初盛唐之诗，真情多而巧思寡，神足气完，而色泽不屑屑也。晚唐意工词纤，气力弥复不振矣。明冯元成云然。自是的评。

诗文忌剿说，戒脱击，固已。然所作既伙，其中格调、字句，保无一二偶

与前人相同相似处，览之者不统核其人生平本领，辄指一二以诋排之。新学鄙生全无识鉴，大雅笑焉。其有以己之所撰，后来适见前人集中有略相同或相似处，以为嫌而易之，亦属拘于私见。陶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至今无或议之者。其生平佳构，固不仅此，知非剽窃也。予曾检平昔所作，光州南湖观荷，前三语与宋牧仲雪后夜坐相类，是盖曾见牧仲诗，既久不忆，下笔时忽奔赴而来，正似蹈袭。因略改之，厥后悔其多事。又自题元岳听松图，后见苏长公外记僧守诠诗，末二语亦正相类，且各五言六句。不胜惊讶，至今听之。未审稿中尚有类于昔贤者否，是在明眼人鉴之焉。

近见诗人某与友论诗札，谓诗之贵新，一诗中旧七分、新三分为恰好，新居五分，则失之。此说殊令人闷闷。不识所谓新者，何等之新，乃以分数言之？又不识分数如何判得？此朱子所云「务为闪倏滉漾、不可捕捉之形，使人茫然者也。」试以新之义言之，譬之于人东家育一子，头角峥嵘英姿焕发，习见之，不啻旧焉；一旦见一西家子，亦头角峥嵘英姿焕发，而觉不同于东家子矣，新矣。又如东家娶一妇，曼颊皓齿修眉鬓发，习见之，不啻旧焉；一旦见一西家妇，亦曼颊皓齿修眉鬓发，而觉不同于东家妇矣，新矣。何哉？新其神，非形也，第犹是男子妇人而已。人如是，物亦如是。文人之寸毫尺简，喷泄一元，挥斥八极，取成于心，寄妍于物，极之千变万化，而不离其宗，类如是也。虽十分其新，何害？安有三分之限欤？韩昌黎曰「惟陈言之务去」，谓务去其旧，乃全得其新耳。大抵新其理意为上，新其机趣次之，至如尖新之新，诗之偏；生新之新，诗之面，无甚高论。然则某老于诗者，其所谓新，非新，殆怪也。怪到五分，譬之于人，则固近魔近厉且近泉羊罔象等物矣。失之矣。顾奈何怪也而新之？

诗境到澹到老，只可自喻自悦，不可共喻共悦。共喻共悦，不于新学时流遇之。

凡友朋赠答诗中，称美人，本邶风西方美人。又称佳人，本东漠光武见陆闾叹曰「南方固多佳人」。家语孔子遭程子于涂，取束帛赠曰：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汉书：魏桓范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犊耳。

直方诗话：司空表圣：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吾尝游五老峯白鹤观，然后知其工。但嫌寒俭有僧态。窃以咏僧门景，嫌僧态，却当为何态？此二语，又何以谓为寒俭？其以幡坛二字耶？不然之论矣。是盖由坡翁先有一个僧字在其胸耳。觚剩：吴东里，崇祯末以诸生负重名，后隐于医，有中秋家燕云「大烹豆腐瓜茄菜，高会荆妻儿女孙」，句法奇创。窃以词人自恃老境，往往多率，作此二语，以粗鄙为豪健，是欺人之作。乃欺人者如是，受欺者又如是，良可怪也。全唐诗话：于鹄居江湖，有赏花诗自述云「三十无名客，空山独

卧秋」，岂以诗穷者耶？诗曰「老大看花犹未足，沿江正遇一枝红。日斜人散东风急，吹向谁家明月中？」窃以明月共者也，而曰谁家明月，一诗之妙在此。但三十可大不可老，或五十之讹耳？三条卢东园古今话诗选隽采之。式钰盖妄论之。

或曰「三字经老苏二十七，亦言老矣。」予曰「对下文八岁七岁言耳」

或谓予曰「董文敏书法雅言，始也专宗一家，次则博研众体。子尝取以论学诗矣。杨氏丹铅录言：近有士人熟读杜诗，此人诗必不佳。宋章子厚日临兰亭一本，东坡曰『章七终不高，从门入者，非宝也。』绎杨氏之论，子不与之相左乎？」予曰「然，凡人抱其聪颖，谁肯跟他人脚后盘旋？所谓焉不学亦何常师也。鄙见本然，第不得为大概学诗者语之。况始宗一家次研众体，则入其门仍出其门，是及其成功，与不从门入一也。世之天资迈异者，几人哉！」

淮南子：兰芝欲修秋风败之，曹子建朔风诗：繁华将茂秋霜悴之，人知子建二语佳，而不知其椀脱淮南，然淮南亦本文子：丛兰欲发秋风败之。又按张平子思玄赋：冀一年之三秀兮，遁白露之为霜。同一意。

杜子美送韦评事云「鸟惊出死树，龙怒拔老湫」，出死怒拔老五字，俱警。然拔字尤不易。

东坡曰「吾于诗人无所好，好渊明诗。」式钰谓：吾于诗人无不好，尤好渊明诗。吾于诗人诗，各有好有不好。有好无不好，惟渊明诗。

予向论诗之新矣，一学徒请其详。予曰「其例难以悉数，赋即家弦而户诵者，略举数条焉：汉乐府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言当及时策励也；魏武帝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言虽过时，犹当策励也。是新。梁武帝诗『女儿年纪十五六，窈窕无双颜如玉。三春已暮花从风，空留可怜谁与同？』无人见怜，不早嫁也；捉搦歌『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计。』此又言其亲之论家计，不早嫁也。是新。唐张潮诗『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犹未还。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言其所在无定，可悲也；陈陶诗『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言其所在有定，愈可悲也。是新。崔鲁诗『草遮回磴绝鸣銮，云树深深碧殿寒。明月自来还自去，更无人倚玉阑干。』烘托在先，正意在后也；韦庄诗『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正意在先，烘托在后也。盖同一意，只一调度，转觉余味曲包矣。新矣，与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一诗同，然人面桃花，分承旋折，尤觉敏妙。杜审言诗『知君书记本翩翩，为许从戎赴朔边。红粉楼中应计日，燕支山下莫经年。』燕支山，塞外妇女藉以颜色也。谓不妨在燕支山，但勿迟归耳；孟郊诗『欲别牵郎衣，问郎游何

处。不恨归日迟，莫向临邛去。』临邛，卓氏女奔相如者也。言不妨迟归，但勿往临邛耳。一倒转说，情似宽，意转深矣。新矣。金元日能诗『天上琼儿白玉肌，吴妆约略更相宜。认桃辨杏由君眼，自有溪山风月知。』此咏红梅寄托，言当自有知之者，慨无知音也；元好问云『共笑诗人太瘦生，谁从惨淡得经营。千秋万古回文锦，只许苏娘读得成。』此自题之作，乃言只可自知耳，亦慨无知音也，新矣。明刘基诗『白露下玉除，风清月如练。坐看池上萤，飞入昭阳殿。』指其地而怨想之也；王旬诗『南风吹断采莲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云房三十六，不知何处月明多。』此更不得指其地而怨想之也，新矣。金诚诗『江路悠悠江水长，孤鸿啼月有微霜。十年踪迹浑无定，莫更逢人问故乡。』言虽有家不能归也；王问诗『城柝声声夜未央，江云初散水风凉。看君已作无家客，犹是逢人说故乡。』此言虽无家，犹愿归也，新矣。李攀龙塞上曲云『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断接长安。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此在他乡看故乡之月，伤怀也；其明妃曲云『天山雪后北风寒，抱得琵琶马上弹。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此乃他乡之月，犹看作故乡之月也，尤伤怀矣，新矣。国朝董以宁闺怨云『流苏空系合欢床，夫婿长征妾断肠。留得当时临别泪，经年不忍浣衣裳。』；陈学洙悼内云『簇蝶金泥杳不存，空箱颠倒月黄昏。牛衣一挂浑无恙，犹有当时对泣痕。』一言己之泪痕，一则言彼此之泪痕，感愈深矣，新矣。至于言景得理趣，言理及景物，无不新，反不觉其新，则其品尤高。如杜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宋李师中云『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苏长公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朱子云『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国朝查慎行云『栽花覘土知肥瘦，种树因材识苦辛』，是已。凡此苟触类引伸，神明而变化之，自有无穷出新鲜，勿徒屑屑取料，讲字面话头，令人一览无余味也。

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此文选典论论文语也。不意魏文帝亦知为是论。

沈休文谢灵运传论，历举周之屈原宋玉、汉之贾谊相如王褒刘向扬雄二班崔骃蔡邕张衡、魏之三祖陈王王粲、晋之潘岳二陆孙楚王赞殷仲文许询谢混、宋之颜延年谢灵运数十家，各具品藻已，自余多人，原难备述。顾汉魏以下人品文章，渊明称冠，而未之及，何耶？其篇终云「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愈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细玩数语，或暗指陶公，不欲直表出之以压诸家，固未可知。信然，则休文之立言含蓄也。

昨庚子秋，于秦淮旅次予友张筱峯处，见金坛于桐华诗一卷，多新警语，聪明而善用心力者。闻桐华家贫，以诸生，年未三十卒，诗多散轶，斯卷止

三十余首，少古体。没后，其族人晓湘收拾汇抄，付江阴缪少微，少微又惓惓付筱峯。筱峯将梓之，恐无传也。时余匆遽，但记其金山一联云「人争高浪立，秋借别洲看。」颖拔秀出，每一忆之，为变蹕奋迅，吟叹不能已。其诗境大都类是。近闻梓垂竣，盖可行世矣。悲夫，桐华令天假数年，由斯陶而化焉，渊其神、冲其度，必高风胜诣，有莫更攀者。奈何降之才而夺之寿欤！然求之近人中，其诗已不多得，乃其族人晓湘及同侪少微、筱峯之谊，就不易觐。昔华亭李亦吾追悼友萍有句云「诔文昨自先生妇，遗稿归于后死朋」，自注：近予辑其诗文，诵此二语，益复慨然。筱峯亦华亭人。

近人于乡会试，将届悬榜，每诵陈陶陇西行云「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沈痛之至。国朝翁叔元下第出都七律，末云「弃妇可怜身已去，向人犹整嫁时衣」，乃尤堪泪下。千古绝唱矣！

刘让宗着诗经叶音辨讹一书，精深允当，信乎未许浅人问津。兹取其三十六母图论，节录于后，是固显而易知，窃以为初学诗者宜先了然于胸云：

角音：见纯清 溪次清 羣半浊 疑全浊

征音：端纯清 透次清 定半浊 泥全浊

次征：知纯清 澈次清 澄半浊 娘全浊

宫音：邦纯清 滂次清 并半浊 明全浊

次宫：非纯清 敷次清 奉半浊 微全浊

商音：精纯清 清次清 从半浊 心次清次音 邪全浊

次商：照纯清 穿次清 状半浊 审次清次音 禅全浊

羽音：晓纯清 匣半浊 影次清 喻全浊

半征：来

半商：日

音有自清入浊者，有自浊转清者，影母为羽音，次清夹乎匣喻两浊之间，其声响始达。不独影母，即心审二母亦然。使心前无从，审前无床，则次清次音便转不出。影之为音，似高于晓，犹心审似高于精照。然终不以次清次音驾乎纯清之上，而从邪床禅归于一处者，其机不顺，而其声不达也。今音韵家竟以影晓匣喻为次，殊失古人作图之意，且羽音可改，则商音何以独仍其旧？◎三十六母分配五音，窃谓古人作图，拟诸四时，故角属木，其音有四，于时为春；徵属火，其音有八，于时为夏；宫属土，其音有八，于时为夏令之终；商属金，其音有十，于时为秋；羽属水，其音有四，于时为冬。半征半商各一，则以闰位终焉。◎半征者泥之余，半商者禅之余。◎呼疑则舌缩却，呼泥则舌抵齿。七音为纲，四等为目，清浊为权衡，开合为门户。◎开发收闭，谓之四等，上二等其声粗而洪，下二等其声细而敛。不审等子，凭空翻切，疑似

差谬。故一标一射，须针锋相对。

宋白曰「合口通音，谓之宫，其音雄跟洪洪然。开口吐声，谓之商，其音锵锵仓仓然。张牙涌唇，谓之角，其音啞啞确确然。齿合唇开，谓之征，其音倚倚巖巖然。齿开唇合，谓之羽，其音诘诘吁吁然。」案：吁平声。

见溪羣疑，角也，牙音。端透定泥，征也，舌头音。知澈澄娘，次征也，舌上音。邦滂并明，宫也，重唇音。非敷奉微，次宫也，轻唇音。精清从心邪，商也，齿头音。照穿状审禅，次商也，正齿音。晓匣影喻，羽也，喉音。来，半征也。日，半商也。半舌半齿音。

武进汤纬堂公炙砚琐谭云「妙取筌蹄，弃想高妙也。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自然高妙也。一字百炼，一语百讽，兴有微会，纬无几音。贪使事好持论者，恐终身不解。」式钰谓：贪使事，好持论，已非上乘。乃至使事而以奥僻示异，持论而以傅会争新，揆诸风人之旨，毫末不存，愈可叹也。明冯元成雨航杂录云「末世之诗不以明志，至乃酒食征召、刻烛分韵，岂感物之义！」式钰谓：分韵已属勉强，若夫和诗而次韵，次韵且连篇，连篇未足多而至有所谓倒步原韵、搜典征事，焦其心力。阅之者但觉牵凑支离，曾不知其主意安在。诗之一道，几于扫地矣。见冯汤二说符于鄙意，故申言之。作诗者庶几取法乎上焉。纬堂公讳大奎，乾隆五十一年宰福建凤山县，以台匪死节，得恤典。即今雨生都督令祖也。炙砚琐谭本十二卷，补遗一卷，携海外，没于贼。兹行世者三卷，摭拾残本耳。

纬堂公嗣君与竹先生，讳荀业，随父殉难，并邀旌典，祀忠义孝弟祠。亦工诗，稿毁于兵燹，读其近刊弃稿九日同人登太平寺塔至舫舟亭访菊云「疎钟响入云，高树风贯斗」，窃谓如先生者，义薄玄穹，而诗振金石，即可以先生斯二语赠先生也。闻先生著述尚有手录琴学入门、浣薇集藏于家云。

炙砚琐谭载：沔阳州牧黄某，宛平人。一年家子赠以诗，有「燕台声价黄金贵，郢水讴歌白雪清」之句，黄艷然曰「若以我贲郎出身，故相诮耶？」予以郭隗事解之，然终未释然也。于此见操翰之难，非读书人，尤不宜轻投笔墨。式钰庚子岁省试，有淮安席某，见予稿中「借问同调谁则賡，读书大抵矜科名」二语，喷有后言曰「胡某自高位置。果卑视科名，何亦千里来此也？」或以语予，予曰「读书期济世，非科名无以出身。第世有一得科名，遂傲睨一切，不屑同调于素相知，予固觉其矜之无谓也。初非薄科名也。且今席某亦只一衿己，不韪于予如是，倘异时科名到手，其为矜也何如矣？」或又曰「此人素不容人。」予曰「虽后是，亦予好翰弄，而于出语疑似间，复略不自检也。」昔人句云「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所以劝友慎言，弗贪吟也。「莫向沙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劝之避嫌也。当援以自惕。因见燕台

黄金诗事，辄书此。

刚中带柔，和也；柔中带刚，和也；刚柔适洽，和之至也。古者因凤制律，因鸾制铃，取其和耳。法华经偈颂圣主天中王迦陵频伽声，注谓：迦陵频伽，妙音鸟。鸟未出声时即发音微妙，惟佛音类之，故以借况。所云音之微妙，得天地之元气，全天地之元音，中之发为和也。华音三十六字母，纵为四声，横为七音，盖宫商角征羽，加以半征半商，配四时，终闰位，犹玉烛之和也。说者谓本于梵音四十二母，于以见佛音之妙，正在和，所以流传中国。三百篇特首关雎，开口即关关，注云：雌雄相应之和声也。作诗者不屑讲个和，而好佞屈聱牙，不审其何取棘不上口为？

诗传云「在轼曰和，在镳曰鸾」，疏云「和亦铃也，以其与鸾相应也。」按埤雅：鸾鸟雌曰和，雄曰鸾，上古之时，鸾舆顺动，此鸟集车上，雄鸣于前，雌应于后。后世作和鸾以象之。又按鸾舆之鸾，亦作銮，鸾口衔铃也，故从鸾从金。

事竄万有弄人，采心之常。嬉笑怒骂，惭无文章

京师衣帽等物，视诸王府以为式，谓之内造样。外省效之为新样。然行至苏松，必须数年以外，而京师往往又变样矣。予在京时，遇一苏郡客，新来应礼部试。行李绚烂，仆从豪侈。初出门谒客，诩诩谓予曰「敝衣合式否？」予曰「子记卢氏杂记中织锦人诗乎？诗云『学织锦绫工未多，乱投机杼暗抛梭。莫教宫锦行家见，把似文章笑煞他。』」客曰「予所携服色，是吾苏新行京式，岂不合耶？」予曰「如今花样不同。」亦织锦人语

古之妖冶妆点乖常，取名尤恶。后世转以为法，谓易夺目也。妹喜冠男子冠，今辄见女子十五六岁尚然。后汉梁冀家为堕马髻，今女子髻髻多有在一边者。又有齟昔踣齿笑，今妇女笑有撮口若齿痛者。晋惠帝时妇女用金银瑇瑁等为斧戈戟以当笄，今乡里妇人仍有用之者。齐东昏宫中作散叛发，反发根向后，今有呼作散盘头，而为燕尾于后者。其金陵女髻向前者，亦谓之抛根儿。唐时内人束发极急，及蜀人效之，时谓之囚髻，今吴中村妇谓之捩紧头。又其时京都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之抛家髻，今吴中谓之鬚髻，亦云凤头。又妇人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今吴中妇女更为乌其齿，谓之焦牙。

吴俗元旦忌扫地，取积聚不扫荡意。干宝搜神记：商人甌明过青草湖，湖神邀归，问所须。有一人私语：君但求如愿。明依其语，许之。及出，大呼如愿，一少婢也。至家，大富。后岁旦，如愿起晏，鞭之，如愿钻入帚中，家渐贫。故今岁旦粪帚不出户，恐如愿在其中也。据此，是忌帚之出户，非忌埽。世俗相沿既久，又附会之耳。

倡俗作娼，谓女伶也，妓也。不知倡乐人也，兼男女言。史记外戚世家

：李夫人兄延年，以音幸，号协律。协律者，故倡也。按幸传：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介汉书东方朔传：时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穷。礼乐志：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

今人登记一切日用出入簿本，曰账。按前汉武帝纪：明堂朝诸侯，受郡国计。注：计若今之诸州计帐也。盖计簿也。则账本之帐，正应从巾从长。其易巾为贝字，书所无，当是嗜利之徒妄撰。

管子七法云「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犹左书而右息之。」左手为书，右手从而止之，则无时成书世奇

左书，本此。

都中戏园，以苏班、徽班为贵尚。年幼旦之美者，称为相公。词人韵士及纨绔贵游，多溺惑焉。予客京时，闻若辈声价已较二十年前大减，然每一侍酒，在座者犹须人赏白金二两也。吾郡倪友方壮，到都应举子试，有苏旦朱四芬者，年十四，与徽旦中至美者刘爱红，京城并称第一花。因刘长一岁，人又呼朱为亚红，倪狎之。一日倪宴客，予亦在座，朱来佐觞，明眸皓齿，约态柔情，烛下谛观，不异处子。命之歌藏舟剧山坡羊一曲，一客撮笛，一客调笙，予亦乐为节板。起句云「泪盈盈做了江干花片」，盖此曲本哀感者，而朱才启朱唇，目予嫣然微笑焉。歌毕，予为口占一绝以调之云「看花灯下爱花明，花为人看花有情。粉面春风年十四，樽前笑唱泪盈盈。」朱曰「殆谓歌此曲不应笑耶？」因又唱跌包剧红衫儿一曲，嫩喉凄利，神色惨至，合座倾听，不觉泣下交颐。倪乃前抱之曰「勿再唱矣。」予私心窃叹此辈之果足溺人也，倪橐费三千余两，旋罄。复南归得二千余两来京，昵朱益至。朱倍妮妮。越一载，倪由此得疾，不三月遂亡，而家已荡然矣。然得疾后，朱仅一往视之。

鬼仙降乩语，有不遽悟者。予幕游晋省，既久不归。一日往友人处，正设坛扶箕，时予体羸多病，密书片纸云「乞一调卫良方」，即躬诣坛前，再拜焚之。扶乩者不知所问也。乩降书云「静养为佳」。又焚片纸，问何年月日得稍润行囊回家。降书云「君问回家，不言可知。当回而回，便是回时。」予固骇乩之有灵，又怪其语近滑稽，众亦不解其义。尔时予本在一州署司笈割事，越数旬，有权篆刺史来，食肉忌猪，询是汉回裔，仍延予司前事，颇相契合。两月余瓜代已毕，馆谷外厚有资助，欣然便作归计。乃就道之日，即刺史登车回本任焉。由是悟乩仙之语为妙也。亦殊谑弄人矣。遂于祖席上谈及之，众为之拊掌大笑。

乩仙诗恒佳。近有召诸乩仙，既到便书一绝云「兰有秀兮菊有芳，兰馨桂馥不同香。道人为爱秋光好，特控青鸾下草堂。」予闻之曰「起句成语已见芳字，二语乃重以馨馥香。仙家诗亦不无拉杂耶？」一友人曰「仙亦人

之羽化者。其在尘世若何学力，则其仙也亦如之。既仙而犹学，仙与仙之境诣，固仍有不同也。」予以为不愧儒者之言。

常山磁峡口外有孙姓者，馭骡经纪。家有两骡，为人载货，不限远近。蓄一大狗，高三尺余，小儿尝作马骑，孙与其妇爱养倍至。某年二月孙出门，随之往，屡咤不回。日复一日，乃至千余里，每晨行在骡前后左右。一日天明不见，欲返寻之又不便，怅恨谓失此狗矣。越腊月某日，孙不在家，黄昏，妇闻爬门狗号声，似前狗，启看果然。狗绕妇跳舞不已，复从所居两间屋内徧走号叫，寻孙也。喂以麦饭，若未暇食者。顾狗已憔悴瘦甚矣。邻人目为千里狗。旋病卧数日，绝不食，仅余一息。孙忽回家，见狗为欣戚交加。狗目注孙，强起泪泫，号数声而毙。予时客云中闻之。今忆其事，因喟然曰「甚矣，狗之恋旧主也。岂无留而蓄之者？狗固不愿。路既迷，一年之间，东奔西窜，山千水万，卒耐困而归如是。殆亦造物者有以鉴其诚，而导之毙于家者欤？」

杨升庵云「熊行山中数千里，悉有踰伏之所，谓之熊馆。虎出百里外迷失道路。」然则此狗胜于熊虎矣

上海县蒲汇塘虹桥西一村妇者，夫不在家，得癡症。其孩约二岁，一日谓儿不肯长大，将芦管置儿谷道，力吹之，腹胀膨脝，遂毙。越日邻家孩死，置棺野地，妇傍晚往开棺，取孩尸生啖之。携骨回家，其夜癡即愈。邻人亦无如何。妇食尸后甚充肥，至今尚存。

据此知世谓害症者，取荒冢髑髅囊置枕边，可即愈。信也。病鬼亦畏凶人如是？少陵尝诵其诗：手提髑髅血一语，愈客症

法华镇西北潘家舍，乡人唐友臣一日出门索债归，肩钱千余。经一村溪，木桥堕水，水及胸，未远滩也。殫力不能上，咄咄嗟怪。立半晌，取所肩钱抛于滩，觉遂有拽其足沈中溪矣。时村人持竹竿来救，此竹向未削根，根棘涩，入水适穿唐裤裆，手旋其竹，裤紧绞竹根，力拖唐起。喘余一息，幸而免。须臾，救者有一儿数岁，无端仆于地，口流血沫，狂呼云「吾苦守三年，幸得替者。今且力挡，又将累吾三年乎。」盖曩曾有死是溪者，正三年此日也。爰具香币酒肴祷之，儿渐瘳。唐时五十余岁，及八十余而故。因思溺鬼为祟，三年瓜代，江东往往有之，不足异也。但如唐之肩其钱，立水中无恙，弃其钱便没，此理不可解矣。岂鬼亦难与有钱人争耶？潘家舍在上海县二十八保七亩

世俗物用，都以自洋来者为贵，故市井射利之徒，无论物产何地，美其名则加一洋字，示珍也。更可笑者，贵游豪侈，一切奢丽生色，亦争艳之为洋气云。然洋货之美，多耳目玩好，无甚益于日用，要皆西域回纥及绝域诸国所产，半近西海，统谓之洋耳。予尝观乾隆间椿园老人所著西域闻见录，知之。其谓所著，类皆实有据。

唐韦后妹为豹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辟魅。今婴孩因用虎头枕。

今学院试牌示例不给烛。按晋长兴二年改令昼试，窦贞固请复给烛。又按容斋随笔曰「白公集云『进士例许用书策，兼得通宵。知唐试进士许挟书见烛』。」改斋漫录曰「本朝循周制，不许见烛。」又按真宗景德间诏，进士就试，不许继烛。继、见、给，盖一音之转。

犯死罪立决者，今京师谓之热。按长编，宋赦书曰热勅。凡作书画规仿前人，则曰抚某笔意。按：摹、摸、模、抚、撫，古通用。前汉高帝纪赞：虽日不暇给，规摹宏远矣。韦元成传：其规抚可见。后汉蔡邕传：正定六经文字，邕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或作抚，亦作摸，唐书李靖传：靖五代孙彦方家藏高祖太祖赐靖诏书数函，上之，文宗敕摸诏本，还赐彦方。

考模又为木名，淮南草木谱：模木生周公冢上，其叶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以色得其正也。楷生孔子冢上，质得其直也

凡书画诗章酬应，有就正、乞正等语，每用政字。按丹铅录：王羲之先讳正，法帖中以正月作一月，或作初月，其它正字，悉以政代之。

俗以碎鳖和菹，埋地成鳖，谓之种鳖。并菹与猪肉忌同食。又闻蜀中有蜈蚣蛊、蛇蛊等药，以杀远方私夫之背约者。盖埋或有之，郝楚望曰「淮南冥览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当作扮肉，死畜之肉，以药扮之，可令复生。后世误作奔月耳。说见通雅」。特予又见世有菹肉同食者，是正无恙。

舟子每着兜裤，亦名牛头裤，套之裤外腰间，并衣裹束之，便于操作。司马相如亲着犊鼻〈巾军〉，与佣保杂作，当即此。但今用开裆。广雅：〈巾军〉无裆，谓之〈衲突〉。急就篇注：合裆谓之裈。是今用者，〈衲突〉与裈小异。小儿开裆裤以便大小遗，犹是也。俗呼〈衲突〉为兜声，近沿讹耳。〈巾军〉音昆，〈衲军〉、裈、裈通用，〈衲突〉音凸

今僮子服三年丧，百日后蓝丝帽结，结下垂穗，布履则为蝴蝶环头，盘压白绦。一切佩带，虽从缟素，其为穷巧极靡，与凡不服丧而奢侈者同。至妇女头饰，尤婴珠缀玉，金翠兼之，吾徒有恶之者。予因戏谓曰「晋书都人簪柰花，云为织女带孝。带孝簪花，知古之人亦未尝不爱俏也。」盖茉莉色白，北土名为柰云。

吴中女红，挑别于绣者，以色丝刺纱罗绢葛等，纹孔成花样，行针长短有定，不随意跨纹也。李贺染丝上春机诗：为君挑鸾作腰绶，愿君处处宜春酒。即挑绣之挑。今京师云捺腰绶，腰带也，非印绶解

东坡石鼎诗云「铜腥铁涩不宜煎」。古人茗饮，辄讲汤器，以汤沃茶，谓

之庵茶。庵读入声，半卧半起病也。今吴中称猝泡。然小家不能另办炉铛、茶灶，虽客来，亦只洗饭锅或羹釜以烧其水，犹是茗也，不可向迩矣。予家寻常客至，往往急需茶时，亦于饮食釜内煮水，取速也。饮之却与陶器所煮不别，何哉？正当水熟沸腾，持净器于中间高腾处挹取之，则一切油腥铁味消散殆尽。此法予室人尝品而得之。吾辈寒峻，鲜有知者，书以为曝背献。

泡，疑泼之讹。东坡与姜唐佐书：取天庆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犹宋济对唐德宗：鼎水方煎，自可泼之云。

吴淞潮汐由海，势湍，怒东黄浦西淀湖二百里许。道光初，新泾金村老者，夏月贸货他所，归时行至江浒，黑云天暝，暴风地惊，四闻蜚屋折木声，身飘忽，双足不撑。知有龙过也，踢于岸侧，握草屏息半晌间。雾霏氤氲，见百步外挂空，青龙半身，着水之面，触鼻异腥，鳞大于钲，张翕不停，而水飞如抽，蓬蓬上腾半空，零落水点斗大焉。是日潮信正旺，本极浊而转清。须臾龙又彷彿作一梢然，江中顿涸数丈，水断为两。龙不见，砰然一响，水花半天如蠓，而水断又交矣。水之浊如故焉。老人脚软口喏，乃四顾眼花。旋又雷霆闪电不啻。匍行回家，梦寐见龙而哗云。至今此老谈及之，面墨。予尝诗以纪之。

光州治即古春申君宅，中有桑干，大环五夫臂，高无算。旁有小庙，塑神像其中，曰树神，人有犯此树，必卧病，或徧体块礪极痒。无何予游豫，初至其署，署中人即以语予，必焚礼于庙。予唯唯，忘之。越一月，忽病伏枕，夜梦一长鬣丈人责予曰「老桑沐日浴月，守朴完真。阅世多矣，岂以为木不如人乎，若无覩焉？」惊醒，诘朝促仆香币禳焉，遂痊。然梦中人与所塑像绝不类。

忆在承德府旅寓，识一市井人，工书而昧文理，问予曰「每见书年月者，不明白直书，喜用隐语如某等字，令人闷闷。可得闻乎？」予举尔雅示之，又曰「奈难记何？愿筹一可记法。」爰缀为四歌，俾诵数过即忆，狂喜。后虽书钱货账面资产等契，必用之，亦令人歌歌。兹录其歌于左：

干：阙逢旃蒙甲乙并，柔兆丙兮强圉丁，着雍为戊屠维己，上章二字乃属庚，辛曰重光壬玄默，癸号昭阳十干成。

支：困敦为子地支首，赤奋若兮厥惟丑，摄提格则要推寅，单阏为卯义堪剖，执徐二字实辰龙，大荒落即巳蛇走，敦牂午兮协洽未，涒滩是申作噩酉，阍茂之与大渊猷，是维戌亥相居后。

月：月在甲兮乃云毕，乙橘丙修义不失，在丁曰圉戊曰厉，在己曰则庚曰室，辛塞壬终癸极名，尔雅月阳释一一。

又五言歌曰：毕橘修圉厉，则室塞终极，自甲数至癸，月阳尔雅释。附存

之

正月为陬二月如，三月缩兮四为余，五月厥惟以皋号，六月由来号以且，七相八壮九为玄，十阳以下乃辜涂。

正月得甲为毕陬，二得甲兮即毕如

予家近黄浦，水族之大者罕见，唯鼉则往往上滩，大者其背纵横可寻丈，遇有缚岸羊则吃之，无足异也。近闻新泾沈丈云「乾隆间浦有一商船，载米百余石，其日风恬浪息，正行间，恍惚闻舟后风涛声，回望水面如粮艘使帆叶然，一鱼扬鬣来也。排流呼哈，须臾逼船。鱼之长大两倍于船，飞颀昂首，船人窘怖股栗，谓无命矣。计无所施，亟将袋米掷下吞之，掷数十袋，鱼仍随船不去。适一载盐大舶来，唤救，因投包盐饵之，包三百余斤，鱼咽其三，遂沉没不复起，而米船幸免焉。越两日毙于滩，村人团集，剖取熬其油以上灯。肚中衣钮升余，知食人无算矣。旋闻于松郡提督某，欲观之，营人同村民百余，舁鱼头赴城，城门不能容，于城上设法进焉。各有赏。村有富农者，尝闻大鱼脊骨多明珠，因出重价给众，独有其骨，逐节解看，了无所得，作臼用而已。」如是鱼者，殆可谓之吞舟哉。然当自海中误入黄浦，非浦中物。沈丈今七十三岁，盖小时闻乃翁亲见之。

道光某岁冬，吴淞南岸，从他处来四贼，于八字桥夜盗华漕钱氏一新厝棺。一贼把铁具纔入棺缝寸余，拔之不出，摇之复不动。又一贼并力取焉，亦无能为力。时方四更，其镇巡更者觉之往看，三贼逃，一贼患脚疾被执，巡更者旋取铁具，易如耳。牵贼到官，责释之。其时陈四桥吴氏家素封娶妇，一载病亡，邻里众佣助殓毕，即舁置野地。是夜有二佣伙往启棺，鬼啾其旁。竟尽摘尸头银饰，上体衣脱去无剩。脱至红绡褻衣，极难，鬼啾甚。二人胆慑，仍百计脱得之，亦各筋疲力惫，用坏布一方掩尸下体而去。天明路人见棺开，奔告吴氏，即遣人往傅近各典铺儻之。二人果入某典铺，铺中人谛视衣物，疑之，侦者适到，拘送官，三日俱暴死。据二人云「自开棺取物到家到典铺，鬼响隐隐随之。」又青浦珠街阁地名一农家新死少妇，停棺野冢，有三贼夜往开棺，出尸于地。一贼最狠，衣脱至裤不下，二贼方憩堤边，云：试将尸腿提起如何。狠贼跪地，纔置尸脚于两肩，脚紧钩其颈，遂重若干钧，不可动。唤二贼，俱惧逸。相持至天明，路人见之，拘送官，毙于狱中。其二贼旋又获到，亦不例处焉。由是统松江一郡，数月间野外几无完柩也。盖其秋禾棉无获，民间数载丰稔，犹呼饥寒。一大荒岁，半皆盗贼矣。

世以安息香可辟邪，故高其价。按树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今姑苏妇女从亲串家归，富有者两三娥媼婢子，手把安息香，翼轿而行，氤氲满街，奇芬袭人。其主端坐轿中，愈望若神仙。其中人家无侍女者，香插之轿口。

至贫家，步行效之，亦自拈一二枚便姗于衢。谓不第辟邪，并回家安息意。

考礼：天子载苙以养。北魏高欢执香炉，从帝步行。隋炀东都幸书室，宫人执香炉前行。今外省大吏，轿前有提炉人，体制隆也。苏城妇女麝囊兰佩，尚犹少之。贪以安息香行，当事者盍谕以香禁重焉？

今官之署理，古云假。如楚汉春秋：会稽假守是已。因署而实授，古云即真。如汉书：拜扶风令王欣即真，是已。

海滨人突闻海喧，曰海啸，谓海有溺者，必三日内激怒涛，掀尸于滩，故名清静大海。淮南子云「海水虽大，不受芟芥」，注云「骨有肉曰芟，海神荡而出之。」则海滨人非妄言之。海啸二字绝好。

人死，邀道家或释氏召七，七七则已，谓之断七。是人之生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也。四十九日而七魄散，其说至今以为信矣。细释之，均有来复义。

七七见魏书胡国珍传：自薨至七七，皆设千僧斋

墓周植柏，本古陵寝。风俗通：魍像食亡者肝脑，畏柏。列士传：延陵季子挂剑徐君墓柏。通鉴德宗纪云「柏城」。又古人诗有云柏陵者礼稽命征：天子陵树松，诸侯柏，士槐，大夫栾，庶民柳

世间无藉之徒，辮发以松为媚，戴帽以欹为俏，何哉？古人解散髻，斜插簪，垫角巾，题诗者侧帽，耽饮者倒着白接离，是其滥觞也。然名士为之则为风流，兰子仿之则为匪彝。西施之髻，东邻不可效已。

晋省处女，顶束髻髻，髻下必编发尺余，垂颈后。迨于归之明日将旦，烧灯剔额理眉，新玉貌，挽云鬟，不复编发。故未嫁时谓之毛女儿。阅列仙传：毛女字玉姜，在华阴山中，山客猎师世世见之。自言秦始皇宫人，形体生毛，故云毛女。或云至唐时其年尚少。因忆左传：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长而美。则知晋俗呼处女为毛女。毛亦韵也。

予馆吴淞畔，一日主人宴客，进烹鱼，长尺中，腹宽五寸余。头锐尾窄，较鲤则腹阔，较鳊则腹稍狭，而鳞痕又粗。鲜馨扑鼻，厥形颇异。予以骇目不食，询之主人，不知，并言渔者亦无以名也。座中快啖之，咸曰美哉鱼。今按酉阳杂俎广动植总叙云「编与鬻鱼相似。」然则曩所不食鱼，即鬻焉矣。

世以食羊脑助记忆，唐肃宗张皇后专权，每进鸱脑酒，令人久醉健忘。

珠和灯草，轻研便粉，柔能克刚也。其犹梧桐断角、毛牦截玉乎。

词人嘲弄羣芳，往往曰聘曰嫁，故林处士留妻梅佳话。今江东种树者言：凡李不蕃硕，须于花朝之黄昏，翦彩绦条一二，或绣丝稍许，系其枝，酌以卮醴，三旋，用爨下灰圈树底，引外人踏之，名为嫁李，则子结郁纷，倍于常

岁。按酉阳杂俎广动植草篇：岭南茄子宿根成树，高五六尺，欲其子繁，待花时取叶，布于过路，以灰规之，人践之，子必繁，俗谓之嫁茄子。知嫁李之说非诬也。凡此犹嫁女之嫁也，皆趣。尝记黄帝之语曰「君危于上者民不安于下，主失其国者其臣再嫁。」盖古皇措语尤韵也。而列子云「居郑圃四十年，无人识者，将嫁于卫。」殆亦本此矣一说嫁李在元夜。仪礼丧服章郑注：凡女子行于大夫以上曰嫁，士庶曰适人

韩非子樗里疾曰「是言自嫁于众」，正编平阳君豹曰「此欲嫁祸于赵也」，王九成野录：项王诉天云「高帝阴使布弑义帝，嫁名于羽，以兴问罪之师」卢行简病梦事，亦俊

寺有方丈，唐显庆高宗年号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毗耶城，有维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纵横量之，得十笏，故名方丈。

今人食醉蟹醉虾糟蟹等物，虽近生吞，却另饶风味。苏长公老饕赋云「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盖已有然矣。

名妓兼色艺，艺必兼擅诗词，不概见焉。予北游时，有金陵诗人苏郎者，挈家寓京，与予萍遇，欢若生平。苏识一妓曰傅媚兰，年十九，丰姿玉莹，春黛滴峯，秋波溜泓，不涂朱不傅白，懒丝簧恋笔墨。凡势豪纨绔，思一密坐接欢，不可得。时正月中旬微雪，苏燕予，邀媚兰劝觥。其神珊珊，其声嚶嚶，娉婷妙婧，而婉约生情。泊昏黄，酒颜皆赭。予乃拟偕苏郎鞍马观灯焉，媚兰就围炉畔援笔题诗云「翦翦风吹槛，杯盘且欲残。添香犹软语，开户更清欢。暗雪依人袅，春灯跨马看。」下二语犹未就，苏阅之曰「跨易跃如何？」予曰「或易走如何？」媚兰微吟二过，曰「走固自然。」予与苏遂为灯市游，回则媚兰已属成前诗，曰「含情窗下待，翠袖不知寒。」苏因谓予：吾辈竟无只字，未免汗颜也。媚兰默默无矜才意。此殆可谓今之名妓矣。媚兰苏州元和人。

媚兰尝谓予曰「古来美人所唱词曲，以何者为佳？」予沈思未即答，媚兰朗诵云「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予笑曰「亦至情至理。」按此词杜秋娘制，尝为李锜歌之。秋娘金陵女，年十五，为锜妾。后没入宫，又放归。杜牧之感之，作杜秋娘诗。事见国史补。

一日询媚兰小时事，诉及年十三时，曾游某寺归，夜梦神告之曰「尔前身一聪慧才士，习为挑荡，多污人闺闼。后有贫邻迫于重赋，将鬻其儿，尔出已贖为输赋，始免。故今生陷孽海，异日嫁作商人妇，幸脱饥寒耳。」诉罢泫然。后四年，果为浙省一贩茶者妾，其人亦雅好笔墨。

予家屋后多植梅，尝有客于五月间过访草堂，曰「梅子熟矣」。予曰「先

生固熟读传灯？」客瞿然不解。因告之以传灯录：马祖赞大梅和尚工夫已到，固有梅子熟矣之语。传灯录：有僧问大梅和尚：见马祖得个甚么？大梅曰：祖道即心是佛。僧曰：祖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大梅曰：这老汉惑乱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是佛。僧白于马祖，马祖曰：梅子熟矣

尝论饮酒，与其薄而多，不如醪而寡。犹作诗文，与其肤廓而长，不如切实而短。吾乡尝有一人入市买酒，每病其澹，谓店中人曰「尔家酒权斤两有余，然何淡，换水乎？」店中人曰「无之。」旁一乡人曰「尔家酒中不换水，亦水中换酒耳。」众乡人一笑。又一乡人与酒店主人孔姓者交，一日有喜庆，延孔到家宴饮，孔举杯饮曰「酒何淡，谁家买来者？」乡人曰「尔店中物。」孔又举杯作咋唇云「虽淡却鲜。」合座粲齿，孔不赧然。盖乡人乍与孔交，素不往其店买物，适宴孔，买其酒耳。因忆袁简斋云「酒品上者苦，次酸，下甜。」袁不善饮，斯论亦复得之。换水固失酒之真，即甜亦腻而俗，不若带酸，犹耐寻味也。宋石曼卿善饮，与布衣刘潜为友，常倅海陵，潜访之，剧饮中夜，酒欲竭，有醋斗余，乃倾入酒中并饮之。可知口之于味，古今有同嗜也倅通判也

今碑之坐兽皆曰赀𧈧，非也，霸下也。赀𧈧乃石碑两旁者。

博物志：龙九子者：一赀𧈧，此兽平日好文，今石碑两旁者是也；一蚩吻，此兽平生好吞，今殿脊上兽头是也；一睚眦，此兽好杀，今刀柄上龙吞是也；一霸下，此兽好负重，今碑之坐兽是也；一狻猊，此兽好讼，今狱门上狮子是也；一囚牛，此兽好音乐，今胡琴头上所刻之兽是也；一白泽，此兽好坐，今佛座下狮子是也；一蒲牢，此兽好鸣，今钟上兽纽是也；一椒图，此兽好闭，故立于门上。凡九种，皆一龙所生子也蚩吻一云嘲风，好险。狻猊形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狱门。白泽一名狻猊

戊戌岁腊月，澧溪陈行镇大木桥下一粮艘，恣意泊桥旁，为便于上岸买物。居人及本地泊船者苦之，莫敢何。一日篙工偶缆桥柱，黄昏旋病愤愤狂叫，瘡瘡鞭背臂甚痛，并言：桥可尔犯耶。遂解缆泊于野岸，病霍然。咸曰桥有鬼神也。按庄子：沈有履，灶有髻，户内之烦壤雷霆处之。酉阳杂俎：井鬼名琼，厕鬼名项天竺一曰笙。辍耕录：钱义厕神，李赤厕鬼。均未载桥鬼桥神之说。志之俟考。

俗以见白鼠为吉，谓是获财之兆。唐史：董龙家贫，里人买牲祀社，命龙撰文以祭。分胙，众不与龙，逐龙出之。龙造泥牲以祭，将焚文，有白鼠衔文入穴，掘之得金一斗。龙不自私，率众共取。县令奏闻旌其闾，名其社曰董龙社。

黄浦之阔不三里，而潮势汹涌，近海也。虽善舟者恒患之。闵行镇每端阳

并前后数日为龙舟水嬉，远近观者云集。今岁五日辰刻，浦南闸港西何家渡附近众村人渡浦往观，时潮驶风猛，登舟张帆，仓猝未下柁，舟遂覆。舟中四十一人，溺死者三十八，内舟子三人，免者一。连日沿浦寻捞，仅得四尸，余葬鱼腹。此亦一小劫也。闵行镇在浦北岸。闻初四日将昏，南岸人多有遥见北岸白衣者无数，又是夜其镇巡司梦城隍神，告以明日观龙舟者多不吉。司官晨起申戒徧镇，而祸固不在镇民焉。何家渡距镇十余里，旧传其镇龙舟本十三，嗣一沈于浦，弄舟者俱不起，故十二。往往波平风稳，张灯夜嬉，观者数之，仍十三焉。其亦死而为灵乎？己亥五月识。

汉东宣伯聚浙江潮候图说，有云「大江而东，凡水之入于海者，无不通潮。原其消长之故者，曰天河激涌，曰地机翕张，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阴而附阴，曰随日而应月。地志涛经，言殊旨异，胡可得而一哉？盖圆则之运，大气举之；方仪之静，大水承之。气有升降，地有浮沈，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虚，潮有起伏，月为阴精，水之所生；日为阳宗，水之所从。故昼潮之期，月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阴阳之交，故潮大于余月。朔望之后，天地之变，故潮大于余日。一晦一明，再潮再落；一朔一望，再虚再盈，天一地二之为也。」因黄浦潮而节录于此。邱长春云：四方大海，潮流各异。圣功道力，不可思议。杨升庵谓：钱镠射潮潮退，元兵驻钱塘三日，潮不至，似有神司之。

孔子曰「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今之见讥于因小而失大者也。邹穆公谓吏曰「尔知小计不知大会」，东坡曰「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今之见讥于算小而不算大者也。何恢有妓张耀者，阮佃夫频求之，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耶？」讽有司以公事弹恢。今之算小不算大，而因小失大者也。

予癯圃蒲萄一株，因蔓为棚，暑夏往往蛇踞其上，予过之，必睨焉。故棚敞不过丈，繁则裁之。又有紫藤架一，亦如之。闻物以类聚，藤植大率致蛇，蛇团卧曲行，藤植亦屈蟠委蛇者也。段氏广动植篇：贝邱之南有蒲萄谷，蒲萄可就食，取归者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宝中沙门昙霄游至此，持枯藤还本寺，植之遂活，高数仞，荫地十丈，若帷盖焉。其房实磊落，紫莹如坠，时人号为草龙珠帐。予偶阅此笑曰「是蒲萄者，果仙种耶？造物嘘枯之幻至是，宜其龙而不蛇耶。」乃草龙珠帐，锡号殊佳，辞家羣玉可采已。

江南果实，樱梅枇杷李桃橙柑柿栗外，俱不及他省。山西蒲萄，往往种皆成亩，颗大味甘，胜南中远甚。予亲历知之。兹予所植，得之戚好家，略亚山西，亦吾乡仅有者。惜析其种甚难

昔癯圃中草堂落成，偶自题楹联，丐汤雨生先生书之。先生为序于上云「

青坳词兄，万里还乡，结庐村坞，蒔花种竹，迭石疏泉，与二三野老闲话桑麻，致足乐也。顷以试事过访白门，以自制楹帖属书，于以知君之乐在于知止。慨予亦倦鸟飞还，而无枝可栖，平生胸藏万厦，至此真堪一笑。故人相对，能无羨且妬哉！」友人见之叹曰「此老无愧名士矣，以为可妬，明其羨甚。自言其妬，妬何有焉？则其平生爱才雅量，又可及欤。然世之往往有妬，亦殊令人不平。」予曰「何不乎哉？必己之才诣与彼无甚轩轻，彼始妬耳。果其灼然翹然足服其心，亦可俾之转妬为羨。即如桓温尚南康公主，平蜀后以李势女为妾，主闻，拔刀往斫，及见李肤色玉曜，辞复凄惋，乃前抱之曰『我见犹怜』。盖妇人多妬且然。左太冲作三都赋，陆士衡闻之，致书士龙曰『俟其成，以覆酱瓮』，后见赋，绝叹伏。阎伯屿欲夸其壻吴子章才，令宿构滕王阁序，盛宴请宾僚序，至王勃，不辞。阎恚甚，吏报至落霞秋水二句，叹为天才。然则不患妬己者也，患无以化其妬耳。至或有远不逮己，彼且好为排竿，诚卑不足道，何伤于己？祇益其陋。又何不平焉？」友然之。草堂楹联曰「花鸟无多能领自足，神仙非易得闲便佳。」

松江娄县某村一少妇，独往母家省视。蓄一狗随行，及返日墓，路经荒庙，有恶丐七人，扯妇人奸污竟夜。妇无如何，但云俟我归取尔辈命。丐惧，刃死妇，断其首，于供桌下揭起地砖埋盖之，又将尸身缚以石沈之野溪。狗俱熟视焉。时正黎明，狗奔到家，撞门哀叫，尸夫开门，狗啮衽拽往，咤之不舍。见狗双泪涔流，呜咽惨戚，讶其故，邻人曰「但随往」，狗舍衽，导行甚疾，进破庙，阒无一人。狗力掀供桌下地砖，爪牙并用，夫惊视首级，妇也，犹疑，旋往其母家询之，彼此大骇而恟。因向狗云「尸身何在？」狗喙然而走，尾之到一溪边，望水跳号，遂觅钩竿钩得之。事到官，亟飭捕者偕尸夫并狗，往各乡市缉犯。到某镇，丐者数人络绎乞钱，中有三人，狗一一咬其胫。拘送官，严鞫得实。丐并言见狗随妇云。余丐寻亦捕获，申请梟首示众焉。官赏钱五缗，给尸夫买肉饲之。道光戊戌五月间事，得之乡里传说。秦法斩敌一首赐爵一级，因有首级之称

诗文自注本桐柏宫铭。欧公讥元微之非法。金明昌元年令举人程文自注出处

今村塾中农家童竖，什什伍伍成羣聚读，每至四五月、八九月耕获忙时，往往在家守望门户，疑草泽之鄙习也。考唐制，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博士助教分经授诸生，每岁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乃知此例有由来矣。

世俗村师每届冬至，则馆事毕，曰散学。或课至腊月杪，则另有资赠，谓之冬学。困学纪闻：古者新谷已入，余子皆入学，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亦言村塾事也

今之乡会试，主司进院，众士子隔绝。考梦梁录载，宋时礼部试知贡举，官下帘出题，士子有疑难处，即于帘外上请，主文于帘中详答之云。则后代关防，较昔为严矣。梦梁录宋元时钱塘吴自牧撰

石林叶氏曰「唐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谓之上请。本朝既增殿试，天子亲御殿，进士犹循礼部故事。景佑中稍厌其烦渎，始诏御药院，具试题经史所出，模印给之，罢上请之制。

今殿试第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士人状元而外，不夸榜眼，争羨探花，艳其称也。考秦中记：唐进士杏园探花宴，以少俊二人为探花使。东轩笔录：选最年少三人为探花使，世谓之探花郎。是昔之探花，原非专指第三人，今异也。又考状元之目，始于唐，为进士第一人，然第二、三人亦称之，见周益公省斋文集。今则非大对第一人不称也。宋时以第二人为榜眼，然第三人亦称之，见王元之小畜集送朱严诗，今则非，大对第二人亦不称也。省斋文集有回姚状元颖启、回第二人叶状元适启、第三人李状元寅仲启，小畜集有送第三人朱严先辈从事和州诗，云：榜眼科名释褐初。二条近见钱氏养新录

上海县二十九保四图金家巷衣匠朱凤，每出裁缝，病归僵卧，或一日或两日，既苏，则云：奉王家庙在净土寺旁距金家巷二里许城隍神票飭，同伤司薛大兄弟往拏某。又尝云「人有不易拏者，用我也」。访之都信。一日病卧，经三昼夜方醒，问之，曰「往龚家宅拏乔云龙。其人勇狠难遽近身，跟三日，昨傍晚伊肩物往油坊去，行至郑家桥北，一草履脱，乘其鞠躬结履，举大铁尺力击其背，拘之。今死矣。」顷之，适龚宅近邻人来传说「云龙昨夜大呼背痛暴死，背有黑痕」云。龚宅距金巷五里。又一日，朱凤有从兄某路经秀才浜桥，忽一臂痛甚，归告凤，凤曰「兄犯伤司船，被打一篙，须往王家庙禳之。」如其言即愈。故人皆称凤为活伤司。然其初数年有拘人事，必告人，后讳之，谓曾被城隍神诃斥耳。去年戊戌冬故，七十余岁。

云龙好使酒凶鬪，曾与屠夫金永本有隙，一日永抽刀直割云腹，云急拔刀刃，彼此力夺。刃与柄拔分为两，永握柄，云握刀，云五指见骨也。又一日邻有与人鬪者，邀云助鬪，云脱新购毡帽，值钱六百余，将帽顶塞口咬一空如杯大，发辫穿空系盘其帽，曰「如是出鬪，不愁落帽。」鬪党俱目而骇，主人壮之。其平生凶状类如此

京口银山，其缘江石径崖壁隘束处，跨一石于上，凿昭关二字，人谓此伍子胥橐载在之昭关也。非。考江南通志：昭阙在和州含山县小岷西。盖春秋战国时楚地也。两峯耸立，为庐濠往来之冲，其口隘险可守御，是则子胥之所过者已。

妇女脚尚纤弓，裹脚、缠脚、绕脚恒言之，间言扎脚。陶九成云「道山新

闻载：李后主宫嫔窅娘，绕脚屈上，素袜舞云中，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时方为之。」按韵书：扎缠弓弮也，则脚小宜弓，扎字较切。

近年江左男子所佩巾囊及瓌履等物，皆好白，妇女之首饰裙袖尤甚。并见省垣妓女，有缟素其襦裆，而略施彩缘者，不知肇于何人。辛卯岁。今己亥岁江水淳漓，金陵一带，几于怀襄死者棺随流水，生者屋栖鱼鳖。闻安徽等处又多厄于蛟祸，苏松则饥馑频仍。计数载中，癸巳特惨，闾阎鬻男女、委沟壑、刼夺格鬪，所在皆是。考魏武帝拟古皮弁，裁缣帛为白帓；齐后主好令宫人以白越布折额状，如髻幅，又为白盖。议者以为皆凶丧之象，所谓服妖是也。当事者可锄其习已。

江南省试，凡卷首书身家等事，均雇惯书宋体者代之，既无错误，通场亦得字体一例，自来已久。今己亥岁秋赋，特令士子亲写，慎大典也。考宋真宗时贡院言：进士所纳公卷考校无准，请自今令举人亲自投纳，于试纸前亲书家状，如将来程试与公卷全异，及所试文字与家状书体不同，并驳放之。据此，则今之严密，适与之同，或即仿宋例。士子应试，每苦添注涂改之例，往往有极快意文，而于文尾未及题明者，遂成违式弃置，良可慨也。然其例唐宋时已然已，其法莫妙于每篇稿后微粘一签，以为标识，誊写到此，自然触目惊心，不至仓皇辄接誊下篇，及既注明添注涂改字样，随揭去粘签。如是断无误者。

洪容斋引贻子录：写试无误、笔题其后，云「并无楷改涂乙」注有即言字数。又元史：涂乙注五十字以上者不考。按不考即今之贴出

予素为癬疾，年五十二，右臂钩及颈后，患之。邻人语以当用生大黄根濡醋擦，如其言，两月而愈。越四年，又患左臂钩，前方不效。或曰「癬无正方耳」，因购得十余方试之，略无验者。忽家人云「闻柏油可」，旋抹两度，划除。凡用二方，肤色俱完好无他痕，知无正方之说非诬也。酉阳杂俎载：阿勃参出拂林国，树叶细，两两相对，花似蔓菁，正黄，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涂疥癬无不瘥者。其油价重于金云。此予所未及购者，信然，是癬亦有正方。千里明光草，产苏州洞庭山南，疯癬及痧症受风而痒，用以煮水熏洗便愈。

妇女服饰华靡，莫过吴中，边镶既阔，加以鬼子栏杆。近又有较阔者，芙蓉边、牡丹边等名目，尤阔至二寸许者，谓之旗边。缕金织彩，争新斗丽，不计工费也。惟考深衣图有义栏之制，是即今之衣边镶缘，则所谓鬼子栏杆者，鬼其产，栏其式也。附于镶缘之上，似犹近义栏之意。然已病其蛇足，况侈于是乎？暴殄何如。

金玉条脱饰臂尚已，今又以红玛瑙珠贯丝成钏，尤为鲜炫，殆本古朱腕绳

而靡之，盖以朱缕缠臂为媚也。王节信潜夫论有截丝缠臂之说，梁昭明乌栖曲「江南稚女朱腕绳」，李义山宫中曲「蚕缕茜香浓，正朝缠左臂」。

地高于北而卑于南，宋罗莘亦云「淮南子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积芦灰以止淫水等事，世遂有炼石成霞，地势北高南下之说」，又云「地势高于西北，故艮位之」。式钰初俱不甚信，谓无以准之也。后客太原返，为汴梁之游，历太行绝顶，顶竖一碑曰「晋豫分界」，缓辔纵目，南豫境俯山根，不知几千仞，城郭如村，树如荠，马牛如田鼠；北晋地及山腰一切，犹堪彷彿。始以晓愈北愈高，而愈南则愈下，断然焉。

南汇县杜行镇张曙园，名襄，少孤。为人恂恂，静如山凝。善事亲，敬养兼至，经年持斋礼啐以寿母。母每上下其楼，必躬亲扶负，虑家人辈不谨也。两载前又以割股愈母疾，母今七十一龄，转健。客或有询其事者，曙园徐答之曰「未有也，亦以告者过耳。」盖不欲人扬其事也。视侄犹子，侄之子犹孙，不析居。平生兼好济人困，虽在凶顽，皆兀然服其德。子英而厚，业儒，将应试。积善余庆，可云有后，则是人足光史乘已。予并喜曙园好讲实学，工书，尝有题其援琴图诗。道光庚子二月记。

嘉庆间，上海二十一保二十九亩农人荣大观，弟国林、廷章，稍蓄贖产，既析爨，大观无子，夫妻并故。国林子一，廷章子二，一嗣大观。长，婚事既迨，大观遗房二间，其一为国林用者可为寝室，与论不允还。其夕燕媒，将娶亲，故毕集。国林妇恐众忿难争，并其床帐什物运置于内，携子肩卧，廷章无何也。正踌躇间，见门开阒然，徙物已空，传知堂上众宾。众宾忻然，竟为大观子安就洞房，同观花烛，毕。众故昧彼自愿还房之速，有邻童目覩知之，谓林妇肩卧即癡，其子启户，妇横地瞪目，屡称还我房，其家惶畏，还房而癡愈焉。予闻之乃叹曰「嗟乎，此死者有灵也。或谓大观夫妻在时，国林妇素不与睦不然，恐此夜新郎妇，非于鸡栅旁，即豕圈畔矣，愁多欢少矣。诚可悯，诚可幸。」

黄浦邹家湾蒋左弼，父某为贩棉花，经商常熟境，私一孀妇，得千金赠，订为伉俪，潜挈妇归。舟经唯亭镇北大湖，弄舟者某父子两人也，蒋私语舟子：将来事泄奈何？与谋既决，授舟子白金二百两。维时蒋四顾汪洋，皆无帆樯，诱妇出舱，推妇入水。妇于水中立起，紧把船旁护水栏，舟子刀截其指，沈水底死。此嘉庆初年事也。蒋得银后，不数年脂田第宅，耀于乡里。蒋故，道光初，蒋傅近复有卖棉花船到常熟，归时一客附舟，言往东乡老友蒋某家，音微女。既近蒋宅，舟子指点上岸，瞥不覩矣。因看向赠舟价钱，二千纸也，骇告其子左弼，遂设位奉祀。盖左弼素亦略知乃父谋害事，意此报复客女鬼也。未几，家中相继得病，屈指四十日内，巫医盈户，羽士青词、缁流佛事、

钟鱼香火，喧喧无已。左弼夫妇子女媳，连毙五人。于时最异，左弼女方韶年，无故卧床，冥冥淹淹，帐中每作一微笑，〈目买〉睛摇靛，春风满脸，夭桃逊其冶笑，定即面灰而喘冷，百计唤救始醒。如是日每三四也，数日后叫苦呼冤，各诉溺害事如前。床头悬一天师像，女曰「是废纸耳」，濒死又云「俟尽铲根株，再问弄舟者家也」。今左弼仅存孙一，家道十落八九。或曰蒋女微笑，亦孀妇之夫在

圻人泥刀以琢砖堞墙壁，故铁质之坚逾常。澧溪口孙姓，一宿棺砖厝圯损，邀匠重厝，撤旧厝棺灰。匠见尸衣帽无恙，异之，刀拨其衣，衣亦灰，而刀已坏矣。匠蹙竦颜霉，但易刀治厝，至晚毕工，噤无一言。观者咸谓鬼能屈铁。

莫平于水，匠人求高下至平，则以水平之，谓之打水平。匠之巧也，非起于后世。吴澄虞书璇玑玉衡说：地平之下繫以龙柱四，植于水槽上，一名水平。周礼：匠人水地以县。淮南子：视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用而求之乎？浣淮注云「望水之平」。汉书律历志：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并水平其概。注云「概欲其直，故以水平之」。水至平故准从水从隹

文昌庙文昌阁塑像，其中世儒多敬礼之，乃为文昌会，羣居终日，聚钱啖饮，其犹醮也。甚者优童歌吹，盲者弹词，辄至深夜而散。意可邀福于神，增才慧、取青紫也。风俗通义云「周礼樛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今民间独祀司命耳。刻木长尺二寸，为人像，行者担篋中，居者别作小屋。汝南郡多祀以腊，率以春秋之月」。则据应劭云，文昌之重，汉世然已。

袁筒斋辨文昌魁星曰「史记云『斗魁戴匡六星』，文昌宫是兼上将次将诸星而成一宫，义取诸宫室，非主文学。故汉尚书省比之文昌天府，魏有文昌殿，唐段成式张籍俱号文昌，宋庞元英在尚书省记所见闻，号文昌杂录。道家妄谓文昌独司文人之命，强以梓潼神为降生之人，不己谬乎？甘氏星经：魁乃主兽之官。史记：奎曰封豕，一曰天豕，主武库。于文学无与也。所以讹者，林灵素以东坡为奎宿，路史：仓颉观奎星圆曲之形而造字。主文之说自宋始耳。」

王氏见闻记：文昌生晋时张氏，跨白驴，栖蜀之梓潼

尝见官署中堂额清、慎、勤三字，盖康熙二十一年遵御书颁各督抚者，取司马昭戒长吏语也。人知三字官箴切至，而未及知古人矢口辄复成韵。

予丑溺器，金陵肆有合古制者，将买焉。一友人曰「磁猫固佳」，予曰「非也，虎名虎子。」友请故事，予曰「汉朝以玉为虎子承洩，故名。李广猎得一虎，以其头为枕，铸铜为虎形作洩器，见西京杂记。」又问：山西呼虎山大王，猛乎？予曰「然，抑亦尊之。说文云『山兽之尊也。凡物之长，王目之。」

』严君平注老子有云『天地亿万道王之，众灵赫赫天王之，保有穴处圣人王之，羽者翔虚神凤王之，毛者跖实麒麟王之，鳞者水居神龙王之，介者泽处灵龟王之，百川并流江海王之』。予又按蟒为蛇长蛇王，蜂有长蜂王，梓木王，兰香王，牡丹花王，复有王瓜、王乌、王彗、王女、王鲟、王睢、王父、王蚨蛄、王鱣之类，又人之大父母亦曰王父母。友问何谓王女，予云「尔雅释草：蒙王女，注云『唐也，女萝别名』，女盖萝大者，见唐石经。今本多作玉女。」

雨生先生官扬州时，偕诸诗人扶鸾，仙降书，自言瑶池侍女许约翠。同人日与仙唱和，仙往往夜间又自书其诗于玉簪花叶，纳之砚下，喜叶纹似乌丝界也。又赠各诗人一诗，记其赠先生有云「鸦嘴拨开三径草，马蹄惊动六街尘」，二语极为雅切。盖先生忠孝之裔，荫职为官，所到处必为园，以弹琴吟燕其中也。今解组买山白下，林泉之胜，又过曩时矣。

吾邑二十一保二十七畝陈宅鬼仙，夙闻之未详，兹其近邻赵士观，弱冠纯朴，佣予家，谭其事云「今陈银观母某氏，故时六十余岁，距今六年。其鬼到家，岁率一两度，或隔一两岁。空中问答，灵响如生，家人等已不怖也。每路遇邻人，于路旁称名问安，人辄骇之。鬼于其家，尝自言远从鬼门关来，奉差挈人，并其地甚苦情事。偶索食，荐之，道好。去年己亥夏，其家男女出耕，鬼在田中，予闻往听，鬼称予土观，予笑，鬼云『勿好笑』。遂彼此寒暄数语。顷之谓其家人：我回椽，尔等当回家饭也。耕佣无不闻者。往往二三日便回鬼门关。来时声喜，去时声悲，必瞩其家人曰『为善毋恶，阴司有簿记之』。」

一日陈宅近邻金姓亡一鸭，鬼方回家，请道偷儿。鬼令余人悉出，语之曰「是尔侄即彼某，田中埋之，有迹可寻。断勿诟侄也。」果验。时缘其侄窘于侦鸭，既杀不烹，故潜藏于野地。厥后其侄愧悔，非复偷。然家中未免泄言，外人议之。至今遇事有关者，鬼箝口焉。

宋史黄庭坚所书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高宗颁州县刻石。袁质甫瓮牖闲评载：今州县戒石铭，太宗取孟昶戒百官文，使刊之州县庭下，庶守令不忘戒惧也。或者于每句下各添一句云「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着；上天难欺，他又怎知。」其无状如此。窃念袁书此何耶？真谓或之无状耶？慨之也！然斯铭也，昔但勒石置之庭下，今皆堂前坊牌书之矣，岂不尤易触目欤？噫！

埠头之埠，同步。步，水际也，又泊船所也，又笼货物积贩商泊处也。窃谓步字颇古雅，言濒水可步也。埠则有高阜、阜财之义。除商贾喧集之所，不妨从埠。自余如江步会步三家步统称，又鱼步龟步瓜步吴地、灵妃步湘中地、邀笛步金陵地之类，均宜从步。

童蒙习书，以影格为映格，非。六朝人以双钩为廓填，向搨为影书，北史：周明帝令赵文深至江陵影覆寺碑。皆作影。廓填、影书，见潜确类书。又云向搨者，纸覆其上明窗间，摹光映之。今作映，或即本此

近予饭时辄塞胸不下，苦之。或曰「即箸戳饭碗底，固通其噎」，试之果验。亦以知医之为言意也。

或问衙署前粉壁画贪，何说也？予曰「未知所本。唯按贪饕之义，山海经狍鸮，郭注云『即饕餮食人未尽，还害其身』，袁质甫云『还自啮其躯』，吕氏春秋先识览云『有首无身』，然则俗称贪即饕也。」或曰「诚示警，盖有首无身乎？」予曰「大祇示像设教，为中入地。上智无用此为。下愚虽穷形尽相，无益也。今此中材见之，则思，思则有不忍，并不敢矣。且为士夫示警，宜稍酝藉，未便太不雅驯也。」

今人以号行，古人鲜有号，以字行。袁质甫云「礼记：孔子父叔梁纥。字叔梁，称字在名上。孟明视，世族谱以视为百里奚之子，名视，字明，孟正与叔梁纥同。」式钰按：今人诗文稿题中书人，先姓号，下注名。又凡诗笺往来，笺末自书号，再以姓名。或不用姓。殆皆古人例矣。

豉去声，俗呼平声，误。说文：配盐幽未也。徐曰「幽谓造之幽暗也」，予以徐说为费解，亦欠理。恐是緘藏于器之谓。今案杨用修云「幽菽，幽闭于瓮盎中。冥果，蜜煎果，以铜青浸之，而冥于缶中。」此解了当矣。幽冥二字，较酢藏、盐藏、藏鱼之藏，尤觉新妙。

三苍解艳字云「艳，冥果，青色也，音青去声。」

史记货殖传：盐豉千合。前汉货殖传：豉卖豉樊少翁王孙大卿

世有不食鲤者，谓可化龙。故臆说也。唐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不得吃。号赤鯿昔混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唐姓李音同鲤，故嫌称之。一说唐制卖鲤、卖蠹者皆杖六十，缘鲤朝日、蠹朝星，食者有祸也。二说未知孰是。然后世不食之由，实原于唐，固不以鲤能度禹门也。

以武艺授人者称拳教师，苏州某县谢元龙，每年聚徒数十，稍得其传，称雄于时。一日谢谓诸徒曰「予有女亦习技，今且试之。尔等与对校，倘不胜而退，相继可也」。因唤女出，时女年十五，雪面朱唇，瘦腰纤足，居然儒门秀媛。从容与诸人相见毕，谢命婢取一栲栳置堂中，几椅等物移聚堂隅，旷如也。女便脱外衣，剩着窄袖小紫绫袄，绣镶杏黄薄绮裙，峭艳夺目，跨入栲栳，敛手向外正立曰「愿诸兄赐教。」诸人私忖：似此弱质，纵艺高，乌当吾辈一出手？谓师曰「妹年幼，未可校也。」师曰「尽尔辈能，虽伤不罪。」诸人皆二十岁许，一人艺稍次者，超距送拳，离女身尺余。不觉胫上有触，退跌于地，数步外矣。又一称最趯悍者继之，复如是。自余乃俱呿口举舌，不再前。

女出栲栳，套其外衣，遂辞诸人进内。见云转飘忽，移步如飞云。诸人窃怪其身手凝然，能器中跌人之故，问于师，师曰「此即名裙里腿也。」旋配一茗颖文秀才某，十六岁。后秀才亦知搬武，女更渐能诗书。

以足舂人，搬武家谓之起腿。此裙里腿，当不减李全妻杨氏梨花枪矣

以盐水抹器，异姓滴血于中亦融。近闻吴中一讼师通当事左右为之。

茗碗载以盘，便于执热。北方谓之茶船。司尊彝裸用鸡彝鸟彝，皆有舟。郑司农云「舟，尊下台，若今时承盘。」

世重张天师，以为能符呪召神，可制一切妖魔鬼怪也。盖本于汉之张陵，一云张道陵。袁筒斋随笔曰「天师之名，起于元魏，太武皇帝为寇谦之作天师道场。宋剑南太守林积劾天师为汉贼，其教稍衰。洪武初太祖亦下旨，革去天师之号，称真人。本朝乾隆七年，左都御史梅谷成奏革天师之号，降为五品真人。」式钰按：天师二字已见内经，黄帝与歧伯、雷公、天师诸人相为问答。其称道陵始元魏耳，诚何以堪之？

道家言张陵字甫，留侯八世孙，汉建武十年生天目山，拜江州令，弃官隐北邙山。章帝以博士征，不起，上龙虎山司符录，以杀鬼过多，迟九年上升。一统志所载略同。李膺蜀记：张道陵病症，于邱社中得咒鬼书，入鹤鸣山治鬼。汉熹平末为蟒蛇所噉，子衡寻尸无所，遣从子鲁为嗣，以惑天下。汉刘焉传：顺帝时张陵学道于鹤鸣山，造符惑民，受道者出米五斗，时称米贼。传子衡，衡子鲁自号师君。三国志亦云「张鲁母常往来刘焉家，据汉川为逆，后降操。」此即随笔所引。又云三官者，张鲁为五斗米贼祷者，令书姓名，一上之天目山，一埋之地，一沈之水，号曰三官。见刘焉传注。式钰按，今三官庙得叨香火费者，莫知为米贼之遗。

世间妇女言，灶神每月上天奏人善恶，故与人仇，灶诅之；有求，灶祷之。又岁杪，买饧，择谷草之实制焙和之，俟新岁客来佐茶。故买饧于腊，腊月二十四日饧灶神上天，遂用饧荐，时义也。乃谓恐神诉恶，藉胶其口。何鄙说之可笑乎。然俗之为恶，概可想见。

梦华录：年夜贴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抹灶，涂门之上醉司命。盖犹吴俗以饧胶口之例。

酉阳杂俎诺皋记：灶神名隗，状如美女。又姓张名单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女六，皆名察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三百日。小者夺算，算一百日。灶神又名壤子。

路史：苏伯吉利颛顼之后是世祝融妻，死托于灶妻姓王，见许氏五经略义
庄子灶有髻灶神名

妇翁丈人也，称为岳父，女婿称为小婿。按汉郊祀志：大山川有岳山，小

山川有岳〈山胥〉，故泰山有丈人峯，遂称妇翁为岳父；岳有〈山胥〉，〈山胥〉婿形类音同，故称女婿为小婿。而婿或因之从土旁。至丈人之称，实本于单于称汉天下我丈人行。盖其时单于之妻汉女也。

语窈操我土音，虽俚而质。汲古注兹，淘其髣髴

鲜洁：荀子：以出以入，以就鲜洁孔子言：水也万物出入于水，则必鲜洁

新鲜：太玄：新鲜自求珍。

标致：因话录：李约于叔锜坐潜招隐寺标致，锜曰「何如州中？」对曰「所赏疏野耳。」文献通考载花翁集一卷，陈氏曰「孙惟信撰，在江湖中颇有标致，善雅谈，尤工长短句。」

嫖〈乎-且〉子庶切娇也，俗呼如趣。嵇叔夜琴赋：或怨嫖〈乎-且〉而踌躇

。

斩新：传灯录：洛浦禅师在夹山做典座三年，吃师百棒，后大悟云「斩新日月，特地乾坤。」杜子美诗：斩新花蕊未应飞。

簇新、簇簇新：世说：谢尚道：王修文学簇簇，无能不新。

蛙角头：白乐天诗「捣练蛾眉婢，鸣榔蛙角奴。」蛙角指童子言，诗齐风所云总角丩兮者也。吾乡唯小娃然，呼若凹阁头，或作丫角。卫风所云总角之宴是也。

结椎头：呼若鸽椒头，陆贾传：尉佗魁结箕踞，注云「魁音椎，今兵士椎头髻也。」予按世俗好般武者每绕髻一撮似椎，则结椎讹为鸽椒耳。

上头：花蕊夫人宫词「年初十五最风流，新赐云鬟使上头。」陶南村云「不特今世女子之笄，而倡家处女初

得荐寝于人，亦曰上头。」男子之冠亦谓之上头，见南史

娶妇家凡亲族妇女，与新娘相见，必有赠物为礼，名系臂。向昧其义，偶阅侯鯖录云「杜牧诗：绛楼犹封系臂纱。后学不解。尝见段成式高古录：晋武帝选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绯彩系其臂。」今定亲之家亦有云系臂者。据侯鯖录引，是系臂今更借言之。系读计，约束也，维也，至如易系辞、周礼以九两系邦国，纲系联缀之义，俱读系。」

清白：见谥法。方朔有云「服清白以逍遥兮，偏与乎玄英异色。」杨震云「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桓帝时童谣云「寒素清白浊如泥。」谥法：清白守节

明白：了然也。老子：明白四达，墨子：召其人明白为之解之。史记秦二世纪：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东方朔七谏：行明白而曰黑矣。风俗通：功实明白。鹖冠子：无道之君任用么么，动则烦浊；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动则明白。谭子化书：礼明白之谓也。苏味道云：处事不宜明白，模棱持两端可

矣。并见周易本义、尚书叙诗小宛传驯传、孟子。

歪斜：白乐天诗「钱塘苏小小，人道最天斜」，自注天音歪，收九佳。按此则天即歪，然歪俗写当从孺，注亦沿讹。

压捺：白乐天刺杭时答元微之诗云「嵌空石面标罗刹，压捺潮头敌子胥。」

倔强：史记陆贾传：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路史：帝尝之世，凉风至而陈靡，太白高而转战，然后屈强惠命。

虡呼：卓茂列传论：雄豪方扰，虡呼者连响。

咆哮：大雅荡作兕然，或云是狍鸐，亦通。盖凶暴之物，山海经：钩吾之山有兽，羊身人面，目在腋下，虎齿人爪，曰狍鸐，是食人。郭注即饕餮，食人未尽，还害其身。袁质甫云：还自啮其躯。吕氏春秋云：有首无身

软弱：世纪：帝〈广走〉音致软弱，唐侯德盛，诸侯归之，乃致禅。汉王尊之子伯，为京兆尹，软弱。

寒酸：正字通：野人曰寒酸。唐郑光禄勋举引寒酸士类多之。俗作寒酸，误。

脞削：董仲舒传：民日削月脞音镌缩也。今云脞削，剥削也，削呼若消，正韵亦音笑，而无平声。

缩朒：谓畏葸不前也。汉五行志：王侯缩朒不任事。

厌禱：唐德宗时郃国大长公主素不谨，或告主淫乱且为厌禱上。

烂粕：不振精神，废务也。庄子：古人之糟魄已夫。音义司马云「烂食曰魄」，一云糟烂为魄，又作粕。

糊涂：朝野僉载：郭务静沧州南皮丞糊涂。通鉴续编：端糊涂。或人言吕端也

上天：史记孔子曰「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枚叔上书吴王云「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

妇人哭夫曰天，左传注：女在家则父天，出则夫天。丧服传：夫着妻之天。蔡伯喈女赋：当三春之嘉月，将言归于所天。柳子厚祭六伯母文：二十移所天。注云：夫死故曰移

天年：庄子人间世：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

潮人死曰归去，通鉴前编：禹济江南，黄龙负舟，哑然曰「我竭力以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尔何为者？」列子：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又云「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庄子：老聃曰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尸子：老莱子曰人生天地间寄也。寄者，同归也。史记晁错传：错父谓错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

谓少壮之死为不顺，老者为顺。庄子养生主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注云「理当死也。」

斲削而伤之曰椽丧，见诗正月传当本左传：斲丧公室。

刻薄：商君传：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世说：卫江州名展在寻阳，有知旧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饷王不留行一斤。此人使命驾。李弘范闻之曰「家舅刻薄，乃复驱使草木。」

消索：论衡伪死篇：死者精神消索。

咽切：杜牧之诗「戍辽虽咽切，游蜀亦迟回。」

粗疎：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足下旧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

轻猾：范蔚宗后汉二十八将传论：武人屈起，亦有鬻缿屠狗轻猾之徒。屈同倔

轻趯绮骄切：张平子西京赋：非都卢之轻趯。都卢国在合浦南，其人善缘高趯，善缘木之士也

托付：诸葛孔明出师表：恐托付不效。

烦劳：陆士龙与平原书：但作之不工，烦劳而弃力，故久绝意耳。

不敢当：庄子让王：屠羊说说屠羊者名曰「说不敢当」，史记卫世家：子郢曰「亡人太子蒯聩之子辄在也，不敢当。」

不相干：淮南子：人臣各守其职，不得相干。论衡：男女不相干。

不入调，谓语默，举止不合时宜也。按南史：刘俊强济有世调，善于流俗。此可以为不入调之调一证。

不值一钱：史记：灌将军夫骂临汝侯曰「生平毁程不识不值一钱」宋卢多逊屡谮李昉，或以告昉，昉曰：卢与我厚。太宗尝语及多逊事，昉为解释，帝曰：多逊居常毁卿不值一钱。昉始悟。帝益重昉

不分皂白：汉李膺谓锺瑾曰「弟何太无皂白耶？」

一窍不通：吕氏春秋：孔子曰「此子若一窍通则不死矣。」

塞窞者，窥人于微，不招嫌忌也。鬼谷子摩篇：故微而去之，是谓塞窞同窞。注云「臣事君，贵于无成有终，故微而去之。若已不同于此计，令功归于君，如此可谓塞窞。」

擅场：张平子东京赋：秦政利觜长距，终得擅场。

中有所贪，事在此实意注彼，曰贪图，非也，惮怵也。中有所欲，跃然欲试，曰心痒，即痒心也。淮南修务训：冶由笑，目流眇，口曾挠，奇牙出，厝酺摇，则虽王公大人有严志颀颀之行，无不惮怵痒心而悦其色矣。注惮音贪，欲也。楚辞及冯衍赋作憚。由，正字通：音妖，冶由，女子笑貌

醉心：庄子应帝王：列子见之而心醉。谓迷惑于神巫季咸之道

气盖：言气象可盖一切也。项王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季布列传：布弟季心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大司马寮属，名曰邓遐，字应元，平南将军之，子勇力绝人，气盖当世。东坡书孟德传后：是人非有以胜虎，而气已盖之矣

体面，殆本司马温公请贡院逐路取人云「朝廷所差赋官，率皆两制，三馆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风俗。在京举人追趋时好，易知体面。」

魁梧：留侯世家：魁梧奇伟梧去声，即悟

按梧亦借读平声，陈子高诗：府中贤尹计魁梧。杜子美诗：魁梧秉质尊
嗾，怱慙也，隐假人泄其私忿也。如宋韩侂胄欲逐赵汝愚，嗾胡纆劾之；叶李上书诋贾似道，贾嗾林德夫告李泥金饰扁不法之类。然嗾实使犬，左传宣二年：公使嗾夫獒焉。则任嗾者亦犹犬已。

担，则加切，音渣，又上声，同揞，取也，抔撮也墨子：担格人之子女。方言：南楚之间，凡取物沟泥中谓之担。张平子西京赋：揞佛狷。

掐，音苦洽切，说文：爪刺也。玉篇：爪按也世说：顾雍以爪掐掌。魏程昱传：边人掐之。晋郭舒传：掐鼻灸眉头。颜氏家训：掐摘供厨

攞音列，折也。庄子胠篋篇：攞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打呼若摘，欧阳公集古录：打字以音义言之，当为丁历切。摘音丁历反，槌也，击也。史丹传：天子自临轩槛上，隤铜丸以摘鼓

殴，人言揞，犹冲也。左传：鲁败翟于咸，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揞其喉，以戈杀之。

投掷曰敦，呼如答。诗：王事敦我。音堆。今呼入声，误。

物用充足曰够，音遘，亦作够左太冲魏都赋：繁富伙够，不可单究。俗作馐，非。

〈𠂔𠂔〉〈𠂔𠂔〉音遏肴，〈𠂔𠂔〉大呼用力也，见集韵。〈𠂔𠂔〉，痛而呼也。颜氏家训原注下交切音羽罪反，北人痛呼之；于未反，南人痛呼之。

阿瘡瘡音威，喊声也。辍耕录载：淮人寇江南，齐声大喊阿瘡瘡以助军威。又引朝野僉载：武后时沧州南皮县剥开郭胜静，每巡乡唤百姓妇，托以缝补而奸之。其夫至，缚胜静鞭数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胜静云「忍痛不得，口唱阿瘡瘡。」胜或作务

失色：鬻子曰「武王率兵车以伐纣，纣虎旅百万，三军之士靡不失色。」庄子曰「见夫子之失色。」

放出：贡禹传：放出园陵之女。

搯音搯，以手搯物也，见篇海。

掩埋曰盒音谳入声，亦作奩。博古图：周有交虬，盒盖鼎之盍昔盭也。琐碎录：海棠花欲鲜而盛于冬至日，早或以盒过麻屑粪土壅培根下

凡物转面上而面下伏者为盍，说文云「覆也」。

斥人委靡不光采为遁人。杨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寿，二名，三位，四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谓之遁人。」

与人优谗呼穷囧，音蹇，闽人呼儿曰囧，音若宰。顾况云：囧别郎罢，心摧血下。今吴中呼若暖平声，亦呼儿童也三水小牒：湖南观察李庚女奴名却要，美容止，巧媚才捷。李四子皆年少狂侠，欲烝不得，尝于清明节夜，却要遇长子，持之求偶，却要曰「可于厅中东南隅竚立。」又逢二郎调之，给令东北隅相待。遇三郎，令待西南隅，遇四郎握手不可解，亦给令待西北隅。少顷却要密然炬，疾向厅事，豁双扉照之，曰「阿堵贫儿，争敢向这里觅宿处？」四子皆掩面而走。贫儿即穷囧，此亦调之也。古谚云：春寒四十五，贫儿市上舞。贫儿且莫夸，且过桐子花。又谚云：霜淞如雾淞，贫儿备饭瓮。北史：齐后主于华林园立贫儿村

骂人游手好闲曰兰了，非也。列子说符：宋有藺子，以燕戏干宋元君，元君拘而拟戮之，经月乃放。注云「凡物不知生谓之兰。」史记：无符传出入谓之阑。此兰子，谓以技妄游，义与阑同。据此，则兰子者，游民无常业，国之所禁也。今称兰了，子误为了耳。

客作，骂语也。然三国时焦光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是不过佣工之谓。

平者，美词。乃谓之平平，则无奇也。汉和帝时西域都护班超年老乞归，乃征超还，以任尚代。尚请教，超曰「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夫简易。」尚私谓所亲：班君所言平平耳。尚后竟失边和。陆士龙与平原书：顷得张公封禅事平平耳世说：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曰：吾家见二谢，倾筐倒篋。见汝辈来，平平耳

无墨水，言文理不通也。北齐选举，多沿后魏之制。课试之法：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进士，考功郎中策贤良，天子出坐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

老实，辍耕录：许鲁斋欲雇一仆，能应对，娴礼节者。却之曰「特欲老实耳。」

不趋邪挟诈为正经。诗君子阳阳章，谱云「路寝之常乐，风之正经」。宋马端临曰「夫子所赞之春秋，世不多见。自汉以来所编古经，俱自三传中取出，故名曰正经。」按此，则以目人似不类。顾别无可证孟子：经正则庶民兴，岂取而倒言之？

腐儒：子华子：此腐儒之所守，而污俗之所以相欺者也。荀子：鄙夫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俾音婢污佣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黥布列传：上折随何之功，谓何为腐儒

僧谓之方外人，庄子大宗师：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某游方之内者也。」黄润云：方矩也，出于矩之外，所谓离方遁圆也

世俗延僧炷禳，钟鱼梵呗，琅琅终日，谓之做佛事。三字佛家恒言，如维摩经：维摩居士遗言众香国，愿得世尊所食之物于娑婆世界，施作读做佛事。于是香积如来以众钵盛饭与之。传灯录：六祖大师慧能母娠六年，乃生，有僧来语曰「此子可名慧能，以法慧济众，生能作佛事也。」酉阳杂俎菩提树云：此日国王人民大作佛事，收叶而去，以为瑞也。东坡十八大阿罗汉颂第九尊云：我作佛事，渊乎妙哉，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东坡且屡用此三字

事体：难蜀父老文：斯事体大。抱朴子外篇：明见事体。通鉴续编：宋神宗时太后曰「事体至大」，孝宗曰「恐如东汉，激成党锢之风，深害事体。」

刀笔，古云刀笔吏，不过刀以削简笔以书之之义。后汉王充传：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又宋杨大年有刀笔十卷，刘子仪有刀笔二卷，何圣从亦撰刀笔五卷。当时杨刘以文章齐名，何为诗称简重淳厚，其命名刀笔，亦可思矣。乃者人有讼屈于理，为出其诡算，挥空成有，转白为黑，奋毫书状，娓娓入听，长官蒙焉，盆底冤不少，人遂目之曰刀笔。盖邓思贤之流也。是笔以为刀，正以杀人，斯义凶甚也。嗟乎，彼徒以贿赂故，而甘于剥丧天良如是。

关节：辍耕录引杜阳杂编：元载宠姬薛瑶英，英父兄与英母相递出入，以构贿赂，号为关节。又引李肇国史补总叙：进士科造请权要，谓之关节。

关子，言紧要处也。唐书：李逢吉用事，所亲厚者张又新、李仲言、李续之、李虞、刘栖楚、姜洽，及拾遗张权舆、程昔范，又有从而附丽之者，时人目之为八关十六子。注云「逢吉亲厚者八人，而傅会者又八人，皆任要剧，有所求请，先赂关子，后达逢吉，无不得所欲也。」

色目：记纂渊海：唐太宗以来礼部发榜，岁取二三人姓名稀僻者，为色目人，亦曰榜花。按此，非今所云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见辍耕录。犹中朝故事云「长安豢龙户，观水知龙色目」，乃今之谓色目也。

钱财：庄子徐无鬼：钱财不积则贫者忧张仪有争。

书套曰封筒，李太白集有桃竹书筒，元微之以竹为诗筒，故今用纸，犹谓之筒。

若干，见曲礼投壶，及管子轻重等篇干，个也。若干，设数之言，又未定之言

二十为念，以吴王女名二十，故讳之。见兼明录。

曰足钱，曰八十当一百，曰出底钱。梁武帝时钱陌减，因有足陌之目。唐末八十为陌。汉王章又减三钱，有省陌之目。省陌，今串底钱也。

曰折钱，曰折头钱。宋时请俸料钱，有见音现钱折支之例。折支每贯或折钱四百，或七百，不一。

𦉑音豁，大空也。元包经：丰晴之𦉑。路史禅通纪：太昊伏戏氏，山准曰角，𦉑目珠衡。

缙缝缙音泯，合也。缝去声之缙，庄子：虽死邱陵草木之缙。

薄切曰批，批削之义。清异录：夜有急，苦作灯之缓，有知之者，批杉条染硫黄，置之待用，呼引光奴今京师名取灯儿

事多乖舛不济曰糟，京师又有糟酵之语。糟则空，酵则浮。金泰和四年定糟酵钱。酵，苦孝切，京师讹呼平声。

乱说：朱子曰「字书音韵是经中第一事，先儒多不理，枉费了无限乱说牵补，而卒不得其本义。」

盲话：班叔皮王命论：距逐鹿之瞽说。

打浑：宋袁质甫瓮牖闲评云「内宴优伶打浑，惟御史大夫不预。」盖始于唐李栖筠也。又作打诨，诨去声。辽史伶官传：打诨得不是黄幡绰

塞责：项羽纪：陈余遗章郟书曰「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

依样葫芦：宋时翰林草制皆检旧本，谓之依样画葫芦。陶谷书壁云「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

自相矛盾：见诗常棣传。案尸子：楚人有鬻矛与盾者，曰「吾盾之坚莫能陷也」，又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

也」。或曰「以子之矛陷于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酒囊饭袋：金楼子立言篇：祢衡云「荀彧强可与言，余人皆酒囊饭袋。」

荆湖近事：马氏奢僭，文武之道未尝留意，时谓之酒囊饭袋。论衡别通篇：腹为饭坑，肠为酒囊

鼠窃狗偷：秦二世时陈涉起兵，上问叔孙通，对曰「羣盗鼠窃狗偷，不足忧也。」

捕风捉影，始谷永说，牟融本之，有云「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汉成帝好鬼神，谷永说上曰：奸人左道，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捕影，终不可得

笑里藏刀：唐书李义府与人语，必嬉恰微笑，而狡险忌刻，人谓其笑里有刀。又谓之李猫。柔而能害物也

老奸巨猾：李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窥其际。虽老奸巨猾，无能逃其术者。

怒发冲冠：蔺相如奉璧上秦王，视王无意偿赵城，乃曰「璧有瑕请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吴越春秋：孙子大怒，两目忽张，声如骇虎，发上冲冠，项旁绝纓

语言发乎自然曰冲口而出，东坡思堂记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

惊天动地、昏天黑地、欢天喜地、哭天喊地、黑漆皮灯笼：宋至正间，江右儒人黄如征邀驾上书，指数散散王士宏等罪状云「闾阎失望，田里寒心」，歌曰「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又曰「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又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

青天白日：宋袁质甫曰「余曾祖与苏东坡赋祈雨诗云『白日青天沛然下，阜盖青旗犹未还。』」元方国珍以

温台庆元三郡附于明太祖，以次子关为质，太祖曰「今诚信来归，当推诚相与。青天白日，何以质子为哉？」

改头换面，变样也。朱子云「少时读禅学文字，见杲老与张侍郎书云『左右既得此橛柄，入手便可改头换面。』」

掩耳偷铃，即淮南子掩耳窃钟之谓。唐书：突厥相活寂等请立代王，改易旗帜以示之。帝曰「可谓掩耳偷铃。」

斯文扫地：班固汉书赞曰「秦灭六国，而上古遗烈扫地尽矣。」任彦升策秀才文曰「衣冠礼乐，扫地无余。」唐中宗时，国子祭酒祝钦明自请作八风舞，摇头转目，备诸丑态。吏部侍郎卢藏用曰：祝公五经扫地尽矣

刮地皮：或曰「今闾阎号寒啼饥，目掎克之害为括地皮，是否括字？」予曰「手取之不能尽也，当从刀。司马长卿子虚赋：军惊师骇，刮野扫地。注云『禽兽杀获皆尽，野地似乎扫刮也。』辍耕录：金方所诗两观番成。」

巢穴：后汉逸民传：襄阳庞公字辛民笑谓刘表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鼯鼯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而已。」

沈顿，犹言滞留也。吴季重与魏太子笺：小器易盈，先取沈顿。沈俗呼若人。

业产：管子轻重丁篇：桓公曰「寡人欲复业产，此何以洽产业？」鬼谷子内捷篇：治名入产业。

傅子傅孙：史孝山名岑出师颂：傅子傅孙，显显令闻。东汉

事物相若曰兄弟，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列子杨布曰「有人于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寿夭父子也，贵贱父子也

，名誉父子也，爱憎父子也。吾惑之。」

平常：汉书：王涣为洛阳令，丧，经弘农，设祭者塞路，咸曰「平常持米过洛，半为司卒所钞，自王公下车，此辈敛迹。」曹子建送应氏诗「念我平常居。」

平素：鬼谷决篇：有以平素之者。郑康成注仪礼丧服章：素食，平素所食。曹子建任城王诔：心存平素

挥霍：张平子西京赋：跳丸剑之挥霍。孙兴公天台赋：骋神变之挥霍。

轻詵：音抄，亦读去声说文：詵，扰也。左太冲吴都赋：其邻则有任侠之靡，轻詵之客。

一块为一垝音跋又伐。垝，发土也，与垝同。周语：王耕一垝。韩退之诗「予朝拜恩后，谢病老耕垝」又同墦，耒耜经：耕之土曰墦

藘音乱子：小蒜根也，见集韵。今世俗凡物块磊而小者曰藘子，即此。

像意：淮南览冥训：居君臣父子之间，竞载骄主而像其意。像随也

适意：抱朴子：接之适意。世说：张翰在洛，见秋风起，思吴中莼羹鲈脍，曰「人生贵适意耳。」乃东归。

目不识丁：唐书张弘靖传：汝辈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

睥睨一切，谓之眼界大，即京师云眼眶大也。唐玄宗为安禄山治第，但穷壮丽，不限才力，戒曰「胡眼大，勿令笑我。」北里志郑老业诗「大开眼界莫言冤。」

三角眼，凶视也，言三角其眼以视也。张平子西京赋：隅目高眶，注云「隅自负眼视也。」明袁珙相道衍目三角影音票又飘白。

物之名看，所以饰观，不适于用，所谓看桌也。唐少府监御馔，以牙盘九枚装食，谓之看食。故今有看桌，而物之可看不可用者，因均目为看桌。看食，古人又谓之钉座。唐李辽貌美而无才用，人目为钉座梨

按困学纪闻云「人而不学命之曰视皮」，视即看也

今之强颜以饰美者，人每讥之曰充。考自古隐之名不一，大隐中隐小隐、真隐吏隐禄隐、天隐地隐人隐、名隐通隐仕隐期隐，而又有充隐之目。桓玄篡立，耻无隐士，给皇甫希之资用，使居山林，征为著作郎。又使固辞，然后诏旌高士。时谓之充隐。则今之云充，即斯义。

局促：史记：汉武怒郑当时曰「今日廷论局促，效辕下驹」。古诗「蟋蟀伤局促。」

圈束：颜延年赭白马赋：局鑣轡之牵制，隘通都之圈束。

经纪，善终生也。唐太宗尝赐诸王帛勅曰「滕叔蒋兄滕王蒋王自能经纪，不须赐物。」

穷忙：宋元丰时京师语曰「户度金仓，日夜穷忙。」

唯独：按唯犹独，独即唯也。庄子德充符：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在；受命于天，唯舜独也在。吕览：唯圣人独见其所由然。史记：孝惠时唯独长沙全。二字史记屡见之。新序：项王诈坑秦二十余万人，唯独邯欣翳脱。马季长笛赋序：唯笛独无

忒杀读所下切，大也。大字切脚。京都语亦有之，如好曰杀，好聪明日杀聪明之类。洪氏随笔序云「杀有好处」，白乐天诗「西日凭轻照，东风莫杀吹」，金方所诗「尔家忒杀欠扶持」。又俗传人死有煞上声，或作傻，不仁也，不慧也，轻慧也。故京都讥人不慧，有傻子之目。吴中讥人举动佻媚，亦曰傻。韵会：傻俏不仁。颜氏家训偏旁之事死有避煞。吹剑录：李才伯历言雌煞雄煞

订真：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

弗好：离骚：鸩告余以不好。王巩坐苏轼党，贬宾州。轼临归别，巩出侍儿柔奴进酒。轼问柔奴岭南应是不好，柔奴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轼作定风波一词以赠

穷凶极恶：王莽传赞：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按穷极犹至尽也，今乃谓贫困者。

穷奢极欲：谷永传：穷奢极欲，湛湎荒淫。

穷形尽相：陆士衡文赋：期穷形而尽相。

蓬头赤脚：庄子说剑篇：赵太子曰「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羣芳录：铁脚道人尝赤脚走雪中。晋陶侃曰「君子当正其威仪，何有蓬头跣足，自谓宏达耶？」神仙传有阎蓬头

不耐烦，本嵇叔夜绝交书：性不耐烦。又宋庾仲文传

没奈何，新唐书承天皇帝传，没奈作末耐。

三脚猫：张明善北乐府水仙子云「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

乡里狗以名子。左传：卫黜犬、史狗、郑宛射犬、堵狗。史记：司马相如，其亲名之曰犬子。后汉书：梁冀之子允，一名胡狗。三国志：曹操见孙权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如刘景升儿子豚犬耳。」齐书：张敬儿胁力而性贪残，在宋世本名狗儿，宋明帝改为敬儿。梁书：江阳人齐狗儿反。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杨定叔父佛狗。唐书：李绩年将八袞，遇疾，命置酒奏伎，列子孙，谓弟弼曰「我有如许豨犬，将付汝。」安禄山子庆绪，遣阉竖李狗儿执刀入帐中，斫禄山腹。元史有石抹狗狗、郭狗狗、宁猪狗。又按世本：毋苟作磬。世说：王修字敬仁，亦称苟子。前秦录有梁苟奴。考狗之义言苟也狗通作彘苟

》，故韩子有蝇营狗苟，故从苟之语。

案敬，从苟从支，苟音，亟敏也。支音扑，小击也。敬之为言警也，与苟文之旨相反。沈存中云「今姓敬者或更苟更文，此为无义。」义盖谓此。

亟敬声，本去入互转，彼嫌苟之义，辄演为敬。作敬，不通文义音义也。可知识字之难，自古而今

鸭湖道士：辍耕录载：松江亢旱，闻方士沈雷伯道术高妙，府遣吏迎来，骄傲之甚，以为雨可立致。结坛仙鹤观，下铁筒于湖泖潭井，日取蛇燕焚之，了无应验。羞赧宵遁。僧柏子庭有诗云「谁呼蓬岛青头鸭，来杀松江赤縵蛇？」则是元时于道士已鸭之，但鸭之谓未审。

俗以亿度为龟，如龟镜、龟来、龟伊等语。疏侂纪云「帝履癸谗贷音忒处谷幼色，是与妹喜蛊惑，人以龟其必亡」，龟云卜也。故又有约龟，而并为约灼之说。或曰归算法，有归除，非。唐李泌传：言皆为国龟镜。金师安石有万年龟镜录

骂人以牛，论衡：扬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钱千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夫富无仁义之行，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

设局邀赌以取头钱，曰抽头。国史补：囊家什一而取，谓之乞头。苏长公记：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赌钱不输方，归发视其方，曰「但止乞头」。是即抽头也。止乞头则不赌，故不输

出头者，得出头地也。欧阳公所谓放他出一头地也。又跳出者，不复受牵制，局侪辈亦得出头也。晋魏时写章奏，如今之抬头，谓之跳出是也。

发脚：诗：履我发兮，疏云「行必发足而去。」三国志：谯周曰「今大敌在前，恐发足之日变且不测。」

语有谓之缩脚音者，即古之歇后语，可笑。语林载：贞元末，妓阿软产一女，求小名于白乐天，乐天曰「此儿白皙可爱，可名之曰皎皎。」有文士释其义，始悟乐天之戏，盖嘲其种姓不明，取古诗皎皎河汉女也。河借作何，犹何汉子之女云。又史载：郑紫好为歇后诗嘲识时事，干宁初，帝唐昭宗以为有所蕴，命以为相，紫曰「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矣。」按颜延年赭白马赋：王于兴言，注云「王于兴师，兴言出宿，当即歇后诗之滥觞。」

唉音哀，惊问声，管子桓问篇：禹立建鼓于朝，而备讯唉。又叹声，史记项羽纪：亚父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又应声，庄子知北游篇：狂屈曰「唉予知之」。又因饱抒气作声，见广韵。按唉、欸同一字。

欸亦读上声，肩夫一声欸，一声乃，或自相应，或两相应，即此。本棹船歌。朱子辨欸乃云「欸乃棹船相应声，欸音霭，乃音袄。近日倒读之，误矣。」欸左旁从矣，不从欸〈去欠〉。从欸〈去欠〉，俗款字

嗑谷盍切音合，笑声。庄子天地篇：折杨皇芻，即嗑然而笑。

咄当没切音敦入声，正字通：汾晋之间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诺。司空图休沐记用之，即东方朔传注云「咄，叱咄之声也。」珠林：岳山庙一灶甚灵，和尚以杖击云「咄，只是泥土合成，圣从何来？」

匍行曰夔，亦作<足般>，作蹒，音盘，呼若勃兰切。今京师呼盘亦如之。司马长卿子虚赋：夔姍勃窣俱匍匐也，上乎金堤。

顿留，顿也，顿积也。沈约撰宋书，宋世祖孝武太宗明帝诸鄙渎事。齐主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明帝，可思讳恶之义。」

清闲：前汉循吏传：龚遂曰「愿赐清闲竭愚」。嵇叔夜琴赋：密微其清闲。

寒温：谓酬应，非要语王献之与操之谐谢安兄，多言俗事，献之寒温而已。

隆重：晋桓谦曰「楚王桓玄勋德隆重」。任彦升荐士表：臣位任隆重

周折，言周到曲折也，即周旋折旋意，作整屋亦通。山曲曰整，水曲曰屋。西安府有整屋县。

望呼若茫去声，释名：望茫也，远视茫茫也。周礼：其泽曰望诸，疏云「即宋之孟诸，古音孟，唐读芒，今呼望为茫去声者。望本平去两读。」又吕氏春秋：望诸为梦诸，梦亦叶茫去声，见道藏歌。故今亦呼梦作茫去声。

白之为言素也，空也。管子：击毆众白徒，谓空有徒卒名也。乘马篇汉书：非周公致白屋之意萧望之传。新序：叔向曰「赵武举士于白屋下」，言以茅苫屋，无闾闾之壮丽也。汉书：闻之白衣戒君勿言两龚传。又白衣尚书郑均，南史白衣宰相陶宏景，唐书衣黄者圣人肃宗、白衣者山人李泌，言布衣而无青绿朱紫之华也，可谓之白身，即北史李敏传云「白丁」，魏书食货志云「白民也」。乃俗称破靴白颈，谓白身而强项者，不知何本。路史：羿以善射，去下地之百难此帝尝时之羿，注云「百难，凶顽之人。」岂易百难为白颈，豕鱼之误欤？抑悞颈而非白颈，犹标识符之言识白字，音近沿讹，未可知。又语云「白脚阜」，谓所业无根柢者，不知何义。殊阜隶所服，通体皆皂，彼托为皂以威人者，实未皂欤？是即今之白役，列固禁之，并非北齐及唐之白直比矣。

尝阅唐刘晏传：税外横取，谓之白着。春明退朝录：世人谓酒酣为白着，言刻薄之后，人必颠倒酩酊，如饮者之着也。予窃谓父母斯民者，横征暴敛，观此可以警也。又唐德宗时，以宦者为宫市使，置白望数百人白望者，使人于市中左右望而白取其物，不还本价也抑买人物，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每勅使出，虽沽浆卖饼之家，皆撤业闭户。予复叹后世官署中出市外物，往往限以官价，必折其本，犹白望之遗也。亦殊非善政矣。

汉景时，白颈乌与黑乌群鬪楚国，白颈堕水死者数千。时楚王戊谋反败，为越人斩。是白颈乌固倔强者。

伪物曰僂，亦作贗，通雁。韩非子：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雁往，齐人曰「雁也」，鲁人曰「真也」。

儿童小遗于裤曰溲音搜，出溲呼如尸，即尿音鸟去声。口口宋将郭某自比诸葛。屏风、便面皆书三顾频频、两朝开济二语。及败于江上，仓皇涕泣而匿，时人谓之尿汁诸葛。

儿童睡熟遗尿，嘲之曰画龙。明成宏间，李文安公杰，字世贤，夫人某氏，少患遗溺，辄梦两宫人捧溺器至，两旁画龙凤。迨公晋礼部侍郎，赞皇太子婚礼，夫人入贺，适小遗甚急，作龇状，皇后诘之，以直告。遂命两宫人引至一处，以龙凤溺器进，恍如梦中，后遗溺遂止。事载王应奎柳南随笔。

滤音虑，澄也。唐白行简有滤水罗赋。罗，滤水具，澄之使水在下、滓在上也。今呼入声，如力讹。

碇坝，碇岸之碇音订即此字。锤舟石也，同碇礪。唐孔戣为岭南节度使，蕃舶泊步，有下礪税，戣禁绝之。又即浊水碇清之碇。碇清，或作淀。案淀音电，浅水也，音义俱别

粪谓之恶，读去声。前汉昌邑王传：如是青蝇恶矣，师古曰「即矢也」。越王句践为吴王尝恶。盖古人于恶字多读去声，物之美恶、情之爱恶，义异音同，故间有叶入声者，要不专以入声属美恶、去声属爱恶。观骚经及汉刘歆遂初赋、魏丁仪厉志赋，可知其两音各义。颜氏家训谓：自葛洪字苑始。而顾宁人又谓去、入分别，不过分言轻重之间，其实无此疆尔界之别也。则俗之以粪为恶，正此字。

或作屙音阿。传灯录：屙为山尿。金圣叹批续西厢有云「人言屙臭极矣，此并非屙」，然吴语是去声，当从恶字

杨用修云「丸、卵、栞古通。山海经：凤卵，作凤丸。又建木叶如罗，实如栞。栞即卵也。丸形如卵，故梓人伐材谓之栞削，谓栞削其木丸如卵也。」据此，则今人呼阴茎为栞上声者，即此字。上声卵之转耳，不必专指为卵矣。然俱以阴囊言，则可。若阴茎当是嫪音劳又去声字，吕不韦求大阴嫪毒为舍人，诈为宦者以进，后以淫坐诛。故世骂淫曰嫪毒。今京师呼阴茎为嫪子，音若寥，殆即骂嫪姓大阴无行，因指此物为嫪耳。嫪、栞、卵俱一音之转。

苏即须也，谓散而下垂也。胡三省通鉴注：毛晃曰「流苏盘线绘绣之球，五彩错为之同心而下垂者是也。故世以绦头须为苏头，亦呼须髯之须为苏。」盘线云云，见海录碎事

丹铅录：古者流苏，盖乐器之节。周礼：金镯节鼓，郑玄注云「后世合宫

悬用之，而有流苏之饰」。杨氏援引尤详

〈月忍〉音闰，俗呼若纽振切。禹贡传：山桑之丝，其韧中琴瑟之选。诗将仲子传：檀材强韧，可为车。唐张茂昭为节镇，频吃人肉，及除统军到京，班中有人问曰「闻尚书在镇好人肉，虚实？」笑曰「人肉腥而韧，争堪吃？」东坡云「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韧，筋脉呈露，如老人项颈。」

与人不睦曰敲音鹄。敲皮，皴起也。又木皮甲，错也。尔雅：大而敲楸，小而敲榎。邹浩四柏赋：木皴敲以龙惊。亦足〈木敲〉

〈兑皮〉音穿入声，皮破也。俗云〈兑皮〉伤，即此。

〈乔亢〉吉吊邱召两切，高也，不平也，不安也。韩昌黎诗：我亦平行踏〈虚亢〉音傲〈乔亢〉。世以不肯从众为〈乔亢〉，即此。又语云「〈虚亢〉起」，即〈虚亢〉字。

物置平处动不妥贴曰扞，扬子方言：扞，不安也。诗：天之扞我。亦作机，作兀。机隍、臬兀，俱不安貌。司马长卿上林赋：机紫茎，注云「摇也」。兀字，两足长短，别足者为兀。

戳敕角直角两切，刺也，舂也。宋书：太祖不豫，召晋王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遥见帝引柱斧戳地，大声曰「好为之。」

贲音苞，玉篇：预入钱也。米芾书史：隋唐藏书，金题锦贲。注云「卷首帖绫。又谓之玉池。」杨氏堦户录：古装裱卷轴，引首后帖绫曰贲。则今所云贲在内者，即此。

门望：门，门第。望，郡望。缔婚者动言门望，富不与贫耦，贵不与贱匹，当其姻娅既定，往来帖式独冠郡名以自表，相称谓处，必加大德望或大英望等语，以致钦崇。至于妇人，虽常时书柬，亦曰归某门某氏，或不书某门而书某郡，凡以重门望如是。杨用修讥姓氏书以姓配郡望，其为无谓，并云「侯景求婚王谢一事，江东散乱，职此之由。」又引韩显宗疏曰「门望者，乃其祖父之余烈，何益于皇家？苟有才，虽屠钓可相，奴虏可将。苟非其才，虽三后之允，坠于阜隶矣。」

郑樵氏族略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姓以别婚姻。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

家货曰家道，陆士衡百年歌「子孙昌盛家道丰」，颜氏家训云「家道罄穷，何由办此？奉营资费，与易夫夫妇妇而家道正不同。」

风素：辍耕录载：孙思邈为陶隐居通明后身，贞观元年应命来见太宗，官之不受，辞归太白山，风素极类隐居。

风闻，风采也。汉书佗尉曰「风闻老夫父母墓已坏削。」

和睦：孝经：民用和睦。淮南子：角生应钟，不比于正音，故为和；应钟生蕤宾，不比于正音，故为缪。律吕新书：变宫变征，宫不成宫，征不成征，古人谓之和缪。缪即穆，和也，同睦。赵岐孟子注：君臣集穆

务实：鲁论注：此不务实而专务求名者。通书：实胜善也，名胜耻也。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德业有未着，则恐恐然畏人，知远耻也。

勤谨：前汉食货志：治田勤谨。

划一：汉惠帝时百姓歌曰「萧何为相较若划一。」较一作𪛗

不贰价：子产相郑二年，市不贰价。陈相云「从许子之道，则市价不贰。」汉韩康卖药长安市，口不贰价

便宜，呼入声，误。簾簾呼平声，误。一作<𪛗鹿><𪛗款>，<𪛗款>字字书无。又鹿鹿速速，见石鼓文。

到头：庾子山诗「讵不自惊长淚落，到头啼鸟恒夜啼。」贾岛诗「掘井须到流，结交须到头。」

独步：曹子建书曰「仲宣独步于汉南。」世说：江东独步王文度。酴醾一名独步春，见清异录，即今之木香

奇货可居：秦太子孝文王之子异人庄襄王质于赵，大贾吕不韦适邯郸见之，曰「奇货可居」。不韦娶邯郸绝美者，与居有娠，因异人请而献之，期年而生子政，后为始皇

算无遗策：崔鸿后赵录：张宾为石勒谋主，机不虚发，算无遗策。

乐此不疲：汉光武每日视朝，日昃罢，数引公卿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太子永曰「愿陛下颐爱精神。」帝曰「吾自乐此，不为疲也。」

老当益壮：马援少时，以家用不足，之北地田牧，常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齧姜呷醋：宋时驾幸临安后，诸曹口号云「兵职驾部，齧姜呷醋。」犹言但咬文嚼字也。盖其时诸曹，惟吏户刑三曹，吏胥多饶益耳。

得陇望蜀：汉光武时，颖川盗贼羣起，河东守兵亦叛。帝赐岑彭等书曰「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公孙述。人若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帝自谓也曹操尝谓：既得陇右，又欲得蜀。

阿堵，犹云这物也，若个也。凡物皆可言之。今度议他人家货，辄取此二字，盖专指钱言。本晋书王衍事。

形容音响曰钉铃瑯琅，李长吉沙路曲：佩马钉铃踏沙路。铃，铎，名金，琅琅其响。琅琅瑯琅，盖倒言之。又阑珊错落曰琅琅，唐玄宗幸蜀至上亭驿保宁府梓潼县闻铃，左右云「似言三郎琅琅」。故又名琅琅驿。亦作郎当。杨大年傀儡诗「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鲍老当筵舞，转要郎当

舞袖长。」

猎音蜡若：王子渊洞箫赋：猎若枚折。注云「折物声也」。

礚礚：张平子西京赋：礚礚激而增响。

烧言炭，盖焦之也。杨用修曰「旧唐书吐蕃传：百里一驿，有急兵，驿人臆前加银鹞。今云南边夷有兵马声息，文书上插鸡毛火炭，亦古羽书之遗意，火炭示火急也。」

凡贮物之具物将尽，必留稍许以看之，盖看守而取不乏绝之义。晋书阮孚持一皂囊游会稽，客问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钱看囊，恐其羞涩耳。」杜子美诗云「囊空更羞涩，留得一钱看。」

无立锥地：荀子非十二子篇：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韩子：舜无置锥之地于天下而德结。留侯世家：秦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

四面受敌：管子国蓄篇：壤正方四面受敌，谓之衢国。张良传：雒阳四面受敌。

钱曰家兄，亦曰孔方兄，本鲁褒钱神论。

钱称兄，讥得妙。因忆焦延寿易占：与福为兄，幻得妙。秦宓远游诗「虎则豹之兄，鹰则鹞之弟」，其写凶徒，尤谑得妙。庄子天地篇：若然岂兄尧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以兄弟代尊卑也。淮南俶真训：槐榆与橘柏合而为兄弟。抱朴子尚博篇：文章为德行之弟。俱新

臭钱：汉崔烈因傅母宫中阿保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问其子以外议何如，子曰「人嫌大人铜臭耳。」

守钱虏：马援少时之北地田牧，有畜数千头，谷数万斛，叹曰「凡殖财产，贵其能赈施也。否则守钱虏耳。」遂尽散于亲旧。

轻欺：杜诗：最爱轻欺杏园客，也曾辜负酒家姬。

诖误：口口列传：诖误人主，无若此者。汉文帝诏曰「济北王背德反上，诖误吏民。」

温饱之家曰小康。康，昌盛也，安乐也大雅：汔可小康。礼运：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新书：五岁小康，十岁一凶。

中落：唐李袭誉谓诸子曰「吾性不喜财，家故中落。」

曰鏐鏐，曰离洒所宜切，王子渊洞箫赋：鏐鏐离洒。

拉飒：晋孝武帝太元末，童谣云「黄雌鸡，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飒栖。」

家贼：论衡：宋华臣使家贼六人以铍杀华吴。通鉴正编：庆绪安禄山子遣阍竖李狗儿执刀入帐中，斫禄山腹，禄山扞枕旁刀不获，撼帐竿曰「此家贼也」，肠已流出数斗死。

做贼：世说：王大将军敦往石崇厕，脱故衣，着新衣，神色仿然。羣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读做贼。」

一概：屈原传：同糅玉石兮一既而相量。淮南泰族训：方指所言而取一概焉。

吾乡建屋，先择吉日鸠匠规木，锯齐大段曰剗木。剗音团，韵会：裁也。广韵：截木也，亦通剗。说文：齐也。故又称齐木。俗作断木，非。文王世子：其刑罪则纆剗。论衡：求吉日出诣吏剗罪。宋杨时令余杭，不为烦苛，临事剗裁，未尝形之颜色

小镇称草镇，犹草市也。元微之序白氏长庆集云「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自注：平水镜湖旁草市，名见张湔会稽绩志。李嘉佑诗：草市多樵客，渔家足水禽

按此亦微之一平生大快事，旗亭画壁，何以过此

市井，诗序：歌舞市。井，孟子：市井之臣。刘宠传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玉篇：穿地取水，伯益造之，因井为市。师古曰「市，交易之处。井，共汲之所。因井成市故名。」张守节曰「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故言市井。」据风俗通：市者恃也，养老少恃以不匮也。井者，至市之人先于井上洗濯其物，乃到市也。此说似分市井两处。

按内经：譬犹渴而穿井。则黄帝时已有井。世本亦云：黄帝穿井

伴和，本草载：降真香出黔南，伴和诸杂香烧烟，直上天召鹤，得盘于上。伴俗误作拌，拌音潘，捐弃也，亦音盘上声。

发觉：前汉：反者公孙勇、胡倩，发觉皆伏辜。

购求：楚将季布屡窘辱帝，汉高羽灭，帝购求之。

躲避：珠林：昔一鸽被鹞所逐，即往舍利佛肩躲避。六度佛经云：菩萨为鸽王

暗中摸索：唐许敬宗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记。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亦可识。」谓何逊刘孝绰沈约谢朓

狐假虎威，本国策江乙谓楚王语。沈休文恩幸传：鼠凭社贵，狐藉虎威

吹毛求疵：韩子曰「古之人君大体者，不吹毛而求小疵」。汉武帝议摧抑诸侯王，奏其过恶，吹毛求疵。

以一警百：汉宣帝时，尹翁归为东海太守，吏民贤不肖各有记籍，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服。

物故：刘向传：物故流离。宋祁谓物音歿，古人之借用也。

风化：凡蘧氏之世，其死也槁鼻风化。见因提纪。

故事：国语：鲁侯曰「君作故事」。凡书所称故事，皆前事之谓。

受人给弄、不惜所费曰大头。亦曰〈吾页〉音吾头，不知义何所取。〈吾页〉即大头也。罗长源曰「长短頔〈吾页〉，百疾皆起」吕览作〈吾页〉〈吾午〉

瓮鼻：王充论衡云「鼻不知香臭为瓮」，崔鸿后赵录：王谟瓮鼻，言不清畅。又作鼈音瓮。埤雅语云「蛇聋虎鼈」。

俗以赤鼻为馘庄加切，音渣，俗作馘鼈鼻，酒馘鼻也。黄帝素问：劳汗当风寒薄为馘。宋书南北朝：子业废帝入太庙，指世祖像曰「渠大馘鼻，如何不馘？」立召画工馘之。俗呼如糟，非。柳子厚诗：饶醉鼻成馘

鼻涕：三宝记：齐文宣临死，患恶疾，不胜楚痛，命刘桃枝背负而行，鼻涕淋漓。

重听：黄霸守颖川，长吏许丞老病聋，督邮欲罢之，霸曰「许丞廉吏，尚能拜起送迎，重听何妨？」

瞎子：晋书：苻洪子健嗣僭称帝，据长安。子生一目，童时洪戏之曰「吾开瞎儿一泪，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泪也。」

一面之识：宋哲宗时范纯仁乞归养，帝每见辅臣，曰「范纯仁得一识面，足矣。」

一面之交：崔实曰「且观世人之相论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决。」

歔读如蒿呼，使出气也。俗云歔口气，即此。班孟坚宝鼎诗「吐金景兮歔浮云」，注云「气上出貌」。

歔呼合切，俗云歔气味，即此。班孟坚东都赋：歔野歔山。张平子西京赋：歔丰吐镐。左太冲吴都赋注：朱崖海中有渚无泉，大木斩其汁歔之。故世俗往往饮亦称歔

语助有曰能，如云若个能，非也，馨之讹。晋人语助多有之，宁馨儿、正自尔馨、冷如鬼手馨之类是也。宁馨、尔馨，俱犹云那样。又刘尹云：如馨地，如馨作如此解

若个，似个。少陵云「长安若个边」，谪仙云「愁来似个长」，亦唐人诗中常见者。

物之堕地声曰魄音泊又粕，史记周本纪：有火至于王屋，流为鸟，其色赤，其声魄。注云「魄然安定意」。

曰〈才雹〉普麦切曰〈才暴〉，弼角切又音百击声也。张平子西京赋：流镐〈才雹〉〈才暴〉，注云「中声也」。

跋刺音辣，响着实也。李太白诗「双腮呀音牙张口貌呬呼甲切吸而饮也髻鬣张，跋刺银盘欲飞去。」

挺搆，上下不休声。淮南俶真训：撻搆挺搆，世之风俗。

砰磅：司马相如上林赋：砰磅訇磕。

磅礧：张平子思玄赋：伐何鼓之磅礧。

鸿珑，声貌。李长吉诗：鸿珑数铃响，羈臣发凉思。

和啰：王子渊洞箫赋：行鍍鉞以穌啰，注云「声迭荡相杂也」。

〈车歴〉辘，纷忙振动声也。博雅：车轨道谓之〈车歴〉辘。扬子方言：辘车，赵魏之间谓之〈车歴〉辘。

穀辘，与〈车歴〉辘声相似。唐谭用之诗「黄金穀辘钓鱼车」，又云「穀辘鱼车响钓船」

醉醺醺：张平子东京赋：君臣欢乐，具醉熏熏。

事到极处曰酩酊。酩酊，饮酒至于醉也。

面有曰发酵古孝切，亦曰起酵。南齐书：永明九年正月诏：太庙四时祭荐起面饼。注：起面，今之发酵也。按发酵面又谓之轻高面，见韦巨源食单。

蒲萄，蒲呼若勃。白乐天诗「燕姬酌蒲萄」，读入声。

点心：辍耕录引，唐郑僖为江淮留后，家人备夫人晨馔，夫人顾其弟曰「治妆未毕，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

画饼充饥：魏明帝诏卢毓曰「选举勿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

望梅止渴：曹操行军至含山，军士皆渴，因指山上默林，渴遂止。

鞞音汀同〈革廷〉，带皮带也。李长吉诗：金鱼公子夹衫长，密装腰鞞割玉方。梦溪笔谈：海上有一船桅折，抵岸，三十余人如唐衣冠，红鞞角带

不修边幅：汉书：马援谓公孙述修饰边幅如俑人形。晋书：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生尘，不命左右拂之。见鼠之行迹，反以为佳。其不修边幅如此。

衣要新好，人要旧好：窦元妻古怨歌「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千里做官，只图吃着：魏文帝诏羣臣：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钱穆父云「三世仕宦，纔晓得着衣吃饭。」

谚云「豆芽弗好做柱，丫头弗好作主。」汉书成帝欲立赵婕妤为后，刘辅上言：里谣曰「腐木不可以为柱，卑人不可以为主。」飞燕本阳阿主家歌舞者，汉成帝悦之，召入宫

谚云「乡户夫妻，一步不相离，相呼如失」。白乐天诗「为问长安月，如何不相离」，注云「相音思必切」。谚见明人书。

笑骂从他笑骂，好官须我为之：宋邓綰上书阿附新法进身，有是语。

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齐盖邑人王歇语，见说苑。

三寸舌害着七尺身：唐许敬宗尝答太宗曰「谚云『人生七尺躯，畏此三寸

舌』。」

事无不可对人言：司马温公尝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

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欲人勿闻，莫若勿言。见说苑。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张茂先鹪鹩赋：将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

名不虚传：魏志：太祖时禁酒，徐邈私饮沈醉。赵达问以曹事，曰「中圣人」。达以白太祖，怒甚，由是得罪。文帝践阼，问曰「颇复中圣人否？」对曰「不能自惩，时复中之。然宿瘤以丑见传，臣以醉见识。」帝大笑，谓左右曰「名不虚立。」宿瘤，齐东郭女也，闵王出猎，观者如堵，女采桑不顾。王召之曰：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职，慎德勤事，苟称任使。宿瘤何伤？王聘为妃，齐大治

谈何容易：见东方曼倩非有先生论。

老生常谈：何晏谓管辂：试作一卦，至三公否？辂曰「愿君侯哀多益寡，非礼不履，然后三公可决也。」邓颺曰「此老生之常谈。」辂曰「老生者见不生，常谈者见不谈。」后司马懿果杀何、邓等。

开卷有益：宋太宗勤读书，诏史馆修太平御览一千卷，日进三卷。宋琪以劳瘁谏，帝曰「开卷有益，不为劳也。」

手不释卷：吴志：步隲字子山，孙权称尊号，代陆逊为丞相，诲育门生，手不释卷。

曰陪堂，曰伴读，元武宗定国子生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经者以次补伴读。

理领：释名：令，领也。理领之使不得相犯也。

代庖：庄子：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白面书生：崔鸿后燕录：高阳王隆曰「温详之徒，皆白面书生，乌合为羣。」宋书沈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

唾面自干：唐史：娄师德教弟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洁之乎？」师德曰「洁之是速其怒也，当使自干耳。」

汗流浹背：汉文帝问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又问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又谢不知，惶愧汗出浹背。曹操以事入见殿中，献帝不任其愤，操出，顾左右汗流浹背。

负荆请罪，自认过也。蔺相如位在廉颇之右，颇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每望见，避匿。谓其舍人曰「以秦王之威，而廷叱之辱其羣臣。独畏廉将军哉？顾强秦之不敢加兵者，以吾两人在也。两虎共鬪，其势不俱生。吾所

以为此者，先国家也。」颇闻之，肉袒负荆，至门谢罪，遂为刎颈之交。

各为其主：正编：张仪教靳尚谓楚幸姬郑袖曰「秦将以六县及美女赎张仪，王重地尊秦，秦女贵，而夫人斥矣。」于是袖泣于王曰「臣各为其主耳，今杀仪，秦必大怒。」

破釜沈舟：楚次将项羽引兵渡河，沈船破釜，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与秦军九战，大破之。

胆大心细，本孙思邈云「胆欲大心欲小」，而孙又本于文子云「心欲小志欲大」。

斩草除根：唐书：张柬之桓彦范诛张易之昌宗，而不杀三思。薛季昶曰「去草不去根，终当复生。」

有志竟成：汉光武谓耿弇曰「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以落落难合。疎阔之言不相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事将成曰剩个塔尖，五代唐史：李崧曰「宜得一重臣镇太原，非石敬瑭不可。」晋祖深德之，曰「为浮屠者必合其尖。」石敬瑭继唐而有天下，国号晋，故曰晋祖。德之者，欲崧始终成就己事也

成大事者不惜小费：刘晏云「论大计者不可惜小费。」

识时务者俊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徽，徽云「识时务者在俊杰，此间有伏龙凤雏。」备问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名统

天下无敌手：李全寇扬州，宋赵范赵葵击之，大败，碎其尸，遂薄淮安。全妻杨氏曰「二十年梨花鎗，天下无敌手。今事势已去，撑拄不行。」遂绝淮而去。宋理宗时

英雄无用武地：曹操将顺江东下，诸葛亮请救于孙权，曰「操破荆州，刘豫州英雄无所用武。」

武艺：十六国春秋：燕公斌、彭城公遵，并有武艺文德。

儿戏：汉文帝劳军至细柳营，周亚夫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刘礼、棘门徐厉真儿戏耳。」

聚精会神：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聚精会神，相得益彰。

福至心灵：史照通鉴疏引谚语。

不服药为中医，汉书：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人生五十不为夭：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勅后主曰「人五十不称夭年。」

人生七十古来稀，杜老句也。白公诗亦云「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盖时年六十二，元日作，故云开。十年为一秩，十年为一旬。乐天呈梦得诗「且喜同年满七旬」，自注：予与梦得俱得七十。

出处不如聚处，管子轻重甲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一遭人情两遭例，即管子侈靡篇：一为赏，再为常，三为固然意。

形容人语之殷勤曰节足，盖凤凰鸣也。宋符瑞志：雄鸣节节，雌鸣足足。王仲任曰：礼记瑞命篇云，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

谑讪，俗呼谑若挤，盖殷勤琐语之谓。壁剥，敲竹木声，唐卢延逊诗：树上谑讪批颊鸟，窗间壁剥叩头虫。

是编初稿，随手杂录，自戊戌仲冬迄今辛丑孟夏，因积帙渐伙，子弟辈都欣览之，遂区书、诗、事、语为四卷，听恣恣开雕。惟念征引事实，宜简毋繁，而在溯其最先。予謏陋，但就所见择书一二，偶有未能割爱者，稍广之不幅。幸博雅君子指所未逮焉。后续有得，当次以卷几之，几联为一编云。琢如书

。